

明星

李薰風著

第一集

旧参
I 246-4 北
L X F

10年10月



28398

1922

李薰風著

寫實
小說
北京明星

天津華新書局印行

閱覽

28398

小寫實
說

北京明星第一集目錄

第一回：

萬點繁星良宵開雅會
一池春水勝日訪名花

第二回：

撲朔迷離美人多韻事
風流浪漫名少自輕財

第三回：

羞見花魁屈膝求一笑
甘為走狗法幣可通神

第四回：

到處必留情貪而無饜
有錢須買醉樂以忘憂

第五回：

快樂在家庭夫因妻貴
風騷揚社會父以女名

自序

「北京明星」是我在北京實報發表的第三部作品。我在實報第一部小說為「地獄天堂」，第二部為「女科員」。其中比較最長的，自然是「北京明星」。為讀者比較最注意的，也是「北京明星」。

「北京明星」中間扮演的角色，相當的複雜。除掉幾位大少爺，大小姐之外，又有小公務員，少奶奶。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尤其令人可注意的，便是在以上幾種人物之外，還有一位是做同業小說家。關於這位小說家的桃色生活，在雜誌報紙零星刊載，以及他個人小品文中，時常自然流露，早在讀者洞悉之中。這「北京明星」中的小說家羅道夫先生，純是為他寫照。至於刻劃這位小說家，在我頗費一番心計。覺得尚無不合，大致未差。包他本人

見了，也是得意無言。這位小說家羅道夫先生大概要在第二集中出現，第一集裏看不見了。「北京明星」全書一共四集呢。

總而言之，「北京明星」之撰作，目的是在寫實。既然寫實，免不了中間有和某人某事相近之處，這是無容諱言。不過，我的目的僅在讀者看過，作一個會心的微笑，那就是最大的安慰了。若論追根求底，以假作真，大可不必。因為小說根本就是杜撰，何必認真？

在華新書局出版「北京明星」第一集之初，拉雜書此為序。便是叫它為「自我宣傳」，也未為不可。

李薰風 廿九年，三月，一日·北京，

文化
小說
北京明星

李薰風著

第一回

萬點繁星良宵開雅會
一池春水勝日訪名花

提起「明星」這個名詞，乃是中國的洋聖人，施展高才，從英人翻譯而來。據說：在歐美，尤其是在美國，只要身懷一技之長，在社會上稍稍有些小名望，他的名銜之上，常常便給人加上一個徽號，叫做「明星」。所以明星這個名詞，無疑的，專專為的是恭維人而用。中國，自從歐風美雨，洋洋東漸，風氣大開以來。一班洋聖人，對於歐美人士的真才實學，從不注意。惟有歐美人士的文明皮毛，中國的洋聖人，却是不拘小節，從他們穿洋服，吃洋飯，住洋房，以至於上洋廁所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隨便一星半點的社會風俗習慣，無不可以數典忘祖，而奉之若神明，尊之為模範。「明星」這個名詞，固然無關重要，可是洋聖人却目之為展才的利用品，因而不甘落後，老早的「明星」兩個字，便在中國的報章雜誌上，普遍的

發現了。譬如美國的電影演員，道格拉斯飛來伯，却利賈波林，曼麗壁克福，是以電影明星，見稱於美國社會的；中國的胡蝶，阮玲玉，王元龍，何嘗不是電影明星？推而廣之，美國的保羅懷特曼，能歌善舞，是一個歌舞明星；中國的黎明暉，黎莉莉，龔秋霞，自然也是貨真價實的歌舞明星了。於是電影明星，歌舞明星，以次，體育明星，音樂明星，戲劇明星，交際明星，各色各樣的明星，雨後春筍一般，紛紛發現出來。日子一多，「明星」兩個字喊遍社會，普及全國，真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了。僅以北京而論，雖然聽差，車夫，所謂販夫走卒一類的下役，其中尙未發現聽差明星，車夫明星之流；可是一班聽差，車夫，所謂販夫走卒一流，隨便知識低到如何程度，至少，他們同樣的知道，「明星」兩個中國字，乃是恭維人的一種口頭禪了。講到「明星」，在中國原是點綴天空，不能不常常出現的一種東西。自然，陰天之夜是例外。這裏所論的「明星」，雖不一定，必在夜間出現；然而，倘若每天重門疊戶，藏在家中，匿不出面，那就不成其爲「明星」了。如果說起來，甚麼時候「明星」出現的最多？甚麼地方「明星」密集出現？那麼要算是禮拜六，禮拜兩天；和北國飯店

，北海公園，中央公園，平安真光等電影院，新新長安各戲園了。這幾個地點，北國飯店尤爲中外攪雜，星光閃灼，密布集中之地。因爲北國飯店靠了跳舞廳的幫助，不管是禮拜六，禮拜，其熱鬧，完全是在晚上，晚上的後半夜。那時候，北京的北海，中央各公園，夜深人去，十點鐘後，無不關門送客。電影院戲園，曲終客散，也到終場的辰光了。這些位遊人觀衆之間的所謂「明星」們，午夜之後，餘興尙有不盡，但是又苦於三更四鼓，偌大的一座北京城，無一適宜之所。足以排愁遣興，澈夜不眠，追歡取樂，怎麼樣？思索的終了，殊途同歸，不謀而合，大家乃多以北國飯店跳舞爲看戲觀影逛公園之餘興，男男女女，差不多，以跳舞廳爲惟一最後的歸宿地，故此北國飯店的熱鬧，是通宵達旦，車馬不絕。越是禮拜六禮拜，夜半十二點鐘過了，才彷彿越來得起勁。喜歡跳舞而來的各界「明星」們，聯袂蒞止，不用提如何的風光，如何的熱鬧，便是那北國飯店外，拖着明星洋車；開着明星汽車而來的車夫苦朋友，也各停各處，坐遍門前一片空地，談談說說，異常的高興。死心塌地，只待明星舞罷歸去，安心睡它一個早覺了。有此原因，北國飯店之熱鬧，每在後半夜；設若在下午

，華燈初上，天色乍晚的當兒，北國飯店的黃金時代，猶未到來，此刻看到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清靜光景，倒又稀鬆平常，無何可貴了。不過，這並不是鐵案如山，不可更易；有的時候，特別原因，也有例外。這一天，便是禮拜六，又是一個下午，並且還是華燈初上，天色乍晚的當兒，北國飯店門外，竟會一反平日；忽然車水馬龍，紛至沓來，空前的緊張，熱鬧！那拖着明星洋車，開着明星汽車而來的車夫之羣，更是擠擠增增，停滿一個大圈。雪亮的電燈光下，照見一個賣熱茶的老頭子，肩頭挑着一條扁担，一頭吊着一盞破粗碗瓷；一頭吊着一隻裹了幾層粗藍布的大瓦茶壺，從老遠歪斜斜，穿過樹林來。看見北國飯店門外，一片繁榮，空前的盛況，也好欣然自慰。放下他的挑子，雜坐在車叢後，老皺的臉皮上，表現出一層層的微笑來。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的天！幸虧我相信王老大的話，老早的出來了。倘不早出來，多少好買賣，可就錯過了。今兒，聽說是禮拜六。老早的，就火熾起來。誰想的到？」說罷，慢慢收拾好碗籃和茶壺，放下一個小凳，在樹林下，躲躲藏藏，做一堆坐了。放出沉濁的喉音，叫了幾聲道：「嗑熱茶！」這幾聲吆喝，正合需要，怎不打動車夫們的心弦

？一個高身量的大個子，搖搖晃晃，亞賽半截黑塔，先走過來。招呼道：「盛老頭，你來了！」賣熱茶的盛老頭，瞧見這大個子車夫，早含笑謝道：「王老大，真有自己的！我今兒的買賣，說不得是沾你的光，靠你多說一句話的功勞了。來，嗑碗熱的。」王老大得意之餘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實在，頭兩個禮拜，就闖嚷動了。你不認識字，看不得報，從何而知？今晚這裏乃是一個募款遊藝大會，玩藝可多了。」盛老頭帶笑躬身，捧上一碗熱騰的醃茶來道：「老大，沒的可說，全靠你了。你們上頭的小姐們，來了沒有？」王老大接茶碗，呷了一口道：「好熱！來了。我們的三位小姐，完全都來了。三輛包月車，完全出差，沒一輛歇下。我們的小姐，在這遊藝會裏，並且都担任雜耍玩藝兒。」盛老頭啊了聲道：「你們小姐，不都是女學生麼？女學生還會唱雜耍？那可不壞！八角鼓，蓮花落，外串小戲。你們小姐莫非是外串的坤角？」王老大道：「你別胡說！我們小姐全是明星，她們不是打蓮花落的，不懂什麼雜耍。」盛老頭招待着幾個光顧吃茶的車夫，隨口又問道：「全是明星？甚麼是明星？」旁邊一個車夫，手捏一張小報，端着一碗熱茶道：「嘿！老頭，你枉活偌大年紀，連明星

也不曉得？」盛老頭道：「不知道呀！」王老大笑道：「對！老二，你告訴他。」那老二揚手中報紙，笑了又笑道：「報上說的，不是我在這兒造謠。幹甚麼事情一出名，那就是明星了。像你賣茶出名，便可叫你爲熱茶明星；我們拉洋車出名，則可叫我們爲洋車明星。不過，報紙上只在小姐少爺身上注意，不肯捧我們苦哥們的場罷了。」盛老頭道：「這倒不錯！那麼你們小姐可是甚麼明星？」王老大接言道：「我們小姐，在這兒一提起錢家三位千金，誰不知道？我拉的座兒是大小姐，在幽雅大學；老二拉的二小姐，在曼美女子中學高三，老三拉的三小姐，也在曼美中學高二了。我們大小姐是交際明星，在會裏是負責招待來賓。二小姐是跳舞明星，在會裏表演一幕天女散花舞。惟有三小姐最賣力氣，她是一位戲劇明星，今晚特爲客串一齣梅派戲女起解。你聽聽，熱鬧不熱鬧？」盛老頭笑道：「這倒正合適，你們弟兄三人，正好伺候三位小姐。這些玩藝，說了我也不懂。我還是好生做我的買賣，嗑熱茶！」盛老頭一聲吆喝未了，嗚嗚幾聲喇叭響，兩道燈光，輝煌閃灼，一輛小汽車，如飛駛近北國飯店門前來。王老大一看這輛小汽車的號碼，便道：「這是我們大小姐的男朋友來

了，又是一個明星。今晚的明星，個個駕臨，明星真比天上多。我要過去，替我們小姐張羅一張羅朋友。」說罷，拋下破粗瓷茶碗，急步追將過去。迎着小汽車，抬手代汽車夫拉開車門，歡迎着道：「沈大少，您來啦！」那沈大少是一個矮小的白胖子，穿起一身整潔的西裝，手捧一把紅紅綠綠的鮮花，當前跳下汽車。一見王老大，喜不自勝。舉目四下一張，劈口問道：「你們的小姐呢？她怎麼不見？」王老大笑道：「沈大少，我們的小姐，在裏邊咧！是她命我在此，伺候沈大少，她是不便老在門口站着的，是不是沈大少？」沈大少笑道：「好！你們小姐走在前面，倒來早了。」說着，一手摸摸衣兜，取兩張角票，丟給王老大，幾步邁上石階，急衝衝的，闖進北國飯店來。北國飯店裏面，是如何富麗堂皇！沈大少闖進來，勁兒是猛的；然而一進大門，簡直的便眼花繚亂了。原來沈大少雖然衣裳齊楚，像貌堂堂，但他無非一個帶兵的將官之子，幾載以還，發跡的太快了。又以南北飄流，雲遊無定。故爾北京一些豪華高貴的場所，沈大少一直的，泰半不曾涉足。加以今晚北國飯店內，沈大少是破題第一遭，歷史的進出，而且又有轟動中外，盛大的遊藝會，假座大廳舉行，裏面來來

往往，熱熱鬧鬧，中國人難得看見，並不甚多；外國人卻一個一個，不計其數。沈大少進來，一眼望不到頭，焉不目迷心亂，無所適從？這晚北國飯店各個角落，無不是滿坑滿谷，充斥着客人。所有的西崽，東忙西亂，招待應對不暇，又焉有功夫去理會這一個剛進大門，便不知東西南北的新客人。所以沈大少站立一進門的一塊方寸之地，身前身後，身左身右，挨挨蹭蹭，躲躲閃閃，俱是碧眼黃髯的西洋人。走過來，走過去，彼此高揚脖頸，扳着面孔，誰不理誰。只弄得他困入垓心，無從捉摸，手捧一束鮮花，不知道往東好，往西好，以及那裏是遊藝會的大廳了。沈大少一站，不打緊，在此足有四五分鐘，只見別的人，來來去去，不曉自家應往何方。他本是一個富家子弟，武人少爺，脾氣是大的。每到任何場所，莫不是受盡熱烈歡迎，豈能受得這等待遇？看那西洋人誰不理誰，每人一副傲慢的態度，由不得怒火直升上來；但又苦於無從發作。偏巧這當兒，又是兩個西洋人，挨挨擠擠，從他身旁向西走來。這是成雙做對的，兩個男女，手臂互相攙扶，說說笑笑。十分和美，不似其他西洋人，那等神聖不可侵犯。沈大少看了，頗為欣然。心想這西洋男人，原來一見女人，也會笑

了。何不趁他們高興，向他們問訊個端的，料無妨事。想至其間，沈大少抖擻精神，放大胆子，直挺挺追上前去。他是不會外國文的，仍是大模大樣，我行我素，說他的中國言語。冒失失的，衝人家一對男女，高聲叫道：「喂！喂！」那西洋人原不知沈大少是在善意的招呼，照舊說說笑笑，走着他們的路。禁不住沈大少是真急了，不得已，不能甘心。又趕上幾步，抄出面前，只一橫身，打着招呼道：「喂喂我說你們，這是到那兒去？」那一對西洋男女出乎意外，吃了一驚！見他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中國男人，所說的話，莫名其妙，並且禮貌毫無，態度叵測。那男的意頗機警，趕緊進前幾步，將女的身體擋住，護衛起她來。然後搖了一搖頭，眼睛翻了幾翻，噤哩咕嚕，不知說了幾句甚麼意思的外國話。沈大少見此情形，更是急了。大聲說道：「你們上那兒？可是到募款遊藝會去的？你們指示我，讓我也去好麼？」說了半天，那西洋人仍然不懂。他只是搖頭，噤哩咕嚕，說着他的外國話。末了又攙上一句生硬的中國話道：「不知道」！說完了，隨手一帶那女的臂膀，奪路便要走去。沈大少見這西洋人裝腔做勢，原來是會說中國話，因越發着急道：「你會說中國話，爲何不告訴我？

我問你的，是遊藝會在那兒？你不告訴我不成！」說着話，三五步追上去，那西洋人業已雙走上幾層石階，奔向西側去了。沈大少也追上石階，着手將那西洋人的衣服只一扯道：「不成，你不告訴我不成，請你不要走啦！」那西洋人突然給人一扯衣服，又吃一驚！回頭一看，又是他來。便不由大怒，掙一掙身軀，惡恨恨不知罵出一句甚麼，便要走開他去。誰知沈大少的力氣大了，一把拖住了，即不打算放開。給他一掙，兩個人脚底皮鞋，在光滑石地上，立脚不住，忽然一齊跌翻。兩個人同時來了一個頭重腳輕，仰面臥倒，摔做一團。這一來壞了！那凡人不理的西洋人，至此也不由佇步停足，齊要看個端的。女的見同行男人，遭此意外，也又驚又怕。只見她粉面變色，往後倒退幾步，靠在牆邊木板上。把手一掩嘴唇，岔着尖銳的喉嚨，高叫幾聲，「啊！啊！」這幾聲叫喊，不亞如有聲電影上的西洋女明星，遇到性命交關時的，慘呼求救。那左右的西洋人，攙雜着少許的中國人，越是聞聲而集，羣聚上來。有兩個穿黃顏色制服的中國男人，過來看見了，非常出力幫忙。屈膝跪下去，每人一位，攙扶起這兩位摔倒的客人。那西洋人衆目之下，出此大醜，氣急交加，面紅耳赤。不

堪維持他那紳士氣度，和那女的亂跳着脚，巖哩咕啞，大鬧不已。那穿制服的一個，熱心之極，巖哩咕啞的，橫攔豎遮，說着外國語，意思是加以安慰，不容他近得沈大少的身。沈大少無端遭此打擊，着實吃了驚恐！給那黃制服的攙將起來，頭髮散亂，手裏的鮮花，胡亂擲開，顧不得了。那黃制服的勸着他，脫出圈外。問他這是怎麼了？西洋人最重禮貌，你是中國人，何以不知輕重，和他們發生衝突？沈大少以為這穿制服的，一身黃顏色，他是一個中國警察。這半天難得看見一個中國人，如今看見的，又是一位中國警察，說不出的胸有成竹，得其所以。及至聽他言語之間，是偏向西洋人的，便大大不悅於色道：「你是中國警察？那好極了！西洋人最重禮貌，爲何好心好意，問他打聽大廳的遊藝會，開在那兒？他知道，不告訴我？現在我們鬧出事故來了，你是警察，請你帶了我們，去打官司得咧！」黃制服的見他是一個新來乍到的雛兒，多分是言語不通，和那西洋人發生誤會。立時，微笑一笑道：「先生，你錯了！這裏不是中國人所能干涉，沒有中國的警察。我是此地的一名西崽，又叫茶房夥計，不能不管客人之事。聽你之言，大半是第一次來的新客人，不明情形。依我的良

言相勸，西洋人是最文明的，應當過去，由我翻譯，道一下歉完了。不然的話，西洋人牛脾氣發了，那可不大好辦」。沈大少見這黃制服的，乃是一個小小的西崽，並非何等警察，他這口氣就大了。說道：「好呀！你們這些東西，要你們何用？全跑到那裏去了？我一進門，若有你等引導，斷斷不會鬧出毛病！你們現在跑來，又怪我不明情形了。道一個歉？你媽的生日！看我不打你！」說完了，倏的伸上手去，飛起一掌，拍的一聲，那西崽的臉上，便着了一記耳光。這一打了不得！那西崽跳了起來道：「你好！你是先生，你打人！」沈大少武人門裏出身，家學淵源，幾套花拳繡腳是會的。見了並不着慌，兩手一分，拉開一個架式道：「你來！你敢動一動手？」這時索性大亂起來。那大廳會場上的男女，多也擁擠出來，瞧瞧是何變故？其中的一個中國年輕女人，飛機燙髮上，別着一串珠鑽寶石雜綴而成的飛龍，穿一件白緞底刺繡，渾身二龍戲珠，圖案的旗袍，款動兩隻銀光綽繞的高跟鞋。跑了上來，兩方面各一張望，她就急了。嘴裏連連說着英文的借光，讓路！一直擠進人叢中來。嬌聲叫着沈大少道：「丕華，你怎麼在這裏？」沈丕華一見這年輕女人，驚喜之下，他的一頭怒火

，俱歸烏有；却又不禁勾起一心的怨艾來。苦笑了聲道：「錢三小姐，你害苦了我！可恨你，不早告訴我。是我今天看報前來，原爲討好，預備臨時出面，教你出乎意外的一喜歡。那兒知道，這地方有這多的毛病！」那錢三小姐知道沈丕華楞頭楞腦，看光景乃是在此中外觀瞻的處所，滋生事端。這裏人多眼雜，至爲不便。急讓他和西崽進去閱報吸烟室，懇切說道：「你還說呢！我剛在會場，收到東單牌樓花店，送來四隻鮮花籃，上面拴着的，是你的名片，卽知是你要來。赶忙打電話問你，你不在家，誰知你已來了。這類地方，不同戲館影院，你是來不慣的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鬧到如此！」沈丕華看到她來，真好似身在外洋，碰到祖國熟人。給她問之再三，幾乎哭了。說道：「你知道就好！你問我，一言難盡。我受人欺負了。」那西崽見沈丕華是錢三小姐的熟人，他要鬧，也鬧不起來了。無如聽着沈丕華信口胡說，又忍耐不得。只是哼道：「你打了人，還說是受人欺負？這就是無理可講了。」錢三小姐喝道：「你少說話！你們怎麼欺負沈大少來？快說！」西崽叫屈道：「這位原來是沈大少。我們無論是誰，萬不敢欺負。是沈大少自己說：和西洋人打聽大廳遊藝會在那兒？大

概是言語不通，兩個人發生衝突，鬧了起來，躺在地上。我們勸開了，盡我們下人的責任。倘不向人家道歉，人家豈肯甘休？」錢三小姐問清楚了，曉得這事不能怪罪西愚，乃是沈丕華自家惹的禍事。不由默默無言，看了沈丕華一眼，怨慕之色，溢於眉宇。沈丕華道：「他會說中國話，就是不告訴我。我問了他好幾聲，他只答覆我一個不知道。我氣極了，非問明白不可！」錢三小姐且不睬理沈丕華，單單問那西愚道：「這位西洋人是不是熟客人？你們可曾認識他？」西愚道：「爲甚麼不認識呢？這是我們的老客人了。飛輪汽車公司的經理人，華北方面的營業總代表，魏林頓先生。大家提起來，無不知道此人。」錢三小姐哦了聲道：「是了。這個不妨事，一位最容易說話的西洋人。你且帶了沈大少，自去大廳。我一個人去，見他三言兩語，天大的事，俱不要緊，一概了結。」西愚見有錢三小姐担起責任來，慨然出面，別的話，不敢多言，諾諾連聲的，答應下了。沈丕華此時離開錢三小姐，倒彷彿失去一個心上之人，五內無主了。只問道：「三小姐，你走了麼？」錢三小姐毅然道：「我不出頭，事情怎了？你的目的，來看熱鬧。讓他帶你，找上一個好的座位，也就罷了。」

沈丕華深深感戴錢三小姐見義勇爲，甘去替朋友排難解紛。說不出的銘謝道：「三小姐，謝謝你了。」錢三小姐妙目一閃道：「這有甚麼？只請你老實看玩藝，不要四處亂走，又出毛病了。」沈丕華應聲是是。西崽讓他道：「沈大少，請你跟我來，沒錯兒了。」三人出離吸烟室，錢三小姐分開衆人，自去尋那魏林頓，辦理那國際交涉。沈丕華另路隨同西崽，往西去不多遠，便見一座地板平滑，寬博廣敞的大廳。佈置富麗，氣象堂皇。四週座椅上，零七落八的，坐着多少西洋男女，皆在吃吃笑笑，不算怎樣熱鬧。穿行過去，再走不遠，那北角幾個高大廳門，中間豁然開朗，門首站立幾名中西男女，招待一切，這裏便可想而知，是那會場了。果然走至近前，一個高大身軀的西洋男人，毫不客氣的，張開一隻蒲扇大手，吐出生硬的中國話道：「票，先生！」沈丕華怕的是又和西洋人交接，一旦惹翻人家不是要。因回頭看一看那西崽，其時西崽業已迎上去了。噤哩咕啾，翻譯幾聲外國語。那西洋人點點頭，望望沈丕華，笑了一笑。西崽讓着沈丕華，未曾交票，便走進來了。這門裏，又是一座大廳。滿地板上，盡是座椅。而且瞻望相接，萬頭攢動，無一座椅，不是坐着有人。西崽領帶沈

丕華，左右兩邊，穿行二遭。萬幸在那前幾排，一個角落上，發現一隻空圈椅內，放置一條絲圍巾，像是空着無人。西崽問問左右的座客，一個西洋老太太，無可如何，勉強說着中國話道：「那兒是沒有人的。圍巾是我的，給我好啦。」西崽丟給她圍巾，讓沈丕華坐下了。沈丕華不由聯想到西洋女人，在此高貴場所，有的行爲，却也不過如此。冷笑一冷笑，無的可說了。此處坐定，目光所及，大致看明白幾分。烏髮黑睛，中服西裝，出乎意外，多半却是中國人。迎面舞台上，孤孤單單，立的一個中國女人。肥肥胖胖，膀大腰圓，堆堆擠擠，一臉橫肉。天生的一个拙笨身偏；偏又雅好裝飾，勉強的穿起一件瘦瘦窄窄的細長旗袍。如此一來，越發瘦的愈瘦，肥的愈肥，肥瘦分明，非常明顯。那高高鼓起來的，是兩隻大奶，和一對屁股蛋。緊緊細細的，是大腿根以上，小腹以下，三道交岔摺紋。雖然這女人是穿着衣服，但這全身，簡直輪廓可見，曲線暴露，活是一具裸體女像，放在那兒，公開展覽。只見那女人，握起醋罇大小的兩個拳頭，高高舉及額際。張開血瓢大嘴，放開叫街喉嚨。大喊大嚷，聲如裂帛，原來在唱着一支莫名其妙歌曲。丁丁咚咚，一個又瘦又小的中國女人，

在一旁手忙脚亂，彈奏着一具鋼琴。歌聲琴韻，節拍相合，有板有眼。不過唱的是甚麼歌曲，令人難測，聽不出一個字來。只聽她高一聲，低一聲，唱到完了，台下掌聲大起。沈丕華却是耳鳴心跳，不勝納悶。幸而那西崽識趣，不知從何處，覓了一張中英文字的秩序單來，陪笑遞上，請沈丕華過目。沈丕華看了一看，仍不甚懂；虧了那西崽諄諄指示，這是第三項，武大蘭小姐的獨唱「合歡曲」，這就知道了。台下的掌聲，鼎沸如潮，接連不斷。武大蘭小姐站立台上，裂嘴癡笑，鞠躬而又鞠躬，終於老調重彈，繼續再唱了一支曲子，鞠躬下台，才算罷休。沈丕華肉都麻了。正然不大自在，忽一眼見那西崽，躬身控背，却還挨在身邊，殷勤伺候，並未走開。沈丕華當上幾年少爺，花錢的道兒，是曉得的，隨便摸幾張角鈔付去，那西崽紅着半邊臉蛋，謝了又謝走了。打發他去，心神一舒，那台上武大蘭下去，又是一場，換上一個單人匹馬的中國女人來。穿一件薄薄短短的紅紗跳舞衣，秀髮高捲如雲，粉面濃塗似雪，雙手叉腰，足尖高高翹起，滴滴溜溜，在舞台中間，一連打着旋轉。舞台下的左方，一片管絃交響音樂，洋洋灑灑吹拉起來，和她的輕盈步伐，恰恰相合。秩序單上，印的

是第四項散花舞，底下表演者的姓名，却是明晃晃「錢秀文」三個字。沈丕華看得分明，幾乎喜心翻倒，由座上一跳而起，發出喊聲來。原來這錢秀文三個字，和那舞台上跳舞的女人，正是錢三小姐秀美的二姊，錢大小姐秀珍的二妹。不意她的散花跳舞，於第四項節目，出現在舞台上。沈丕華和錢二小姐相逢於台上台下，說不來的驚喜萬狀。因是全神貫注，目不轉睛，隨着錢秀文台上的一聳一縮，一轉一扭；他身軀坐在椅上，也一搖一晃，一高一低，異常的得意。却不提防在此神光離合的當兒，香風冉冉，蓮步徐徐，身旁忽並肩攬腕，蹣跚過兩個中國時裝女人來。這兩位女人不偏不歪，無巧不巧，齊在沈丕華面前一擋，即時遮起來他的視線。沈丕華隱忍自重，未敢聲明，那女人之一，偶一回頭，便看見他了。沈丕華登時險些失口。喊出我的天！原來那女人又非別人，恰巧而又恰巧，正是台上跳舞錢秀文的大姊，錢秀珍小姐到了。只見那錢秀珍小姐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，輕聲細語，不亞於微風振簾的，招呼了聲沈大少！沈丕華的屁股下的椅子上，立似生出一層層的鋼針，坐不住了。站了起來，鞠躬而笑，說聲錢小姐你忙？錢秀珍即扯他一把，兩個人躡着脚步，側着身形，從座

位旁一溜，溜出大廳外來。那錢秀珍在大廳外，一副座頭旁，兩手扶着一隻椅背立住了。一雙眉毛一緊一鬆，半笑微嗔的道：「丕華，這會場中的秩序，和有聲電影院一般的，不容人閒談。我看你是要說話，不能不和你外邊來。你今天怎麼了？是嗑了酒不是？」沈丕華給錢秀珍開口問來，千言萬語，俱是無從說起，只有搖頭的笑了。錢秀珍見沈丕華無言以對，她嬌笑着哼哼氣道：「你是嗑酒了！你若非嗑酒，何致於平地摔跟頭？你真是罷了！」沈丕華吃她連說嗑酒，辯駁無益，爽的將差就錯了道：「我從來不嗑酒，今天這個酒，果然嗑的太洩氣了！」錢秀珍聞言，花枝亂顫，笑不可支。再要說底下的話，也說不出來了。大廳內劈劈拍拍，一陣激烈掌聲過去，走着彈簧步，扭出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女人來。笑道：「錢小姐，你在這兒？你們二小姐的跳舞完了，花兒散了台下，每人灑着身，鼓掌的聲音，耳朵差不多震聾了。你妹妹露臉，你還不去招待招待來賓？人家可來了。」錢秀珍聽了，驚喜參半。面上不動聲色，假意向沈丕華又笑一笑道：「丕華，我給你介紹這一位是武小姐，你們在這兒談談，我去去就來了」。說完了，目光轉處，便對武小姐丟一個眼色，急急忙忙步進大

廳去了。沈丕華和錢秀珍言不數語，話不一席，竟給她劈空而來，飄然而去，正自莫知所以，那武小姐却是春風和氣，笑靨迎人，急忙撲上前來。親手拉開座頭的兩把椅子，懇切請他坐下道：「這位先生，貴姓沒有領教，大號怎麼稱呼？坐下等一等，錢小姐招待完了，就出來了。」沈丕華認識這位武小姐，膀大腰圓，肉粗皮厚，一簍油似的，一個肥胖身軀，緊緊綳綳裹起一件瘦窄旗袍，奶子尊臀受罪不小，不是方才台上單人獨唱「合歡曲」的所謂武大蘭女士，還有那個？隱然打了一個寒戰，似有如無的笑了。說道：「是！我姓沈，小號丕華，不要客氣！」武大蘭讓得沈丕華坐下，她挨在旁邊，也坐下了。聽到沈丕華三個字的名字，神經更加興奮起來，裂起一張血瓢大嘴，笑得不會合攏道：「原來是沈先生密斯忒沈！我姓武，你是知道了。我的名字，是叫做「武大蘭」。文武之武，大小之大，芝蘭之蘭。沈先生不用費事，一看那秩序單上第三項獨唱節目，就知道是由我來擔任了。我這裏的名片，送給沈先生一張。」話未說完，手早到了。一隻又扁又大的皮包打開，從幾層粉紙鈔票中間，翻尋出幾張名片來恭敬的遞過一張來了。沈丕華在此公衆社交場所，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不得

不捏着鼻孔，取出個人一張名片，和她交換過來，笑說謝謝，謝謝！武大蘭拿着沈丕華的一張名片，低低念了「沈丕華」三個字，始一笑的收下了。沈丕華這裏，看她這一張名片，其小有如長方形的一隻手表。上印「曼美女子中學校高級學員武大蘭」。十一個小極小極的楷體字。字的週圍，密密匝匝，套色加印幾層紅花綠葉，小巧而又漂亮，和她本人的人型，彷彿成了一個反比例。看罷收起來，那武大蘭小姐的話就多了。她含笑問道：「沈先生在錢二小姐跳舞的節目當中，因何躲了出來呢？沈先生莫非不喜看那跳舞，面喜聽獨唱？我唱的，那支「合歡曲」，沈先生當然聽過了？請問對於我歌唱，有甚麼批評和指教？」沈丕華若不是因她滔滔不斷的，和他說話，他直要閉目合十，學老僧之入定了。見她不厭其煩，問了又問，免不掉敷衍的，笑上一笑道：「好極了！武小姐唱的是，真好，真好。」大蘭意外的受到誇贊，心上高興之極，表面又不能因寵而驕，一連的，倒又皺起眉毛來道：「那兒說得上好來？不過是傻賣力氣罷了。我平常，在家中唱的，沈先生不曾聽得。不信沈先生請有機會，到我家聽一聽，就知道比這個好的多，我的話是對了。不是我埋怨別人，今天的鋼琴手

就不妙！拋開藝術不談，說我們的樣兒，就招人可笑。我是一個不瘦的胖子，人所共知，不必瞞人；彈琴的呢？偏又配上一個不胖的瘦子。故此一上台，人家未聽歌曲，一見我們，先都笑了。這真是和我們開玩笑了。」說到這裏，武大蘭低下他的大好頭顱，目光一溜一溜的斜視着，左手臂，彎曲起來，半掩起紅嘴唇，對沈丕華又是一笑道：「說一句笑談，好樣子的人，是要配上好樣子的人才好看。不是我說，像沈先生這般好樣子，堂堂一表人才，若是萬幸的，做我一個琴師，那就相得益彰，斤兩互相稱合了。」沈丕華又肉麻又好笑。她這話之無意識，和她這個人，真是一般無二。武大蘭抿抿嘴唇想了一想忽然又笑道：「喲！是我忘了。我們唱歌的，在未唱以前，恐其嗓子損傷，聲帶變化，頭幾個鐘頭，甚麼東西不敢吃。所以天到這般時候，我的晚飯，還沒有用過啦！」沈丕華聞聽此言，想到其情，確是可憫。他忍不住了，說道：「武小姐何必客氣，這裏不就是飯廳？眼前左右，不少的中國客人，來這兒是用飯。吃甚麼，一要自然來了。」沈丕華口滑，說了又自後悔，巴不得她自動的走去，以快精神，爲何又提倡她在此用飯？那武大蘭却是得意非常，笑了又笑。看一下沈丕華

，親切問道：「沈先生謝謝你的指示。你的晚餐，用了沒有？」沈丕華遜謝不已道：「謝謝，我不用費心，早已用過了。」武大蘭神色悵然道：「那就不好，沒有多大意思了。我在這裏吃，沈先生在旁看着，大爲不便。至少沈先生該當陪上一陪，菜吃不下一盤子湯，總無不可了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謝謝，一盤子湯吞食不下，也是枉然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這話，也許是真的，我倒無何不信。中國的胖子，有句俗話，嗑口水都長肉，不在乎一定要多吃，誰能照我似的？若不然一盤水菓，聊勝於無，倒也罷了。」沈丕華當不住武大蘭，倍獻殷勤，過拂其意，又覺不忍，只好笑了。武大蘭抬手一招，西崽溜着地板，便過來了。武大蘭告以大菜一全份一盤水菓，快快開將上來。西崽取菜牌呈上，她一菜不改的，推了下去，只要快快的來，不要慢了不討好，西崽走開去了。這正是晚餐之時，要東西，無一不快，武大蘭大菜上來，沈丕華的水菓也到了。武大蘭抹黃油，撕麵包，呷湯，雙手齊忙，刀叉並舉，真可謂有菜皆吃，無盤不光。說道：「北國飯店東西，名至實歸，倒是不能說壞。這禮拜六西餐，比前門內外甚麼英甚麼美的起碼西餐，高出多少倍不止了。」沈丕華見武大蘭食量之宏，

無與倫比，極爲驚嘆！武大蘭風捲殘雲一道一道，吃到水菓咖啡，她才仰面舒舒氣息，笑迷迷的道：「飽了。」沈丕華有意問道：「武小姐對於中國菜的胃口怎樣？是不是和西餐一樣的胃口？」武大蘭潤潤便腹筈拍拍大腿根，憨笑幾聲道：「沈先生，實不相瞞，我是一人身兼二藝，不是唱一唱完了。在舞台上，我是一個歌唱演員，唱歌明星，在操場上，我却又成一個女運動家，體育明星了。我五項運動，十項全材，那一樣兒拿不起來？擲鐵餅，丟鐵丸，那更是我的看家本領了。不過一節，話又說回來了，就是我的胃口大一點，吃東西，多一些，倒是無須乎要好要歹，西餐之外，中國便餐，又有何妨。那米市大街青年會樓上的會員食堂，兩毛五分錢一菜一湯的份兒飯，菜是一點點，少極了，可是，禁不住我白飯吃的多。比方我經過一陣子劇烈運動，從體育場上下來，白飯一吃，八九中碗，不是了不得了的事。所以青年會的幹事先生以下，一見我進去食堂，莫不做聲不得，知道我的是賠錢買賣，又照顧來了。以此可見，我之食量，非是專以西餐大菜見長了。」沈丕華和武大蘭談長了，倒也欽服此人，豪爽成性，女中少見。因笑道：「那就是了，武小姐原來是一位體育明星，而兼歌

唱明星的，一人雙才，可欽可敬！」武大蘭好不容易的，得到人的恭維，笑得眼睛一擠一擠，剩了兩道縫子。說道：「女人太吃多了，也沒有多大意思。我近來差不多減下多來，不敢任興而爲了。」沈丕華道：「哦！原來這樣的。」武大蘭聽他話中之意，近於敷衍了。不由的轉變話風，笑也一笑道：「沈先生，你不見得不是一個多才多藝者罷？你對於跳舞上，定然非常精通，是一個能手了。」沈丕華不覺慚愧！我不如人，給一個女人要問脫了。便率直以告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對於跳舞上，乃是一竅不通，十足的一個門外漢。跳舞場裏去了，無非看着別人跳罷了。」武大蘭這時，面對皮包內面的小鏡子揩揩脂粉，塗塗眉毛，搨一搨鼻孔，撇一撇嘴唇。說道：「我不信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不信。我本來不會說謊。這樣辦好了，假如有人看見，我在跳舞場，不論何時，跳舞了，我可以情甘認罪。自願受罰。」武大蘭訝然笑道：「那可是一個絕大的缺點了！這裏便是一座大跳舞廳，久負盛名，九點鐘後，是好時候，該着跳舞了。」沈丕華微伸一個欠，望着武大蘭的胖胖身軀，無可奈何，只有搖頭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錢小姐進去半天，還不見她出來，那裏去了？」武大蘭收整手下的皮包，

微微一笑道：「管她呢！」沈丕華道：「不然，我不因為她們在此，各有專責，担任游藝，我還會來。她們若是一去不返，無人出來，我或者不能不走路了。」武大蘭一聽沈丕華要走，何異於晴天裏，古隆隆起了一個霹靂！她就急了道：「沈先生請不要走，我去一叫，她們便要出來了。」沈丕華聞得她去，心上一陣鬆快！說道：「那麼快快的便了。」武大蘭站起來，嫣然對他一笑，搖搖擺擺，晃着她的屁股，又走進大廳去了。沈丕華坐了一坐，水果未吃完，西崽的賬單遞了上來，共是三元有零。這筆賬沈丕華固然不在乎此，然而他的時候，不見得肯花這無謂之錢。所以斟問道：「等一等，那位女客回來再算，可以不可以？」那西崽知他是點頭點頭，社交場中的一個大外行。便笑道：「先生，請女客，是要這樣的付款才好。這裏的算賬手續，西洋習慣，一男一女的會餐，多是問男客去算，從來沒有女客付款的。女客偶一離去，尤其是一個機會。我們的賬單，每每在這時候呈上來，便利極了。」沈丕華無法和他多言，少少的幾塊錢，隨手取鈔票，小賬從豐付過去。西崽稱謝的退下。武大蘭小姐的芳踪，仍如石沉大海，久不回來。這倒不要緊，錢家三位千金小姐，一位不來露

面，那却不是事了。沈丕華想着，起來去大廳門前溜溜，意欲進去，探視一個究竟。或者進去，坐下原有座位，看看玩藝，遣此良宵，也較在此悶坐爲佳。那武大蘭回來不回來，全不在意，不管她了。不料事實出人意表，那大廳外，守門的西洋人，鐵面無私起來。緊板着一張洋面孔，老遠的先一伸手，仍舊操着生硬的中國話道：「先生，票！」沈丕華陪着笑臉道：「先生，我進去過了，裏邊佔有座位。這是出來不久，現在二次進去。」那西洋人綠眼珠一翻，噉哩咕啞，翻起一大套外國話，沈丕華一個字聽不懂了。幸有旁邊立的一個中國洋人，笑着道：「先生，他問你出來，二次又進去，那剪角的原票，可曾保存？拿出來看一看證明無訛，你就可以進去了。」沈丕華着急起來道：「我是和錢小姐來的，根本沒有票進去的。我剛才怎麼能夠進去？這會不行了？」中國洋人笑道：「那可不行！這裏是慈善事情，概無客票，不買票進去，是不行的。公使館的人來，照樣的買票。你買了票，即可進去了。」沈丕華道：「我是找錢小姐來的，焉能買票？剛才我怎麼能進去呢？」那中國洋人道：「找誰也不行！你說剛才進去，那是不留神，混進去的，不足爲憑了。」沈丕華實在急了道：「那

麼買票進去呢？」中國洋人道：「可以。我替你問問外國人，買票還不好辦。」說罷這話，轉向那西洋人噉哩咕啞，翻譯出去。但見那西洋人搖着一顆頭，連連說着生硬的中國話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中國洋人廢然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你今天這遊藝會，看不成了。所有的票，一張不剩，完全賣出去了。你若是買票進去，早還可以，現在不行了。」沈丕華不想其巧如此，只得對敷笑道：「你們何妨多加幾個臨時凳子？多籌一些款子，有益無損，無何關係罷？」中國洋人連着笑道：「不成！西洋人辦事，不同中國人。該多少座位，賣多少張票，人皆有座位，不會落空。加凳子，是中國戲園陋習，西洋人是不能通行的。」沈丕華想了一想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是一個沒有票的，即或進去，此時也沒有我的座位了。」中國洋人道：「自然！」沈丕華猛可的，想起一個變通方法來道：「包廂呢？現在留下一個，有沒有？」中國洋人啞然失笑道：「這兒那裏預備着包廂呢？真是笑談笑談了！」說畢，知他是一個徒有其表的草包，掉頭和那幾個西洋人噉哩咕啞，談笑風生，不來睬理了。沈丕華情知囉嗦無益，索然的退回來。不好了！只見那大廳上原佔的座位，這會已給一幫客人，

占據起來。坐下男男女女，何只四五位人。沈丕華見了，大不悅意。即欲招呼那西崽來，加以理論。不提防那座位上，一個妖艷女人，頷首微笑，忽對他招呼了招呼。沈丕華的全副神經，頓時給她吸住了。看了一眼，這女人眉目鼻口，彷彿眼熟，想不起來了。那女人却是異常靈敏，給他正眼相視，決不慌忙，一炷水蛇一般的細腰，盈盈起立，飛了一個眼風，自向那大廳外，走下去了，沈丕華心弦一顫，這明是吊自家的膀子，北國飯店內，有此奇遇，說也難得！好奇的，爲那女人吸引，腿不自由，跟着出來。却見那女人立在閱報吸烟室外，手拈一塊小花綢手帕，遙遙相招，微微的笑。沈丕華一見，這是萬無一失，沒有錯的了。腿下故意遲遲其行，不動聲色的過去，那女人以爲他是拿架子，早嬌聲笑起來道：「沈老爺，長遠不見咧！你別裝糊塗？我來問你，你有功夫到這兒，一個人玩來；我們老七那兒，你怎麼沒有功夫去呢？」沈丕華迎面聽來，這口吻，不想起來，也想起來了。說道：「啊呀！你是白雲老七的阿姐老六？」老六笑道：「真難得！你把老七快忘掉了；却還記得我這媒人老六？你想我們老七麼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別說笑話！你怎麼想起到這兒玩來呢？」老六眉毛一

挑，鼻孔出氣，嘴唇一兜，說道：「這裏，不瞞你老爺說，禮拜六，禮拜，每晚必到，賽似第二個生意上，姊妹淘裏，會跳舞的，那一個不是常來？陪陪客人，應酬跳舞，這是做生意的家常便飯呀！」沈丕華道：「聽你說來，你今晚之來，是陪着客人來的了？」老六道：「是呀！你因為甚麼一味的問起我來，不知道打聽打聽你們的老七呢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對了！是我忘記，顧此失彼了。我現在再問，尚不為晚。老七怎麼樣呢？」老六悽然道：「你還問呢！老七，我妹妹她病了！」沈丕華驚問道：「老七怎麼病了呢？」老六哼道：「怎麼病了？想你，想的病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別說了。我和老七，充其量，無非幾個盤子，有限的交情，並非她的恩相好，談得到甚麼？她能夠想我，想出病來？我不信！」老六一半帶着氣的，轉又笑了。說道：「一日夫妻百日恩呀！你不信，就算我沒有說。辜負我給你們兩個相好中間傳話的一番苦心了。也罷，我走我的了。再見！再見。誰管你對得住老七，是老七對得住你？」沈丕華因見老六聽了不高興，他回思到這半晚上，所遇非人，興味索然，至為無賴。由不得問道：「老六，你這是要到那裏去呢？」老六笑道：「你是一個明白人，我

這是偷空跑來，客人不能不應酬應酬。眼看音樂隊一奏音樂，跳舞要開始了。我不好意思，在此久留，只可去了。」沈丕華道：「這也不壞！裏面大廳開遊藝會，外面大廳跳舞，兩下裏都夠熱鬧了。」老六道：「我忘了，還沒有問你，你是在裏面大廳，是在外面大廳呢？」沈丕華未便將這晚經歷，一一相告。只說道：「我是朋友邀來，隨便開玩的。現在玩的夠了，本來是要走的了。」老六讓道：「你不忙着去看老七，那麼何不多坐一坐，有何關係呢？這地方，越是後半夜，才越是熱鬧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熱鬧是熱鬧，我不喜好跳舞，也是枉然！裏面的遊藝會，沒有人陪我看，無大趣味，所以我才要走了。」老六笑道：「裏面的遊藝會，是學生少爺，學生小姐的玩藝，看不看是兩可，並不重要。我這類遊藝會，看的多了，沒有意思，莫不是半截就出來了。倒是你，挺大的一個人，跳舞跳不很好，不能不說是一缺點。不是我真沒有人信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我頗有意，學習一下，不過無人肯來教授我罷了。」老六笑道：「你這不是現成的師傅，放着不學麼？老七跳的極好的福克司，華而滋，軟把，探戈，比我可高出多少倍。那不是你現現成成，一位好跳舞教授？」沈丕華耳聽老七

老七，老六不斷聲的提了又提，不覺心爲之動。說道：「說實話！我該着看看七小姐去了。」老六驟然笑道：「那就看你意下如何了！你不去，我不敢相強，完全是你個人的自由權。」沈丕華道：「她病的不重麼？」老六笑道：「唔！告訴你說，她的病體，勿論如何沉重，一見你去，莫非她還不霍然痊愈？說不定喜歡的，投其所好，陪你跳起舞來！你們兩個人組織的交際舞傳習所，也許急不如快，今天就開始上課了。」沈丕華本來今晚，出師不利，處處倒霉，過於苦悶了。與其如此，歧路徘徊，坐人家的冷板凳；何如看看白雪老七，打情罵俏，鬼混他一晚上？因此當時依允道：「老六，你說的好！我決心去看七小姐，請你放心好了。」老六微一揚手，和他作別。笑着道：「你可聽明白了，你若是說了不算，那可不成。我一會有電話打過去，你不在老七房間可不行，別說我要罰你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沒有的話！我幾時說了不算來？」老六笑微微的，連說好，好！風擺荷葉似的去了。沈丕華遙望那兩座大廳，頓一頓足，狠一狠心，刻不容緩的，走了出來。北國飯店外，燈光下，小汽車一輛，開過來了。錢宅的包月車夫王老大，抖着機靈，跟了過來，幫同開關車門，伺候了。笑嘻嘻

嘻的道：「沈大少，你怎麼走了？會要散了麼？」沈丕華含糊應着，邁上車去，朝汽車啾咕聲道：「韓家潭！」小汽車一陣風，駛出一片樹林，奔上馬路走了。那王老大送走沈丕華，猶未回歸原停車處。北國飯店的石階上，幾聲高跟鞋響，忽又奔下一個武大蘭來。只見她，張皇失色，氣喘如牛。東瞧西望，看見王老大站立當前，很冒失的，開口便問道：「大王，大王，你們可曾看見一位沈先生走出來麼？」大王是小姐們招呼王老大的稱謂，王老大和武大蘭小姐，自是熟人。他笑道：「呸！武小姐，我沒有留神，甚麼時候來的？你問的，可是車輦胡同的沈大少？」武大蘭不想無意間，沈大少的住址得到了。喜不自禁道：「沈大少是在車輦胡同住家？那可好了。」王老大雙手去臉上一比道：「不是一個小白胖子麼？」武大蘭道：「是呀！」王老大道：「那是沈軍長的少爺，誰不曉得？可惜！武小姐你早不出來？」武大蘭道：「這話怎麼說呢？」王老大笑着，用手一指道：「你瞧，就是這塊地方。沈大少剛從這兒上的汽車，汽車也就是一上馬路的功夫，你便出來了。這正是前後腳兒呢！」武大蘭頓了頓足，楞了一楞，大失所望，道：「罷了！」王老大又笑道：「武小姐，你找他容

易！我們三位小姐，常和沈大少見。今天去了，還有明天。」武大蘭道：「他去那兒？不是回家？你們可曾聽見他說？」王老大楞了道：「那倒沒有留意！或者是回家了？」武大蘭搖着一顆大好頭顱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誰知道呢！偏要去廁所！這功夫，各處無不找到，忽然他沒有了。怎好？怎好！」說着，微微嘆氣，無精打采，一步慢似一步，挨上北國飯店石階，兩隻高跟皮鞋，一似重有千金，徐徐踱進北國飯店去了。王老太匿着一肚皮笑，回轉樹林下來。他的弟兄老二老三，詢問武小姐和他講些甚麼？賣熟茶的盛老頭，尤其側耳欲聞，志在聽聽他的報告。王老大撇唇咧嘴，一張面孔俱是不屑之色道：「呸！別讓她要誰的命咧！一張紙，畫了一隻鼻子，好大的臉呀！自己糊裏糊塗，無有自知之明，看不見自己的臉子，不會照照鏡子，瞧瞧自己的那副尊容。憑她那姥姥不疼，舅舅不愛的德行，也要想起沈大少的心思，轉起沈大少的念頭來？怪不錯！她不要臉，百般追問那沈大少的去處，沈大少是我們小姐包了的人，知道，也不告訴她。」盛老頭聆此奇言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說話太可笑了！世界上，只見男的闊大爺，花錢包女的；焉有女的闊小姐，包男的之理？你這簡直不是

口吐人言，忒不像話了。」王老二道：「等等，那沈大少究竟因為甚麼？不等到散了會，一個人先走了？」王老大道：「聽說是遊藝會快要散了。」王老三一旁，接言笑道：「那麼，快樂的點起燈來，伺候小姐們出來，拉車走路了。」王老大道：「老三，你又外行了。那一回遊藝會，不是散會了，還饒上一個跳舞大會的軸子？沈大少是不能跳舞的，所以老早的走咧。」王老二雙手抱肩喟然嘆道：「等着罷！天亮了見！」王老三老大啞然的不言語了，這話真是經驗之談。天到午夜時分。遊藝會是散了。蜂擁而出，興盡回家的男女客人，雖說不少，錢家三位小姐，則是一位不會露面。北國飯店門外，亂過一大陣去，漸又寧靜了。汽車人力車，仍剩下一半，主人未出，車夫不能離去。耗到夜深，兩三點了。陸陸續續，星星點點，倒是散出不少幫的男女客人來。錢家大小姐秀珍，二小姐秀文，夾雜其中，出來嬌喚大王，二王！王老大老二如飛拖着洋車過去，錢秀珍錢秀文上車走了。惟有王老三，空拖着車，跟隨過去。那錢三小姐秀美，却是未見出來，單單的她沒有了。王老三深知小姐們的小脾氣，前途如何，永遠不準預先打聽，只有好生侍候。否則，釘子一碰，生意就吹燈了。他垂頭

喪氣，拖着一輛空洋車回來，靠樹林下停放，上車坐了。一條俄國毛毯，圍在腿上，兩臂當胸一抱，和那盛老頭冷笑道：「媽的！今兒是張家口的薩菇，泡了！」盛老頭的幾大壺茶，一夜早賣光了。他見無何買賣可做，收起碗籃坐凳，挑起一担，笑了一聲道：「老三，晝地爲牢，剩你一個人，監禁起來了。晚上見，不陪了。」他搖搖晃晃的也走了。王老三坐在洋車上，遙聽咕咕唧唧，幾聲小鷄子叫，禁不住毛骨悚然，仰望天空，明星渺茫，東方漸現一層魚白色，近睹北國飯店外，車馬俱無，淒淒清清，孤孤冷冷，所餘的只是自家的一輛洋車了。王老三熬了一個整夜，精神氣力，早已不支。至此連連打了幾個呵欠，上下眼皮互相打架，彼此一路湊合，迷迷糊糊，索性一下睡熟了。這一覺，睡起來，那裏有個夠？若非電車來往，鈴聲噹噹，輪聲碌碌，將他驚覺，他決不會老早的就醒了。饒是醒的早，眼睛一睜，閃閃灼灼，太陽滿頭，天光已是大亮了。王老三驚魂甫定，試作回思，辨一辨方向。見仍在北國飯店門外，寸步未移，這才想起錢三小姐秀美，身入北國飯店，一夜不曾出來，事情有些可怪！不禁機靈一機靈，掀開毛毯，跳下車來。欲知錢三小姐何往，請閱下回。

第二回

撲朔迷離美人多韻事
風流浪漫名少自輕財

王老三坐在北國飯店大樓外，洋車上，裹起一條俄國毛毯，睡醒一覺，太陽滿頭，天光是大亮了。那錢三小姐秀美，仍是不見出來，事情誠然奇突！王老三神經甫定，機靈一下，掀開毛毯，跳下車來。看了一眼，車氈下，摸出一只小鎖，將那車輪鎖了。然後裹起來那條俄國毛毯，邁上石階，去北國飯店內，打聽一打聽。那西崽們各不曉得，瞠目相對道：「這却不知道！錢家三位小姐，遊藝會散了。不錯，是在那跳舞廳，和男女朋友，跳舞玩耍。跳舞散了，可就不曉得又去何方了。現在，跳舞廳，一個人沒有，你打聽誰，也打聽不來。」王老三敬道一個勞駕，又連連陪着小心道：「謝謝！打聽人打聽不來，借用一次電話，總沒有不可以了。」西崽連說可以。帶領王老三去電話旁，令他隨便的打。王老三一個電話，叫的就是北大街錢宅。那電話局接線生，叫的耳機內，啾啾的山響，那邊只是了無聲息，沒有人接。接線生回說：叫不來！王老三陪笑道：「大哥！費心！替我多叫一叫。我實在有要緊的事

。謝謝，我這兒磕頭啦。」接線生笑着，再叫過十來分鐘，方聽那邊一條剛睡醒過來的啞嗓子，咳嗽着，問道：「那兒呀？這們早，睡的香香的，把人吵醒了。」王老三一聽此言，正是自家哥哥，王老大的聲音，他笑了又笑道：「老大，你們是天沒有亮，便已回家，四平八穩，睡你們的舒服早覺去了，不管三弟我咧！」王老大啊了聲道：「老三，你這是在那兒打電話呢？」王老三委委屈屈的道：「趕情是！你們全回去，剩下我一個人，在這兒癩蝦蟆墊桌腳，死挨了。我問您：這時候，我坐在車上，迷過一個盹了，三小姐還是沒有下來。飯店裏尋不見，她是不是坐了別的車，回公館去了？」王老大詫異道：「老三，你還在北國飯店等着呢！三小姐沒有回來呀！」王老三道：「她那裏去了呢？」王老大笑道：「你問我，我那兒知道？她想必仍在飯店內。若不然，或者坐別人的汽車，去別處了。」王老三道：「你替我問問大小姐二小姐，請示請示怎樣呢？」王老大道：「那可不敢，二位小姐此時，睡的正香，誰敢驚動？你乾脆回來，睡你的大覺。三小姐若在別處，用到你時，看不見你，自會打電話來，招呼你去。」王老三聽着，這話有理，答應了王老大。放下耳機，出離北國飯店。開

車拖起來游游盪盪，一路踱回公館。錢家上下人等，正爲禮拜六之夜，出去的出去，應酬的應酬，禮拜天必須安安穩穩，睡上一個早覺，償補所失。所以裏裏外外，鴉雀無聲，非常肅靜。王老三不敢妄按電鈴，輕叩一叩門環，又是王老大開門出來，帮他抬車進去。王老三一頭扎進下房，昏昏沉沉，又一迷糊，睡着了。也是王老三心上有事，睡的固然安枕，耳邊似尙在靜待使喚，伺候小姐的招呼。果不多時，耳根下，有人連連呼道：「老三，老三，醒一醒！」王老三驚覺了，霍地爬起身來。見是那王老大笑道：「老三，睡覺真是特別驚醒。叫不醒你，我就自己替你去了。三小姐的下落有了。她剛打電話來，是在學校上課。命你趕快去接，快下課了。」王老三這又知是午飯時候了。他疑惑道：「三小姐不回家，居然自己跑去學校上課，好精神呀！」王老大道：「你管她的閑事！快接去便了。」王老三急快下地，草草收拾，拖車出門，半跑步的，走來曼美女子中學的校門外，雜在等主候客，一羣洋車堆裏伺候了。果又不久，耳聽校內叮叮噹噹，一片鐘鳴鈴振，幾百名學生小姐們，花嬌柳媚，燕燕鶯鶯，於喧嘩笑謔聲中，潮水似的湧了出來。這時洋車羣裏，夾雜又有幾輛汽車，喊嚷

鳴笛，一陣大亂。王老三車在路邊，人早擠在當前，雙目眈眈，小心敬候。錢三小姐秀美，換穿一件極其樸素的藍布旗袍，罩一件黑絲絨短外衣，手拿幾本厚層層的洋裝書，笑微微的擠了出來。四外張望一下，嬌喚兩聲：「王三，王三！」隨向幾位同班要好的女同學，點首作別，跳上王老三的洋車，如飛穿出人羣車陣，跑下來了。這曼美女子中學，開設在一條馬路旁。一到散學，車輛是多的。自行車洋車之外，幾輛汽車，嗚嗚喇叭長鳴，洋車自行車，說不得因開讓路，汽車搶頭陣的，早都飛駛去了。亂過一亂，剩下一大片洋車自行車，女學生笑語嚶嚶，一個一個，洋洋灑灑，魚貫並肩而行，頗為自在。錢秀美三小姐這輛包月車，車夫王老三，酒開兩條飛毛腿，一馬當先，尤為出羣超衆。不料跑到拐角路口，眼看一拐，就溜過去了。不防洋車後，「斗來迷發，發迷來斗！」幾聲四音喇叭響亮。倏的一輛紫黑顏色的大汽車，橫衝直闖，飛駛急趨，超出這片洋車自行車來。這輛大汽車和洋車自行車，挨挨擠擠，冒險的開將過去。迷迷茫茫，捲起馬路上一層浮塵，真好似一溜烟一般。洋車自行車上的女學生們，受此驚動，不覺的相顧啞然，花容失色。車夫們更是倒抽一口冷氣，暗驚好

險好險！這一轉瞬，洋車自行車皆已駛至三岔路口，一南一北，分爲兩路，各奔前途去了。不想那輛紫黑大汽車在拐角交通警察指揮棒下，周而復始，轉了一個大大的圈兒，忽又返回頭來，轉向北方，駛下來了。這一條北道，乃是錢三小姐秀美每日上學下學的，必由之路。汽車輪子上下幾轉，條的又趕上來了。「斗來迷發，發迷來斗！」四音喇叭，連聲響亮。這輛汽車毫不費力，一直的趕上錢秀美的包月車來。王老三耳聽四音喇叭，響了上來。知是冤家路窄，急不如快，三兩步，便躲到馬路邊上，跑着去了。那輛汽車的操縱人，偏生其壞無比，趕上錢秀美的包月車，彼此平頭了。他手下一緊，忽然汽車平白的，遲遲其行，又自慢了下來。汽車這一遲遲其行，好了！和錢秀美的洋車，不快不慢，正自速度相同。兩輛車子，雖不比翼，却已並肩。如此款款而行，汽車洋車，難得合作，馬路上走起來，極爲有趣，好看煞人。那錢秀美先還處之泰然，不大覺得，後來奇怪起來了。嬌叱道：「王三，你別跑了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！」王老三如何不懂？早明白了，此乃一套把戲，肚子快氣破了！他巴不得這聲吩咐，脚步立時慢了下來。說也奇怪！洋車一慢，汽車也更慢了。這倒好似結婚

喜事，乘坐新娘子的汽車，前邊一似押着甚麼音樂隊，不得其行，英雄無用武之地了。王老三知這汽車司機安心爲難，故意搗亂，他這一氣，又是不小！至於錢秀美那裏，小姐身分。不見得便是不生氣，她高坐車上，看得分明。這輛汽車，漆皮嶄新，式樣坐墊，無不極度考究。開汽車的操縱人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汽車夫。真正的汽車夫，却是袖手旁觀，枯坐在汽車後部，主人之位。汽車主人是一個西裝少年，面白似粉，雙眉斜飛入鬢，二目明朝如星，一頭油亮亮的分髮，歪梳成「歐林匹克」式，頗爲俊美。這汽車主人少年，却又偏偏坐在汽車前部，司機生之位，親手把着那車上輪盤，操縱着那輛大汽車，得意洋洋，不時的斜眸飛來，微作笑意，那狀態尷尬極了。錢秀美看的清楚，那少年的一張臉子，依稀彷彿，似曾在那兒看見過的。因思這汽車周而復始，如此依依不去，這東西，頗爲可惡！明明是人面獸心，用意叵測。如果一路跟回家去，那倒壞了。這東西，還不得寸進尺，不甘其心，纏夾起來，沒結沒完，教人看着笑話。莫若且不歸家，前去公園，作一金蟬脫殼，近在咫尺，自然無事。錢秀美想定，意志可決，即令車夫道：「王三，你不要回家了。去公園的前門停下，我去

福林茶社，坐一坐，再回家去。」王老三一聽怪呀！莫不成三小姐和那少年目成，特意眉來眼去，引誘那少年去公園？那就無怪其然了。不敢不吝混答應，順路駛向公園。那汽車是鬆鬆緊緊，快快慢慢，你東我東，你西我西，戀戀難捨，一左一右，只在洋車兩邊，打着盤旋。錢秀美端端正坐，在洋車上目不邪視，爾爲爾，我爲我，漠然不爲所動。洋車駛來公園前門外，停住了。錢秀美常來，現成的公園冊票，身上攜帶，無須臨時購票，撕下一張，交了便可入園。那少年仍然要去用現款購票，又偏巧沒有零鈔，這手續便遜下錢秀美一層，不如她來得簡單了。故此錢秀美進園，穿出石牌坊下，那少年票購了，零錢尙未找回清楚。錢秀美去福林茶社，大廳內坐下，那少年即已失蹤，不在身邊，未知他轉到何方去了。這半晌錢秀美的精神，始覺一快！福林茶社的白大褂茶房，自第一號大張以下，是認識錢家三位小姐的。大家打手巾把，歡迎入座。第一號茶房大張，陪着一張笑臉，趕上前來。說道：「三小姐，今兒是想起甚麼來？不早不晚，大晌午的，逛公園來了。可是有朋友的約會來的？」錢秀美手裏幾本書，是放在洋車上了。手巾把接過去，揩揩一雙手，微微笑道：「沒有人來。」

我是特意的吃你們的午餐來了。這是剛從學校，下了課來。」大張笑道：「好極了。今兒的午餐很好！拿菜目來。」一個茶房拿來菜目，放在桌子上，敬請錢秀美過目。錢秀美換了幾樣清湯，龍鬚菜，口淡一些的，茶房要下去了。大張知錢秀美喜冷食，三九天，常用冰激凌，快令獻上汽水來。錢秀美却又不肯，令換一壺熱茶，一連呷了幾口。大張摸不清三小姐，何以今天不喜冷食，一反常態了。坐了一坐，午餐未開上來，那大廳的玻璃窗外，忽然人影一晃，一個西裝少年，嘴裏噓溜噓溜，打着胡哨，一陣風似的，闖了進來。大張見了，主顧上門，未敢怠慢。慌忙趨前招呼，笑道：「先生，您來啦！外邊不坐，大廳內坐也好。一位麼？」那少年眼風斜飛，目不正視，一進門，便先看見錢秀美了。他口不稱心，隨便哼道：「好，好！一位。」嘴裏說着，眼光直直注視錢秀美，不少瞬息。那手下拖開一把椅子，意欲坐下；不想咕咚的聲，沒有坐着椅子，却坐着地上了。在那光潔的磚地上，來了一個屁股蹲。只頓的他，嚶嚶的，叫出一聲！原來那手下的椅子，拖過來沒有看，坐在沒有面板的背後了。當場出彩，大張可嚇壞了！快不迭的用手相攙，連聲陪笑道：「先生，這椅子是面衝後放

的，先生怎麼坐在它的後頭了？捧着沒有？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那少年這一丟醜，錢秀美看的明白，他正是開汽車的那個少年。這是不辭辛苦的，找上前來了。見他直眉瞪眼，報應臨頭，坐了一個乾掉，忍不住啓齒嫣然，爲之失笑。那少年得意而來，無端遭此奇辱，起來氣哼哼的，原是要發脾氣。可是眉梢眼角，還是不離錢秀美的左右。忽給她這嫣然一笑，不用說一口惡氣，出得乾淨，連那三魂七魄，也幾乎飄飄飄，蕩然無存了。因之馬上便是笑容一臉，不在乎的道：「沒毛病，沒毛病！是我坐得慌了。快來一杯檸檬茶吃吃。」大張敬謹答應了。福林茶社的大廳地上，花磚淨潔，一塵不染，摔倒起來，無用禱子去拂灰土。那少年坐在那兒，目光灼灼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仍是不離錢秀美身邊。錢秀美給他看來看去，沒有一個夠，實在難以爲情。她深知在此事非之地，不可多留，即冷若冰霜，緊板着一張臉兒，挺身離座而起。搭訕着，裝出無事模樣，不疾不徐的幾步揚長走出大廳去了。那少年目送錢秀美，出去大廳，一陣子悵惘神馳。良久而又良久，忽然重重的，拍它一下桌面。自然自語道：「真不壞！」這一下拍完了，回一回頭，恰見那大張雙手捧起一隻小玻璃碟。

碟內放一玻璃杯熱騰騰的清茶，茶上浮漂起來一片鮮檸檬，笑着走過了來。說道：「先生等急了？來了，來了！」那少年定神一笑道：「不忙，不忙！我並不是催你們這杯檸檬茶；我是看你挺和氣，想要問你們打聽打聽，隨便聊聊天兒。」大張放下那玻璃碟子，垂手侍立於側，恭敬應着道：「是是！先生不斷的常來，是一位老主顧了。我沒有敢請示，您貴姓？」那少年摸一張名片出來，仰靠在椅背，微微笑道：「你看這一張名片吧。這裏連姓名帶號，還有住址，一齊都有了。」大張躬身接去，看了一眼，名片上印「劉震亞，季東，康家營九號，電東五百號。」看罷，未敢收執，隨手又交還了。笑道：「劉先生，從此好了，見面可以稱呼了。我這個人，實不相瞞，在福林茶社，幹這茶房營生，足有二十來年了。沒有別的特長，凡是見過一面的客人，只要問過貴姓大名，永遠記得清楚，不會忘記。不信，劉先生的名片，我看過一遍，現在便可原文背誦一回，若有半個字的差池，我這碗二十來年的茶房飯，就算白吃了。」劉震亞收起名片來，微笑一笑道：「你有這種能力？那就叫過目成誦了！」大張笑道：「過目成誦是不敢，天生吃這碗茶房飯的窮命罷了。現在，我即可背誦一背

誦。劉先生的官印是上震下亞，大號是上季下東，府上是康家營九號，電話東局五百。錯了一點兒，算我說的不對，今兒不收一文茶錢！」劉震亞聽了，取出香烟盒，彈簧一按，蹦出一支香烟來。拿香烟去烟盒上，一頓一頓。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！算你說對了！東海公園福林茶社的第一號大張，人所共知，名不虛傳了。今日一見，越發的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咧。」大張得意笑道：「劉先生，你的誇贊，二十來年，天生的伺候人的材料，如果照那貴人多忘事起來，這碗飯早就吃不上了。」劉震亞頓着香烟隨後遞去嘴唇，輕輕一含。大張便不知那裏弄來一盒火柴，湊上手去，擦着一支火柴，代他燃上了。劉震亞吸了一口香烟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大張，你們這兒的買賣，現在怎麼樣？」大張笑道：「湊合罷！現在的買賣，無論那一家，都說不上是真好來。不過，混上澆裹，那就可以了。比起當初，大帥，總統，督軍，巡閱使，一班大人物常在這兒，歡宴中外賓客，那要天上下了。」劉震亞吸着香烟道：「那你們的小賬收入，連帶着影響頗大了。」大張道：「那是自然！我們是靠著貴人吃飯的，貴人不貴了，我們的飯，從何吃起呢？這影響提起來。真是不小！」說着，又自慨

嘆不已。劉震亞笑道：「你幹這茶房生意，二十多年，一班達官貴人，太太小姐，料是一目了然，沒有一個不認得。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在此長期的，當這所謂知賓，招待一切，亦足以自豪了。」大張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不過提將起來，有名有姓的，知道的多一些，也就是了。」劉震亞吸着香烟，淡而不厭的，又點了點頭。忽又問道：「大張，你知道的人，如此之多，我可要考驗考驗你了。我問你打聽一個人，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？」大張也頗感興趣的趕緊問道：「你說，誰？」劉震亞用手下半截香烟遠遠對錢秀美估的空座位上一指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大張，這位是誰？」大張聽見看見，加以劉震亞乍一進來，丟魂失魄的神情，如何不知他的心事？登時便笑了道：「劉先生，你真不知道這位小姐麼？」劉震亞道：「這位是錢小姐，名字是上秀下美，我是知道的。」大張笑道：「知道就結了，並且你比我知道的還多咧。打聽她的甚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考驗你的，不是她的姓名。我要知道的是她的家庭情況，和她的真實住址。這個請你告訴我好麼？」大張笑道：「劉先生，我該認罰，這可考住我了。我沒有說？你比我知道的還多，我連她的姓名，也不知道。這位小姐，

不是老主顧，無非一個新來乍到的生臉兒。你怎麼想起，單單打聽她呢？」劉震亞碰了大張一個軟釘子，並不失意。僅笑道：「我說的明白，此乃故意的，考驗一考驗你。誰知你言不應點，空負虛名，才一考驗，你就不能答覆，露出馬脚。紙老虎給我很容易的便搗穿了。」大張笑道：「這沒有法子，真的不曉得呀！問我別人，我無不知道。問到她這位小姐，我真是無從答覆，白吹了牛腿咧！」劉震亞又笑道：「這話，也不盡然！是我在外聽得傳言，你的交際客人的手段，並非全憑你腦筋的記憶力。你在腦筋記憶以外，尚有一種書面記載的辦法。聽說你個人獨有，海內孤本，版權保留，概不出售，二十年來，寫成厚厚的一本袖珍小冊子。這本小冊子上，所有本市的著名女客人，上至闊人的太太，少奶奶，姨太太，女學生，小姐，下至堂子裏的清紅信人，飯店小姐，公園明星，無不搜羅齊全，應有盡有。所謂家鷄野鶩，並蓄兼收，盡善盡美。凡是出些風頭的女人，來過福林茶社坐一坐的，她的姓名，年齡，住址，電話號碼，家庭情形，你無不多方設法，打聽清楚，細細詳詳，筆之於書，記載齊備。所以一個人，問你打聽，某某小姐，某某少奶奶，某某姨太太，你並不礙難，只肯

按圖索驥，私下翻一翻你那本袖珍小冊子，立即解決，沒有一個可以逃去，而不是在你的掌握之中。你有此通天本領，方才我問你打聽的錢秀美小姐，又不是一個平凡之人物。她昨夜在北國飯店，剛客串過一齣女起解，風頭出的，無以復加，斷非無名少姓之輩。如說你那袖珍小冊子上，沒有她這一位小姐，那就是不忠實的回答，有所顧忌了。」大張聆罷這些言語，他的面目，頓時變色。似驚慌，如得意，那宗表情，描摹不出。只是不問是非，一路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此乃道聽途說，傳聞之誤，罪過不小！我是一個粗魯人，心地愚笨，何有此等細心，編製這類袖珍小冊子？我可以發一個誓說：從來不曾幹過這宗勾當！」劉震亞淡淡的一笑，不求甚解道：「你不承認，這或許是傳聞失實，不明真象，人云亦云了，我又不是報館的訪員，編輯先生，沒有權力，替你更正，對不起了。」大張也一笑過去，說道：「不提這個了。倒是這位錢小姐，你不打聽她，我却有意，一爲明白。你說昨夜她在北國飯店，表演甚麼舊戲來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好呀！我不問你們打聽，你反來我口中，搜尋起材料來了。我不怕，告訴你，這位錢小姐她昨夜在北國飯店，唱的是一齣梅派青衣女起解。起

初我看她不起，一個女學生，大小姐罷咧，唱得甚麼好戲？其後不然，她在台上，扮像，台步，表情，說白，唱腔，無不絲絲入扣，毫不苟且，和一輩老伶工比較，誠有過之，而無不及。這就使得我刮目相看，大爲驚異了！及至下台，再看她的卸裝之美，雍容華貴，儀態萬方，尤稱得起是一個絕色美人。我是一個老於風月場中的人了，美貌女子，所見不少，今番看了她，猶不免神奪目眩，若有所失。因此從昨夜起，我便掛念上她起來了。以至於今日，無巧不巧，我自己開着汽車，路過豬市口，碰上她們，剛剛下學。你說有緣沒有緣？」大張聽罷，恍然如有所悟。說道：「如此一說，今天你們二位，乃是一路同來的了？」劉震亞面上微微一紅，拋去香烟尾，笑了起來道：「真有自己的！你這一猜，就算對了！老實不客氣說：今天我乍一看見她，從曼美女子中學走出，渾身裝束，一變昨夜的華貴雍容，忽又簡單樸素起來，我險而認不出來是她了。在當時，我的神智，整個陷於迷惘了。汽車開不上來，停下尋思一晌，她們一羣女學生的洋車自行車，業已跑出老遠去了。是我再接再厲，開車一路追隨，忽然信馬由韁，直跑到公園來。不但此也，這位小姐，不知是何心意，一個人在此，品

茶呆坐，若有所思。所謂神秘之極，銀幕上的嘉波女郎，不過如是，這也就難以猜測了。」大張聽罷原委，暗笑不出所料，這位劉震亞乃是釘梢來的了。於是笑道：「說的就是呢！錢小姐今天來，要了一份午餐，沒有開上來，她這又出去了。我以爲她是神不守舍，或在等待甚麼人？若不然，一個人大晌午的，下學何必來此用飯？」劉震亞聽是要了午餐，看看那錢秀美佔的桌子，不由笑道：「怪不得呢！那麼刀子叉子，黃油菓醬麵包碟子，完全擺設好了。原來她是要了午餐。」這裏說着，那另一個茶房，捧了一盤子什錦小吃，走着進來。看那座位上的錢秀美出去未回，他擺起那盤子什錦小吃，問道：「大張，錢小姐出去了？菜快好了。她今天不知用酒不用？」大張見問，趕忙走過去了。說道：「放在那兒，等她回來就是了。酒，可沒有準兒，你沒有聽見？汽水都不用了。至多，一杯白開水，便可交代過去。說不定白開水，還須熱熱的，涼的，今天不甚適用了。」那茶房依言，桌面上整理完畢，站在一旁等候了。大張交代完了，雙手去胸前一抱，溜溜盪盪，躲去一邊，另有所作，不再前來兜搭劉震亞了。豈知那午餐，固然快好了；午餐的主人錢秀美，却如石沉大海，有去無還了。

。大張再進來，巡視一巡視，那錢秀美桌上，乾乾淨淨，一物皆無，麵包黃油果醬的碟子，和那一盤子什錦小吃，一律撤下去了。那另一個茶房趨前回報道：「大張，錢小姐，人是沒有回來，電話却打來了。今天是碰上朋友了，午餐來不及回來吃，記上她的賬好了。」大張大覺可怪！不曉緣何，這位小姐，今天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果是神秘叵測起來了。難不成她一個出風頭的女學生，怕起那釘梢的狂且來？這樣兒躲躲閃閃的，太太，小姐，誰以後也不用出門了。想到其間，他再看一看那邊劉震亞的座位，竟也空空的，不見本人。大張更可怪了！連忙問道：「那位劉先生呢？他也出去了？」茶房笑道：「提起來，可笑！你走開之後，他一個人坐着，百無聊賴。叫進賣報的，要了一大堆報紙，看了又看，翻弄成七亂八糟，堆了一桌面。後來看見我們收拾那邊的杯碟刀叉，他問一問，知是錢小姐打電話不回來，他也坐不住了。要手巾把擦擦手，惠了賬，外賞小賬報費兩毛。心不在焉，悶悶不樂的走了。那不是桌上的檸檬茶玻璃杯子，和一大堆亂報紙，我們尚未收奪乾淨咧。」大張聽罷默然，坐在一張椅子上，自己也笑了。茶房跟着，再去將劉震亞糟踏的東面，一爲收拾，甫一翻摺那

一堆報紙，茶房的手，便是如觸蛇蝎，失聲叫道：「咦！」大張忙問道：「怎麼了？莫非甚麼東西不見了？」茶房抬手一抖，笑道：「大張，你來看！不是甚麼東西不見，却是多出東西來了。劉先生賞我們的錢，怕我們不好意思的去要，加之走的忙了。這是留下來的一張兩塊錢的河北票子，雜亂丟在報紙堆裏。」大張見那茶房手內所抖，紙張嶄新，花紋鮮明，可不是一張鈔票？他心裏一動，急忙站起來，走過去了道：「這可要不得！一張兩元鈔票，即或賞給我們的，隨便留下，也不能丟在報紙堆裏。何況劉先生付過兩毛小賬了呢？這明明白白，是他特爲試驗我們，拿人打哈哈玩。交去櫃上，等他再來，問明白了，原物奉還便了。」茶房見錢眼開，雖說不願交櫃，可是沒收茶客遺落錢文，櫃上又沒有這條規矩。況且衝口而出，已經聲張出去，不願意，那裏來得及？乃佯笑道：「我是說着玩呢！客人東西落下，我們若不交櫃，待要怎的？不過，劉先生幾時再來，却不敢一定了。」大張明瞭茶房的心裏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不信？沒有這張票子，猶自可說；一有這張票子，他或者等不到晚上，便又來了。這話，你明白不明白？」那茶房懷疑道：「你這一說，他倒應了我的戲言，乃是

故意落下的票子，賞給我們的了？」大張冷笑道：「當然了！但是，你要知道，咱們幹茶房的，職業雖然是服侍人，人格並不算低。兩塊錢買我們，未免賤賣了。我們能夠答應他麼？」茶房笑道：「那麼，他所求於我們的，可是甚麼？」大張笑道：「你沒有聽見，還看不見？他問我打聽的甚麼，不必說了；錢小姐一走，他知道不回來，也就走了。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」茶房哦的笑了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」說罷，交那兩元鈔票去櫃上存案，不多說了。大張這一天，甚麼地方沒有去，一意的前後照料，應酬茶社的買賣了。果然，不出他的意料，天快黑了。那劉震亞仍穿一身原有的西裝，花紋領帶，水鑽別針，手執一根小巧手杖，徐步踱進福林茶社來。那茶房沉不住氣，遙遙望見，即對大張擠擠眼皮告訴道：「嘿，來了！」大張更是抖起精神，親身出馬，歡迎着道：「劉先生，一天兩趟，您來啦！」劉震亞言笑自如，形若無事，廳外下午人多，仍進大廳坐了道：「晚飯剛用過去，來一杯咖啡，蘸蘸的，助一助消化。」茶房應聲，預備去了。大張親手遞上手巾把，劉震亞臉皮手指，一路亂擦。大張搭訕問道：「劉先生，你晌午出去，我未看見，走的太忙了。你丟了甚麼東西沒

有？」劉震亞聞言，大詫道：「我沒有丟失甚麼東西呀！不對，不對！」大張接回手巾，微笑道：「不能吧？你沒有花錢？看一看身上的鈔票？少了沒有？」劉震亞依然楞着道：「沒有少！一個子兒沒有少！」大張吃他堅不承認的一來，反是出於意外。便道：「劉先生，你走了，我們在桌上報紙堆裏，發現一張兩元鈔票。那不是你落下的麼？」劉震亞爽然明白了道：「不錯！是我留下的。那是給你個人的，一點小意思，不足掛齒，不要過意。」大張變顏變色，如聞霹靂。說不出的，悚懼惶恐道：「喝！劉先生，那是節外生枝，破例的賞賜了。我們可不敢要。」劉震亞以爲他是謙虛，於理亦或有之。即笑道：「你收下好了。這怕甚麼？」大張搖起頭來道：「那可不行，客人的小賬給了，別無花銷。我們做茶房的不該多索客人分文。票子是交到櫃上了，只得原物拿回，退給劉先生了。」大張說着，親身走去，取回那兩元河北票，交還這邊桌上，敬請劉震亞收下。劉震亞收了一個沒意思，至感無趣。說道：「你們誤會了。我這錢，乃是給你個人的。你怎麼不收？」大張正色道：「先生，慢說是賞我個人的，就是賞我們全體同人的，我們照樣的不敢拜領。沒有別的話說，請你特別

原諒罷了。」劉震亞問道：「因為甚麼？」大張朗朗言道：「劉先生，你一個人，吃一杯檸檬茶，賞賜小賬二角，已算不少，更要對於個人，有所賞賜，櫃上沒有這規矩，無論如何，是不敢接受。」劉震亞不想這小小福林茶社，區區一茶房，居然兩袖清風，臨財不苟，如此耿直。便也笑道：「好了。放在這兒，等會再說得了。」大張扳着一張滴水不入的冰冷面孔道：「劉先生，告訴你，你收回去，就是了。這筆額外賞賜，沒有人敢領；除非我們混膩了，不想幹了。」說至此際，大廳外，茶座上，有人高叫大張，大張！大張答應一聲，慌慌忙忙的去了。大張去之不久，那另一茶房，笑嘻嘻的，捧着一杯咖啡過來。他見大廳內，左右無人，不必顧慮。搭訕笑道：「劉先生，你看，我們的頭兒，太以的給人臉上下不來了。真是怪事年年有，沒有今年多。世界上甚麼人物，都可看的見。難道拿着豬頭，找不出廟門來了？這個人，給他錢不要，他要甚麼？實在是普天之下，獨一無二的大傻瓜。糊塗萬分，達於極點了。」劉震亞嘿然笑道：「你不用說他糊塗，現在我明白過來了。他，不要，大概是嫌少？」那茶房笑道：「劉先生，沒有你不聖明的。他是一個頭兒，在這兒，混一個月，所得

工資，僅僅六塊大洋罷了。我們幹茶房的，若無客人賞些小賬，討一個上人見喜，餓也餓死了。兩塊錢能說是少？買米買麪，半大口袋咧！」劉震亞道：「那麼你說：他因何固執不收呢？」那茶房輕言悄語，說道：「他就是這種苟苟鬆鬆的人頭兒！天生的給臉不要臉！不是我多嘴多舌，多管閒事。花錢的老爺們，甚麼用意，我幹這茶房，小小的十來年，能夠體會不到？男女客人，一張嘴，一舉手，看不出幾分光來，那就枉爲茶房，這碗飯，白吃了。再說一句大話，自要是常來這兒的男女茶座，他們的來踪去影，憑爺是誰，瞞不了我們這羣穿白大褂的。如若昧着良心，楞說不知道，那就是瞎說了。」劉震亞聞言大悅，說道：「你說的對！我看不出你，倒是一個心直口快的豪爽漢子！你能夠告訴我，那更好了。你可知道？我問大張打聽的是誰？」那茶房不假思索，冒然應道：「知道，知道！可惜，法不傳六耳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不能多談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說，甚麼地方能談？我是皆能去的。」那茶房想了一想道：「那麼，請你今晚走的時候，在公園前門，少爲等候。我跟踪前去，見面一一告訴你便了。」劉震亞喜道：「如此最好！我這兩元鈔票，改爲送你，不再給那大張了。」那

茶房巴不得劉震亞有此交代，忙着捨也似的，自動收起那兩元鈔票。笑道：「劉先生，謝謝你了。千筋担子，交代我的肩膀上。你放心，你甚麼時候走，我甚麼時候跟你溜出去。」劉震亞推開那杯咖啡，拂袖而起道：「甚麼時候，就是現在罷！咖啡吃不吃不吃勁，辦正事要緊！」隨說，又掏出幾張角鈔，放在桌上，作爲茶費及小費，掉頭便走。那茶房想不到這位少爺，心急至此！急追上幾步道：「劉先生，咖啡不吃，不等一個手巾把，擦一擦手了？」劉震亞連連搖頭，再再擺手，表示無須乎，掄着一根手杖，直出大廳去了。那茶房手下，利落利落，茶資小賬交櫃，試着脚步，便要跟了出來。那大張賊眉鼠眼，也正要進來了。說道：「怎麼？劉先生一轉眼。他就走了？」那茶房似理不理，冷淡對之道：「可不是？走咧！」大張大睜兩眼，大着其急道：「那兩塊錢的鈔票呢，他帶走了？」那茶房大模大樣道：「我們是清官，不愛財。誰跟我們嘔這閒氣？我們不要，人家可不是原物帶走啦！」大張爽然若失，腳下一頓，鼻孔裏哼出一聲，那意思是懊悔之極。那茶房不去管他，雙手撩起衣襟，裝做如廁之樣，出來繞了一繞，繞至公園前門來。劉震亞從電燈下一晃，旋風似的，就見過

來了。大聲叫道：「茶房，茶房，你來了？」那茶房走至切近，故做驚慌之色。忙忙說道：「劉先生，是我來了。可了不得！事情要糟，差一差出不來，大張瞧明白我們的大概情形了！我這是冒險跑出來的，說不得幾句話，仍要趕緊跑回去。否則，他一查出來，飯鍋可要砸了！」劉震亞見說，也自着忙。說道：「你不要怕，幾句話，也要說的。你快快說來。」那茶房道：「劉先生，你是不是打聽那錢三小姐？那好辦！我雖然沒有功夫，却可指示你一條明路。你去了，包你一索而得，萬無一失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你說的，正是我要打聽。你要我去那兒？」那茶房搔一搔頭道：「劉先生，你是一個愛玩的人，朋友必然不在少數。我提幾位客人，王大少，朱大少，沈大少，這皆在著名十二大少之內的，你和其中那一位大少有來往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這可難煞我了！這些十二金釵，差不多的大少，我是均不熟識。只有其中所云沈大少，與我是幾面之交，尙稱相識。他名叫沈不華，爲一軍官子弟，不知是否即是你口中的沈大少？」那茶房笑道：「正是，沈大少！」劉震亞道：「沈大少怎樣呢？」那茶房道：沈大少在這一班大少之中，爲一和錢家三位小姐最要好的大少。他們常常同來茶社吃

茶用飯，一塊兒打連戀。劉先生和沈大少厮熟，那就好了。你何不去，求他想想辦法？這正是一條明路！」劉震亞猶豫道：「沈大少要好的女朋友，安肯甘心樂意爲我幫忙？那行麼？」茶房給他說上沒完，急於求去。說道：「完了！那錢家三位小姐，一位一位，俱是交際場中，有姓有名的人物。堂堂之鼓，正正之旗，介紹介紹，不是難事！所謂師傅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，不能便說是不行。不行，我保險，咱們再想別的方法。我們務求盡善盡美，達到成功，才算罷休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劉震亞所得如此，固然失望，却又不無一線曙光。無奈答應了道：「也罷，論起我與沈大少，幾面之交，無何深切的認識，碰一碰運氣好了。」那茶房接了人家的錢，與人銷災，但求大洋到手，速速了事。至此，義務盡到，欣喜着轉去。劉震亞在此痴立片刻，再四思維，良宵難遣，誰不銷魂？有此機緣，誠如茶房之言：師傅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。何不前往一碰，即或介紹不可，設法和他接近，作一進身之階梯，似亦未可逆料？設想好了，出園雇坐一輛飛快洋車，即刻馳來沈家。那沈家，是一個朱門巨戶的堂皇公館。雙門大敞，電燈雪亮。遠遠望見聽差護兵，成羣打夥。汽車一連擺開八九輛，熱鬧了半條

胡同。劉震亞到此，不禁後悔起來，早知這樣，不如換乘汽車再來，方合彼此身分。想到這節，事實上來不及了。洋車漸馳近來，猛聽得劈頭一聲吆喝：「站住了！那兒的？」洋車夫是怕事的，應聲停住了。劉震亞也吃了一驚！定神看去，原來面前半截黑塔也似，一排站立三名武裝兵丁，手執盒子砲，厲聲問道：「那兒的？下來，身上的衣服，自己解開了。檢查，檢查！」劉震亞受此驚嚇，一番好笑！說道：「慢着！我是要去沈宅的，拜望沈大少爺的客人，並非欲去別的所在。你們讓不讓我過去，那不相干。你們只要答覆我一聲，沈大少爺是否在家，那就足以。」兵丁道：「那不行！前面沈將軍宅，今晚宴客。這條胡同，禁止由此通行。你是拜望大少爺的客人，也要下車檢查了，方得替你回了上去。聽見沒有？」劉震亞無可如何，跳下車來，自家解開衣扣道：「給你們檢查就是了。」兵丁上上下下，摸了他一遍。始笑道：「去罷！大少爺今天沒有在家，來得不巧，他出去了。」劉震亞身受檢查，臨了，落得一個撲空，好生不樂。說道：「你們既是知道，何不早說？沈大少出去，是往那裏去了？不能沒有一個準地方對不對？」兵丁們看他，是一個油頭粉面的翩翩少年，諒是大少爺之一

流入。故意取笑道：「大少爺不在家，還不好找？那前門外八大胡同裏的窩子，一半就是他的第二個家。他不在這家，必在那個家，兩個家全是他的着落。你是他的熟朋友，能不知道他在那兒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八大胡同，也要有個準地不是？窩子東一家西一家，那是多的。不告訴明白了，莫非那多家窩子，皆爲沈大少爺的第二家庭？」兵丁見他偏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一個個笑道：「那個，你是他的好朋友，當然天天厮纏着他，免不了掉逛逛道兒，應該不聞可知。我們還要問你探聽，我家少爺的下落，你倒問起我們來了。哈哈！」劉震亞吃他們一路訕笑，知道問也問不出其所以然。便不與他等多門口齒，回身整衣上車，下令車夫，速向後轉，仍從原路走開下來。可是洋車一出胡同口，車夫復又問起來，此行欲往何方？亟待決定。劉震亞茫無頭緒，不知何所適從。洋車夫問之再三，劉震亞出於無法，只可答道：「那些大兵說的明白，他們少主人，不是在家，就是在那八大胡同。我們尋他不着，且去八大胡同轉轉也好。說不定真的會碰上了。」車夫笑道：「如此一說，我們要出前門了。」劉震亞答應，是出前門。車夫於是雙腿如飛，一條箭似的，撲出前門來。洋車越過五牌樓，穿行

前門大街。一拐彎，又飛進大柵欄。這大柵欄內鱗次櫛比，盡是商店，入夜燈火輝煌，車馬行人不絕。洋車一鑽進來，車夫稍一含糊，前後左右，不難給那車馬行人塞滿，困入垓心。而有行不得也之嘆。劉震亞這輛洋車，久經大敵，出類拔萃，却又不比尋常。車夫飛馳進口，腿快眼明，當仁不讓。只見他見空即鑽，有隙便入，腳底下跳着黃瓜架，東躲躲，西閃閃，勇往直前。這輛洋車，非惟不受絲毫街市紊亂龐雜的影響，遲誤其行！反而接二連三，鬧出不少輛落後的洋車，兔走鷹飛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劉震亞高高端坐洋車上，顧盼之間，洋洋自得。腳底下叮叮噹噹，踏着腳鈴，其樂無窮。洋車條的一道閃電也似，馳過瑞蚨祥綢緞店門外。這瑞蚨祥內，恰有兩位客人，一男一女，並肩攜手，喜洋洋的走將出來。劉震亞眼光一瞥，看得清楚。女的風姿妖艷，行動流活，固然不大認識。男的西裝革履，白白胖胖，一目了然，却正是曾有數面之交，求之不得的那位沈丕華沈大少。劉震亞正所謂出乎意外，垂手而得。這一喜，真乃是喜出望外！忘了是坐洋車，腳下一起，抬手一路亂招，口中只喊得：「不華兄，你爲何在這裏？我找你，找得好苦！」洋車夫疾馳如矢，冷不防給他在車上一

關，手下一鬆，車把上揚，險而給他一個兩脚朝天，演成一幕「元寶大翻身。」幸是這車夫不比尋常，老江湖了。說聲不好！屁股向後一靠，用盡全身之力，往脚登板上一坐，洋車是停住了，原有的重心，勉強保持，危險不致立刻發生出來。然而洋車夫已是驚慌失色，汗下如雨道：「先生，我的媽！這是鬧着玩的？瞧見沒有？車把險一險起來！你怎麼啦？」劉震亞喜極忘形，不知所以。兩手只顧亂招亂舞，催令車夫放下車把。說道：「下來，下來！我們要找的沈大少爺，就在這兒了。」洋車夫氣吁吁的，閃在道旁，放下車把，抬手扯塊毛巾，胡亂擦着汗珠子，敢怒而不敢言語了。劉震亞一跳而下車，直挺挺的，衝了過去。那沈不華出來瑞蚨祥，迎頭讓他沒口子的喊來，又是和洋車夫一陣大搗其亂，不看見他，也看見是他了。因他是專誠停車，下車走近前來，不得不止步，少爲之候。說道：「季東，少見！你這是去那兒？吃飯？聽戲？好忙呀！」劉震亞直衝衝的，走近前來，先一眼，看到那女人，風致曼妙，浪漫活潑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絕對不是那意中人錢三小姐，味兒不大一樣，他的額外希望，不免暫爲銷沉。說道：「丕華，丕華，真是少見！今天並且難得相逢，特別幸會

我這是剛從府上，撲了一個空來。我找你，找的苦了！」沈丕華不料劉震亞一開口，亟亟表示相尋好苦，此番碰上，自非偶然，這倒不能不一詢究竟了。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失迎的很！你找我，找的好苦，實在爲我意想不到。你我在此，有緣相會，這是最好。請你告訴我，有何見教？我很願意聽一聽呢。」劉震亞再看一眼那女人，不由笑道：「沈先生，我在此，路旁站立，似乎不是一個講話之所。我打算冒昧奉邀，前去隔壁不遠的二妙堂咖啡館，樓上一談。不知道肯其屈駕一臨與否？」沈丕華見劉震亞注意及於那女人，他也看她一看，笑一笑道：「季東，這個，不必了。你倘若不會嫌棄，我們一路，去我們白雪老七那兒，坐上一坐，則是一舉兩得，三全其美。老七那兒，也不壞，又是烟，又是茶，多們便於談話呢！」劉震亞爽然一笑道：「啊！這位是貴相知，白雪七娘？這就失敬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這是公開的，老七，過來見見，這是劉老爺。我們一塊兒，要去你那兒坐了。」白雪老七笑吟吟的，微一點首。口操蘇音國語，說道：「劉老爺多多關照，請過去坐坐，不要客氣了。」劉震亞趕緊還過一個點首之禮，笑道：「不用交代了，沒有錯兒！我久仰七小姐芳名，今

天過去，要瞻仰瞻仰七小姐的香巢了。」白雪老七嬌笑宛轉，如不勝情，說道：「生意上，嚙哈希奇！老爺們的捧場包涵，別客氣罷！」沈丕華看他們談來合攏，說不得與有榮焉！卽爽快相告道：「季東，我和老七出來，這是買置幾件衣料的。她們生意上，姊妹們裏，買衣照料顧的地方，沒有第二家，差不多認爲定而不可移，一律是介福。我們原以爲介福幾步路可到，放下汽車在韓家潭，特意散步溜盪出來了。誰知介福這幾天，因爲城外生意不如當初，預備遷移城內了。城外的綢緞莊，出名的只好是瑞蚨祥。並且我們公館，在那兒是有賬的，愛甚麼樣的，拿甚麼樣的，極其方便，又不會多算錢。所以那邊介福，碰了犖角，這邊走來瑞蚨祥了。我們若不坐車，走來的，再走回去，談談說說，溜溜盪盪的，逛大街，也有意思。」劉震亞聞聽此言，一望果然，他們二人身後，尙有一個綢緞莊的小徒弟，在後跟隨。夾起來一個大大包裹，定是沈丕華所費不貲，爲白雪老七選購的衣料等物，這是一並的，送了過去。因笑道：「你說的有理。我的洋車，打發了。我們一路同行，走了回去，也有意思。可不知七小姐能否陪了我們，屈尊屈尊？」白雪老七微然笑道：「啊啲啲！老爺們的高興

，我們有甚麼可以不可以？我正月裏逛廠甸，火神廟，兩三個來回也可走得。這不算甚麼！」劉震亞笑了。沈丕華和他們沿路走了下來道：「說實話，老七的身體好，那是真的。她在前幾天，身體稍感不適，這是才好了不到兩天，她又恢復健康了。平常她去公園，與她小姊妹們，大不相同。別人去公園，多是夕陽將下，爲的兜攬客人，應酬生意。老七則是不然，她去公園，多在一清早，八九點鐘。跟了阿姨，走上一兩個圈子，那是常事。有的時候，老七高興了，每月花上幾元錢，在公園鹿圍旁，和那黑矮胖子武術教師，學上幾套拳法劍術，活動四肢，充實氣力。她不但是下床路可走得；上了床去，並且是一員戰將咧！」劉震亞掏出零錢，打發洋車夫去，和他們走着，聽到他說，由不得呵呵發笑。白雪老七嬌聲罵道：「沈家裏，瞎三話四，沒有正經，看看，要死哉！」沈丕華聳着肩頭，他也笑了。大家說笑走來，頗不寂寞，穿街過巷，韓家潭到了。沈丕華在一家停放幾輛洋車汽車，花花綠綠，塗滿一牆的小門外，頭一個站住了道：「到了，到了！老七，讓了劉老爺先走，進去坐呀！」劉震亞抬頭一望，這家蜜子，門框上的小銅牌子，擦拭的雪亮，明晃晃的「清吟小班五鳳樓」

七個楷體字，便是一驚！又見那迎頭電燈，白白扁扁，燈泡上大書「鳳第」兩個黑字。當時，手底不由一摸衣兜，啊啣失聲，冒出一身冷汗。那兩條腿，便似生了根一般，再也移動不得，邁不開半步了。欲知何物鳳第？能何劉震亞可怕至此？請閱下回。

第三回

羞見花魁屈膝求一笑
甘為走狗法幣可通神

劉震亞和沈不華，白雪老七三人，來至五鳳樓外，光華雪亮的電燈，望見五鳳樓的楷字銅招牌，和書有「鳳第」花名的扁電燈泡，他暗暗吃驚，原來是這裏。那麼今天由鑲邊的朋友，而要變成花錢的客人了！有此一想，手裏便不由摸摸衣兜，說也出乎意外，那衣兜內空空如也。一隻朝朝相伴，不可須臾離的鈔票小皮夾，不知何時，給人摸去，而今眼看到它了，竟然踪跡不見，沒有影兒。劉震亞這一着急，尤非小可，當時，哎喲失聲，冒出一身冷汗！兩條腿，站立五鳳樓外，恰如生了根的，不用想再移動分毫，來時的一股勇氣，拋去爪哇國，化爲子虛烏有了。在此一剎那間，白雪老七聽從沈不華之命令，舉手一讓道：「劉老爺，請走好，你看看，到了。」劉震亞胸頭苦楚，說是說不出，自家曉得，因而站在門外，期期艾艾，做不得聲。白雪老七讓之至再，他不肯邁動一步；那五鳳樓內的夥計們，給他們驚動，也都迎了出來。同聲陪笑，說：「老爺們請罷！」一面又向內大喊着道：「瞧哇！樓下瞧

！」那沈不華想不到劉震亞提起逛窯子，精神百倍，身臨其境，忽又畏縮不前了。他看不過了，強制執行，抬手一架劉震亞的臂膊，不容分說，拖起他來，往裏便走。說道：「這位仁兄，可真了不得！這是公買公賣的地方，你莫非提心吊胆，會害甚麼怕？除了頭一回逛道兒的雛兒，要害甚麼見客羞；咱們老江湖了，一日三餐，幾幾乎都要在內舉行，實是第二家庭一樣。不必遲疑，走罷！」劉震亞當不住沈不華會武術的，力大如牛，立時腳不貼地，給他架了起來，便進來了。那五鳳樓的夥計們，久幹這宗營生，眼睛是尖的，如何看不出熟客人？再見劉震亞畏縮不前，一副鬼祟情狀，早已領略大半。他們微笑點頭，以作招呼。連連說道：「劉老爺，這是鳳第少掌班，小姐的客人，今兒給沈老爺陪過來了。」那五鳳樓的院內，站着的幾個娘姨，看到是劉震亞，尤爲竭誠歡迎。其中之一，並且笑容滿面，叫着道：「啊喲喲！沈老爺來，不算希奇，所難得的乃是他們給鳳第老八，帶了一位恩相好劉老爺來。我們老八，想劉老爺，想的要死了。難得，劉老爺一個多月了，一趟不來！老八害的相思病，有今天劉老爺一來，可要大見輕快，一下子就好了。」沈不華聽得那娘姨，這樣說來，復

想劉震亞未進門，望望然欲去的神情。不禁爽然，得之過半。說道：「啊呀！這就怪不得了！這裏原來是劉老爺的一個熟地方，鳳第老八，乃是他的姑娘呀！可笑我們老七，一雙眼睛，白白的睜了挺大。明明看見是小姊妹的熟客人，爲何認不出來？」白雪老七微笑着道：「沈老爺，你不要忘了？我們姊妹二人，還是新進這院子，不到一個來月的新人兒咧！」沈不華又爲爽然。劉震亞原來心上有病，給他們說之又說，他的面紅過耳，一百二十分不好意思。說道：「得了！我們先進七小姐的房間，坐坐說話。難怪這老七，他是一個進院不足一月的，我呢，可是一個月多，沒有進這院子了。」那姑娘笑應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！老八病人，屋子裏是不好替劉老爺應酬朋友的。我去，交代一聲，教他們好生打掃，收拾一過。老八知道劉老爺來，也好先喜歡一喜歡。」說完，扭頭跑着去了。這裏夥計高挑門窗，請了他們，進去白雪的房間。那白雪和她的娘姨，少不得忙亂一回，斟茶敬烟，擺起鮮果乾果。隨後大家要過衣料包，打了開來，一件一件，取出仔細參觀。果然紅紅綠綠，五花八門，剪了六七件。同院小姊妹沒有客人的，聞聲也多跑了過來，參預其盛。七嘴八舌紛紛笑着，批評這件

花樣好，那件質料高。有的說了不算，還要拿將起來，身上比比，燈下瞧瞧。這間方寸之地的房子，好像開張一家小規模的展覽會。那白雪老七，容光煥發，帶笑週旋於衆姊妹中間，高興極了。一霎時，白雪老七的阿姐白梅老六，裹起一件夾大衣，也從春華樓，出條子，應酬堂唱回來。進門耳聽妹妹房中，亂嘈嘈的鑽進來看。只有好笑道：「老七，吃水，忘不了淘井的。你的沈老爺來，可別忘了，是我這做媒人的，在北國飯店吊膀子的功勞呀！現在，沈老爺總算對得起你，許許多多的衣料，是買來了；可不要酬謝我這媒人一下了？」沈不華拍一拍手，笑道：「六小姐來的好！多謝你傳達的話語，我今天，七件衣料，花了不足二百元，這是小意思，不足掛齒。不過東西是老七的，酬謝不酬謝媒人，那是她的自由，我可是要避嫌疑的喲！」白梅老六嬌笑着道：「沈老爺又要瞎三話四，不正經了！你老爺花錢，有甚麼嫌疑可避？」曰雪老七見了，笑道：「六阿姐，你不要吃醋！這兒早就爲你預備好了。兩件旗袍料子，你看看可好？」一時白梅老六，加入團體，批紅判綠，熱鬧非凡。一屋子的鶯嘯燕叱，北調南腔，空氣爲之緊張。惟有劉震亞意想不到，如受打擊。坐在一隅，片語皆無

。她們歡歡喜喜，風風騷騷，視如不見，聽如不聞。自己心下，只在暗自盤算，今晚的個人出路問題。至於和沈丕華至此之目的，反而冷淡的拋開一邊，無暇提起了。沈丕華心無二用，顧了週旋這些位花界姊妹，指東說西目迷心亂，如入衆香國裏；却是顧不了劉震亞這邊的閑事。聽憑他一旁悶坐，以一個砲台香烟爲消遣，吸了一支又吸一支，不來理會。直待那鳳第老八屋裏的娘姨扎煞着兩隻手，跑了過來。招呼他道：「劉老爺，劉老爺，老八在床上，已經坐起來了。劉老爺現在，可以請過去，看一看她。她聽我說，劉老爺來了，病體果然減輕。她正在坐起來，吃一碗剛煮好的蓮子羹咧。」劉震亞這始赧赧然，拋去香烟，站起來一聽，他又不甚信以爲實道：「阿姨，你說的，可是真的？八小姐當真的，在害病了？」那娘姨笑道：「啊喲喲！不害病，誰敢拿病來騙老爺？好生生的活膩了，歡喜着發咒害病？老爺如不相信，老八房間裏，別的沒有，藥方子現成，藥湯子一茶杯，預備晚上吃的，尙沒有用。這都不是空口說白話，實實在在的證據呀！」劉震亞給這娘姨賭神罰咒說來，引動房間內小姊妹們注意，他又煩了。笑道：「阿姨，你別說起來沒完了。來了就是，過去就是。何必

害病不害病，藥方子不藥方子的，大驚小怪？」那沈丕華模糊這晌，忽又想了起來。他笑道：「得咧！劉先生，你信她們這套？白雪老七，昨兒晚上，她六阿姐見我，便說是患病了，我想想的，逼了我前來，唱一齣寶玉探病。你看今兒她，又說又笑，那裏像生過病的？據說是相思病，一看見我，不藥而愈了。你那位老八，不須說，也是老七一個師傅傳授，病病歪歪，不想起床，見了你，病就好了。快請過去，起死回生，功德無量！」劉震亞聽說，有此等事。藉此踟躕不前，不免斟酌道：「阿姨，客人的朋友，在這裏坐。老八真是下不來床。過不來了？」娘姨吃他撻絲扳籐，纏夾不已。由不得發急道：「老爺們，耳聞爲虛，眼見是實呀！我說的話，無人相信。老爺請過去一看，不就結了？」劉震亞再欲不依，那沈丕華有意，湊起趣來。不聽他說，雙手去劉震亞身後，用力一推。不由他掙扎，一直推出房間去道：「你來了，沒有這多說的。這邊屋子裏，現在就是不要你。你的恩相好，不管怎樣，前去看，再來不遲。」沈丕華這一推，那娘姨在前，拖着劉震亞的手一拉。一推一拉，劉震亞身不自主，出門上了樓梯。他走着，尙自問道：「阿姨，八小姐是坐起來，吃蓮子的麼？那

麼你不要管了，無須再告訴她，讓我偷偷的進去，逗她一個意外的喜歡，看她一個笑容兒，解解她的心上煩惱，好也不好？」那娘姨搖著頭，和他走進大房間，令他侍立大沙發之側，抬手擱一擱他的額角，嘆噓一樂。輕聲說道：「我的劉老爺，幾時看見過，有你這樣兒的？不來，是不來，來了，心又急了。不告訴你，你便不知道我們八小姐是少掌班，出了名的，有個小脾氣麼？老實話說：你這一不上門來，她想你是不錯，但是你要明白，想你，你老不來，她可就上火兒來了。這些日子，病了是真的，脾氣尤其來的特別暴躁。三句話不投緣，立刻就饑荒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，我們吃她嘔逗的苦了！所以你今天來了，是好在兩面。我們八小姐表面上，雖然餘怒未消，可是我們或者不致再受她的折磨了。你且不要忙，聽聽我進去，回報她，你上來了。便知她對於你，是一番甚麼意思了！」劉震亞來此，即是聽人擺佈。於是一動不動，准如所請。聽那娘姨是進去了，且是低言回報道：「八小姐，劉老爺上來了。現在大房間候着，讓他進來不進來？」話言未畢，陡然嘩啦的響，是一隻瓷碗，和一雙筷箸，摔在桌面的聲音。聽得是那鳳第老八，啞着喉嚨，硬着聲音，一絲半氣，發

作起來道：「劉老爺？是那一位劉老爺？今天老天睜眼，一陣甚麼風兒，把這位劉老爺的尊駕，颺到我們這塊沒有風水的下賤地方來了？你沒有告訴他明白？我的身體固然不高貴，可
是我在病中，憑爺是誰，一概不接待諸親貴友。他是老爺，有他的鄧通之富；我是姑娘，有
我父母遺留一個小身體。不要看我是賣的，他是買的；我的不賣，他這個買的，空有敵國之
富，好算是一個枉然。告訴他，請他放開眼光，往大處去看。胡同裏，一家挨着一家。買賣
是多的。不是我們獨門生意，只此一家，並無分號。他有他的錢，上甚麼地方去買，一樣的
取樂；我們的客人，也是多的，不是做了他這一戶，便不做了。有這小身體在，甚麼客人，
張三李四，阿貓阿狗，一樣的可以賣錢。我們不合老爺的口味，老爺起初可以不挑，老爺就
是挑了不合適，打一個打樣茶圍，仍可你東我西，互不相干。甚麼地方不留神，得罪他老人
家了，惹得他一去不回，從此不再露面？是要他打牌了？是要他做幾打花頭？害的他溜之大
吉，轉了影壁，和我們玩起這一套花樣？我們拚着這戶客人不做了，乾脆教他兩個山字，疊
在一起，給我們請出，我們不再嘔這口閑氣了！」鳳第老八這篇言語，痛快淋漓，諷嘲備至

。劉震亞身在大房間，咫尺之隔，聽了一個五中惶愧，滿懷不安。又聽那娘姨柔聲相勸道：「八小姐，何用生氣？有甚麼話，見面沒有不好說。劉老爺好在已經來了，並且就在大房間。請他進來，索性話說開了，免得彼此瞎生悶氣，沒有意思。這些全是小事情，幾句話說明白了，不是不可解的扣子。只怕你們小兩口子，越不見面，越要不想見面，那就壞了。」娘姨說至此處，小房間內嗚嗚咽咽，透出幾聲宛轉嬌啼，大約是那鳳第老八哭了。劉震亞聽了逼真，心都軟了。憑心而論，鳳第對己，誠然不壞！無奈久疎問候粧台，誤會因而重重。情之所鍾，一至於此，自己真要寢食不安了。劉震亞生此一念，所受嘲罵，非只不以爲忤，轉致一心慚愧，自問難安。因之撩起小房間一塊門帘，率然走入。笑了一笑道：「八小姐，你不要說了。你的話語，我來了半天，在外邊聽的清楚，沒有遺漏半句。千不是，萬不是，所有的不是，俱是姓劉的不是。姓劉的不來，惹你發脾氣，姓劉的來了，爲的是朝你陪罪，你的脾氣，可以不必發了。若論我們以前的種種，不對的地方，自然皆是姓劉的一人之過，不干你八小姐一點。然而過去的，讓他過去，不用想了。至於以後的種種，可都是我們打起精

神，重新做人的機會。一時一刻，半星半點，是再不容他隨便過去。務必圓圓滿滿，免除再蹈覆轍，也就是了。八小姐，姓劉的知過必改，深自懺悔。殺人不過頭點地。你可以沒有說的了。」劉震亞劈空而來，沒口子的陪罪，以為大事可以完了。誰知那鳳第老八，沒有他來的了。原來是坐在床上；給他一來，原人躺將下去，轉面內向，佯佯不睬，索性連話也不說了。劉震亞空費若干言語，所收到的，却是一個絕大的沒意思，頗為失望。呆立當地，回頭看看那娘姨，兩手空張，左右一分，意思是告訴她看，怎好，怎好？那娘姨是一個乖覺的，這宗事，看的多了。見他本人進來，在理應當屏退左右，他們的事情，給他們絕對解決的自由。所以她見劉震亞示意，故作不覺，抿起嘴唇來，微微一笑。抽身一挑門帘，樂嘻嘻的，躲出去了。這娘姨一去，小房間內，除去床上鳳第老八，地上劉震亞，沒有第三個人。劉震亞心知，那娘姨的出去，乃是故意閃開，這就是所謂機會到了。乃顧不得許多，低身一湊，湊近床前。輕聲相喚道：「八小姐，八小姐，聽見沒有？別生氣了。」嘴裏喚着，湊上一隻手去，在她裹着薄棉被的身上，輕輕拍一拍。那鳳第老八的身子，却在被內，古碌一古碌，一腔

的氣惱，似是仍未出淨。劉震亞實逼處此，事出無奈，只好挨在床邊，屈下一膝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八小姐，你別生氣，請你看一看我，包你就沒有氣，而且要笑起來了。你瞧，我這裏，給你跪下了。」那鳳第老八堅持至此，忍俊不禁，嗤的一聲，忽然笑了。她扭回頭來，一咕軋身，霍地坐起。抬起一條臂膊，將手撩撩鬢髮。睜開一雙俊眼，望一望他。似笑還嗔，若不勝情的，說道：「吓！還是你口巧舌能，會說好話；鶯曲能彎，能受委屈！這又算得甚麼樣兒？我是不如你了，給你逗樂了，又怎麼樣？你是起來不起來？」劉震亞涎着一張臉，魔得鳳第老八不但起來，而且笑了。他躊躇滿志，悠然自得。覷着臉皮，站了起來，挨在床邊就坐下了。看了鳳第老八，不施脂粉，一張清水臉兒，當真帶起幾分病容。兩隻鳳目，隱然猶有水汪汪未乾的眼淚。思前想後，不期痴然道：「罷了！八小姐，我這裏謹遵台命，站起來了。唉！我們的八小姐，是樂了，我却是苦了。」鳳第老八星眸斜睇，望了他，似醉如痴，好不可笑。說道：「好呀！你倒埋怨起我來了。我的話，還沒有問你。你這些日子，一個面兒不露，溜到那兒去了？莫非真的，是我們言語失檢，行爲不週，得罪你了？」劉震亞

免不掉鬼話連篇，悵然而訴道：「甚麼得罪不得罪的？這在你我的交情，原是談不到的。總而言之，無非兩個字倒霉。不痛快，打不起精神來。」鳳第老八瞭了他一眼，微笑問道：「我的劉老爺，怎麼啦？是我們頭髮不梳，臉皮不洗，病病歪歪，懶懶洋洋，害得你倒霉了，打不起精神來？是不是呢？」劉震亞搖着頭道：「沒有這宗道理，休說你無何大病！就是你病了，豈不聞捧心西施，具有傾城之美，紅樓夢上的林黛玉，也是常鬧病的。女人，是要帶起幾分病，豈止不見減色，且可特有一種病態美。這在古今小說野史上，時常描寫到的。病了，又有何妨？」鳳第老八微作笑意，敲他肩頭一掌道：「討厭的！這是剛給你一個笑臉兒，你的骨頭，却又輕起來了。我問你的，是正經話，不是開玩笑。你到底因何打不起精神來？」劉震亞也笑了道：「提起我打不起精神來，是怪可笑！我說了，你可不要看不起我，說我沒有出息。近來，這一個來月了，我不時的，要受意外損失，丟掉身上的東西，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鳳第老八噉了聲道：「這種原因，那就奇怪了。莫不成到處全是賊人，你在我們這塊小地方，丟失過甚麼東西，損失的害了怕，所以裹足不前，懷有戒心，不敢來了。」劉震

亞正顏以對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我說的，原不是在這兒。我的意思是說：自從我不來五鳳樓，隨便我去甚麼地方，一不留神，東西就會丟了。」鳳第老八道：「我沒有怪你，你不要多心和尙。你能不能告訴我，你丟過的，都是甚麼東西，價值共約多少錢？」劉震亞不過信口而云，一篇鬼話。給鳳第老八步步緊逼，只得笑道：「我早先丟過的，成了過去，不必說了。只以今天而論，我是去看望沈大少的，在他胡同裏，一不小心，給人家一摸，我的皮夾子就沒了。」鳳第老八明白了道：「是了！你那隻小巧平扁的芝麻皮的票夾子，挺可惜的，丟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誠然可惜！你是記得的。皮夾內的鈔票，倒不甚多，十來塊錢，有限的數目罷了。」鳳第老八出一出神，忽信口笑道：「好了。這事，交給我了。你丟了，不甘其心，待我施展法力，顯顯神通，原物為你找將回來。」劉震亞諒她忽出此言，不外尋開心的一句笑談。便也不加可否，隨口應道：「那自然好了！」鳳第老八笑道：「你今天，不是爲了這皮夾子，不大痛快麼？這，你該當痛快起來了。」劉震亞唯唯應道：「痛快了！」鳳第老八眉飛色舞，一面孔的興奮神氣。說道：「得了！你不要在此多坐，冷淡了樓下朋友。請

你下去，我照料着阿姨，再收拾收拾，聽着請你們過來。」劉震亞慢應着，鳳第老八對他笑了。劉震亞情不自禁，和她拉拉手，溫存一溫存。鳳第老八催之又催，始起身出來。那姑娘捧着茶壺，兩盤乾鮮菓品，笑着走了進來。兩人走一碰頭，姑娘笑了道：「劉老爺，你怎麼走了？我聽你們小兩口兒，甜言蜜語，談得起勁了，怕的你們口乾舌燥，說話不方便，特爲裝了兩盤子好菓子，一壺好茶，供給你們談心，說體己話的，你怎麼倒走了？」劉震亞含糊相應，答以看那樓下朋友，去去就來。一個人下樓，那白雪老七的樓下房間，可又熱鬧了。留聲機上，錚錚鏗鏘，鏗鏘鏘鏘，開着一張西洋音樂唱片。門窗布帘上，燈光雪映，人影搖搖，沈不華和白雪老七，原來在練習跳舞。劉震亞進去，一看就笑了。說道：「好！你跑到這兒，過跳舞廳來了！白宮，中西，要一塊錢三四跳，有時趕不上漏子，撲不到舞女乾着急。這兒可好！跳起來沒結沒完，一羅到底。七小姐若是沒有客人來，一個人，便給你沈大少包了。」沈不華抱起白雪老七，小胖子溜溜擦擦，跳的乃是一段福克司。他笑道：「季東，你可不要見笑。我姓沈的，提起逛審子來，訣竅精通，全身武藝，不能說是外行！然而，講

到跳舞溜冰，一般摩登玩藝，咱們可就瞠乎其後，自認爲一個小力笨。我這並不是來揩老七的油，摟抱這不賣舞票的義務舞女。實乃是我一相情願，甘拜下風，樂樂意意的，列入老七的門牆，開始和她學習跳舞。好不容易！我們這是上課的第二晚上，福克司舞步簡單，啓蒙教授，今天學會三四種舞步了。」劉震亞乍一聞之，不禁驚奇；及看沈丕華脚步生疏，舉止失措，方知此語不虛，他是學習未久。便笑道：「丕華，原來如此！我真是有眼無珠，看不出你。你的人，是這樣的趨時迎新，隨合潮流；普通一二三四的交際舞，竟然提起來不會！」沈丕華抱着白雪老七，推推扯扯，在地板上，轉來轉去。說道：「你若不相信，可以去問老七，她的的確確，是我的跳舞師傅。再不相信，又有一個證明：剛才我們大家看見了，瑞蚨祥給她買來的幾件衣料子，那就是昨晚舉行拜師典禮以後，今天補送師傅的衣料子，作爲是點綴點綴的一種贊敬。」劉震亞笑了一笑，拉長着聲音道：「哦！難怪，難怪！那就是了！」說着，尋個位子，自己坐下，在旁參觀。那白雪老七腰肢活動，步伐輕盈，轉回扭去，送往迎來，和沈丕華熟習着舞步。一面扭着一顆頭，目睨劉震亞，微微頷首，迷迷而笑。說

道：「劉老爺過來了。自己擦火柴吸香烟，我不張羅你了。」劉震亞依言，摸自來火，吸了一支香烟。香烟夾在手指縫裏，看着他們來來往往，跳着福克司，雙手一拍一拍，爲他們敲着節奏。嘴裏念着：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！」沈丕華和白雪老七跳來跳去，雖然其味無窮，猶未盡興，那留聲機上的一張唱片，爲時有限，轉來轉去，却已奏到尾聲，戛然而止。他們兩個人的脚步，不得不應聲，同時停止了。管理唱片的，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妹妹。她那裏翻弄着唱片，問那白雪老七道：「七阿姐，完了！還要跳麼？福克司，可要再來一回？」沈丕華搖搖頭，釋開雙手，鬆開那白雪老七，微微氣喘，來到劉震亞身旁，一屁股坐下。說道：「噯呀！痛快極了！這是我有生以來，最大的一件憾事！大烟，牌九，麻雀，甚麼不可來來？就是不會這宗摟摟抱抱的洋把戲，常在社交場上，給人故意訕笑，認爲我是阿木林。從今以後，說不得重新做人，我可要掙過這一口氣來了。」白雪老七嬌喘徐徐，蓮步細碎，懶洋洋的若不勝情，也縮進一隻大沙發內坐了，伸開一雙硬挺有力的腿，衣岔縫裏，露出絲光緻緻，腿腳上的筋肉堅實，一派健康美。她伸着一雙手，握成拳頭，去腿上，一連砸了兩三

下。皺着兩條眉毛，笑道：「還要跳麼？這就累死了！一個肉大身沉的小胖子，步履蹣跚，搖搖擺擺，和一隻鴨子先生差不多，偏要出出新花樣，鬧着吵着，台我學習交際舞！劉老爺你看看，這那兒是學習跳舞？簡直是讓我拖黃包車，一步一步都要我來領導，倒彷彿剛會走路的小孩一樣，吃力極了！」劉震亞吸着一支香烟，故意霎霎眼皮，聳聳肩頭，做出一個鬼臉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七小姐，你說漏了！拖黃包車是上海舞女的口頭禪，沈老爺才學乍練，在所難免，嚙哈希奇，若據我看，拖黃包車是舒服工作，終究比較推車子，省力些個。七小姐，你說話當心，你嫌拖黃包車不好，萬一沈老爺高起興來，和你玩起一套推車的功夫，那可就是你的歇工戲，而是沈老爺的一套累活了！」白雪老七受了打趣，粉面條的暈紅，她來的更妙！拿手指輕輕一彈，彈出一片一片瓜子皮，飛落去劉震亞身邊，嬌聲啞道：「呸，劉老爺規規矩矩，面子上看來，好像是一個大好人，却原來骨子裏，這樣的不正經！我不和你們說話了！」劉震亞拂去身邊落的瓜子皮，縮頸藏頭，哈哈又一笑。沈丕華見他們妙語天下，令人絕倒，他也笑不可仰。說道：「說實在的，不便瞞人。老七授人一藝便爲師，不

錯，她是我的師傅了。我們知道，俗語講的明白：「要得會，跟着師傅睡！」這是人人皆知，家弦戶誦。老七傳授了我的舞技，不去如言實行，那是誤人子弟，男盜女娼，爲賢明所不取。我遵從習慣，昨天夜晚來，我便不會走，今天學而時習之，仍然是不大老練。少不得又要住在這兒，打了連台！劉震亞撫掌稱善道：「好一個」要得會跟着師傅睡！」沈老爺說的明白，七小姐是一員馬上殺賊的戰將，我們願意參加盛事，一觀勝敗了！」說至此際，劉震亞笑不成聲，再也說不下去。那沈不華也笑不可止，前仰後合。院子裏忽然高喊：「老七的客人！」白雪老七整衣而起，抬手一擦鬢角，嬌嗔作色。一邊往外走去，一邊喃喃說道：「要死哉！你們噤哩咕嚕，胡嚼舌頭，沒有一個老成的。我不理你們了！」劉震亞望着白雪老七的一個去影，翩若驚鴻，不由又笑了。那沈不華左顧右盼，開心之極。得意之下，擦根火柴，也吸起一支香烟來。歇了一歇，白雪老七不見回來，他們彼此正好談談心腹。那沈不華有意笑問道：「季東，你不要口口聲聲，儘管離不開我們的老七；你們的老八，也該說一說罷？怎麼樣？」劉震亞一經提到個人的身上，他的興高彩烈，不得不稍爲檢束。面子上，微微一紅

，他就笑了道：「你不要忙呀！你們的白雪老七，爲我介紹了；我們的鳳第老八，豈能不爲你介紹介紹？她，是這兒的少掌班，嬌生慣養，脾氣未免驕縱一點。其實她的人，是心眼好極，並不算壞！請你少安勿躁，好生坐等。她一會，不自己下來；也要請了我們，去她樓上小坐。你看看她的待人接物，便知道了。」沈丕華彈彈烟灰，點頭一笑。說道：「自然紅姑娘的架子，多多少少，總是有的。鳳第老八，我久仰大名，知她是一個紅姑娘，不同小可，可是，一向沒有機會，瞻仰她的廬山真面目。今天想不到她是你招呼的恩相好，那麼又何幸而得，身列鑲邊朋友之一？這就是幾生修到的了！」劉震亞招呼的姑娘，給人一路盛贊，他也說不上是否榮幸？不過笑道：「客氣，客氣！你們的老七，身長玉立，骨格清奇，風頭工架，無一不是初寫黃庭，恰到好處。你能招呼到她，也就足以自豪了！」沈丕華取笑道：「你喜歡她，這樣好辦。我情願下盤子，雙手奉送，無條件的讓與你，我走馬換將，兩全其美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劉震亞悚然笑道：「那可不敢！我們老八還沒有見你咧。你這野心家難得使食指大動，操刀欲割！你們的老七，我可見過了。她願意不願意，先自不說；憑你們的

師生關係，舜何人，予何人？我度德量力，自愧弗如，只得退避三舍了。」沈丕華哈哈笑道：「這一說，你和鳳第老八不但一天雲霧散，墜歡重拾，言歸於好；並且熱度激增，好的又夠瞧！我這野心家心思白用，只有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了！」劉震亞坦然笑道：「本來就不能說錯！不過在這一個月來，瞎忙別的事，奔波不停，日無餘暇，所以把她疎遠了。實在說起來，我們和和氣氣，沒有甚麼關係的！」沈丕華一笑。一支香烟吸畢，烟尾拋去痰盂，又笑道：「如此我明白了。剛剛在路上，我們彼此碰到，你也是匆匆忙忙坐着一輛洋車飛跑。看見我，快着停車下來。敢莫也是有甚麼大急之事，找我接洽不成？」劉震亞來到這裏甚麼尙未得談；先給他問到頭上。一時，那話兒，反覺冒昧之間，難以啓齒。僅笑一笑道：「那是另外一樁閒事了！我是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也是朋友轉求的。他們問你打聽一位交際場上赫赫有名的小姐，不知道，你認識不認識？」沈丕華洋洋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！八大胡同裏，頭等清吟小班，算計起來，不到三十家。倌人小姐，清的紅的，無非二百之數，有限的很。交際場上出出風頭的，像白梅，白雪，鳳第，龍孫，名頭大些的，總沒有我不知道。你打聽的

可是誰？」劉震亞笑了起來道：「這又錯了！誰問你打聽那些窰子姑娘？窰子姑娘隨你張王李趙，進門見客，兩塊錢上盤子，公開的訪問，儘人調戲，何由打聽？我問你的，乃是一朵學校之花！」沈丕華轉而笑了，說道：「學校之花，那可就不能一概而論，難以普遍的知道了。八大胡同裏的姑娘們，不是我誇口，說句大話，我來的日子，雖不算多，駕不住我的錢花到了，朋友有的是，見多識廣，沒有不知道的。學校之花，不是我的性之所近，社交戀愛，英文情書，尤不是我這脾氣能爲。我對這個調調兒，着實沒有經驗。你若提上他的姓名來，恐怕我是門外漢，不是我所夢見，那就是問道於盲了。」劉震亞正色道：「不然，你沒有聽見她的名字，自然摸不着頭緒。你一聽見她的名字，包你是熟人，不能不知道。只有你，是她的惟一線索，除了你，任何人俱是問道於盲。你猜猜看，她是誰？」沈丕華聽來聽去，越發糊塗了道：「她是誰？」劉震亞不慌不忙，一字一板道：「就是那錢，秀，美！」沈丕華一聽，是那錢秀美，他勾起前情，誠有啼笑皆非，不知五味之感！登時腦筋裏，打了一轉，說道：「啊！你打聽她？幹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不要緊的隨口一問罷了！聽說：她和

你，有點交情，很是不錯！」沈丕華聽得這等說法，越發引動心上煩悶，只長笑道：「這是不堪回首了！」劉震亞期望於沈丕華者甚殷，不意他忽作此言，實非所料。吃驚道：「你這話從何說起呢？」沈丕華滿腹牢騷兀自無從發洩。一朝給他問及，亞似碰見甚麼知音。他見室中無人，即將昨晚北國飯店錢家三姊妹之情形，大致相告。說道：「我這話，便是由此而起。她們這三位小姊妹，名爲學生：號稱小姐，實則一個比一個滑頭；一個比一個調皮，手段之辣，不下於胡同裏的諸位先生們；或者實事求是，尙不及這些先生們的有情有義！那錢家老三錢秀美，尤其是這三姊妹中的一個出色人物！社交手段之妙；調皮技巧之高，超乎老大老二之上，又爲老大老二望塵莫及！你打聽她們，無非是沒有嘗過她的滋味罷了！如果一旦有緣，親身經歷過來，嘗到她們的滋味，那你一定要承認，斯言不謬，而不再河漢斯言了。」

劉震亞聽罷沈丕華據實之言，大出意外，他也笑了，說道：「哎呀！是你錯了！你未去北國飯店之先，何不惠然賜教，找上一個我來？不是我自家吹牛，在北國飯店跳舞廳，小小的，有一個名望。而並且昨夜之會，我個人不甘落後，也曾出席參加。午夜之後，曲終人散，

我才興盡歸去。不過我的目標，在於賞鑒藝術，老老實實，坐在前排，沒有看見你就是了。那錢秀美的人品若何，先自不談；她的一齣舊戲女起解，可是實在不壞；台下交口稱譽，無人不是嘆為觀止。你的女友，唱戲能有此種空前絕後的成績，不管如何，你是她的男朋友，聞之亦足以自豪了！」沈丕華訝然笑道：「你昨晚也曾參加來？我在會場內，停留為時無幾，不怪你看不見！錢秀美的舊戲，有口皆碑，誠然不能說壞！她在學校，是國劇研究會的主幹，在家裏三天兩頭，僱着琴師，要吊吊嗓子，稱得起是一位女票友！」劉震亞見沈丕華贊揚錢秀美的藝術，有心笑道：「你不只對於錢秀美的學校生活，知之甚詳，而且知道錢秀美在家的閨中韻事！莫不成你升堂入室，和她還有着通家之好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通家之好，是談不到，我們家庭往還喜壽宴會，難免是有的，彼此說得過去，有個小面子罷了！」劉震亞的手中烟尾，早已吸完拋去。他抖抖兩隻空手，笑了笑道：「丕華，我今兒正午，可又看見她了！」沈丕華迷縫着眼睛，打了一個呵欠道：「啊，你看見她又在那兒？」劉震亞道：「在曼美女子中學校外一條馬路上。拿着幾本書出來，是下學了。她坐的一輛包月車，穿一

件藍布旗袍，套一件絲絨外衣，樸素無華，別有風味，漂亮極了！」沈丕華吃他說了又說，極口稱譽錢秀美，雖不在意，可也不禁轉轉念頭。說道：「喝！你信口胡謔了！昨天是禮拜六，才開過一夜游藝會；今兒是一個禮拜天，學校無不放假，上的是甚麼課？下的是甚麼學？她瘋了？」劉震亞當不住被他奇兵突出，一語駁倒。說道：「是呀！也許她上學校玩去了？不能！人多着呢！不是她一個人！再不然，也許她的功課不及格，禮拜天上午，抽空子補習？或者她們禮拜上午，開甚麼懇親會之類，她們去了？」沈丕華道：「虧你想得盡情盡理，毫不遺漏！她們禮拜上午，不錯，照例是有一場特別集會的。她們去了，一半是補習功課；一半是去開會，聯絡同學感情。這倒說穿了，一文不值，為學校中常有，不足為異。所可異者，你如此注視她的行動，打聽她的情況，必有因為。你為的甚麼，不厭其煩的，打聽她呢？我們願聞其詳。」劉震亞說了半天，本是出於野心勃勃，胸懷叵測；突然讓他正式問及，用意何在，又覺難以啓齒，羞於出口了。只得宛轉周折，繞了一個大大的彎兒，笑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因為！不過有的學校，經費困難，想要籌開一次盛大游藝會，募集若干款項，

以資輔助。游藝項目，話劇舊劇，雖然不少，但仍缺少特殊人才，沒有精采的節目。我向你打聽的意思，非常簡單。便是希望借重你的面子，如能恭請錢秀美小姐慨允，一現色相，舞台上列入秩序，表演一齣舊劇二簧，那就是心滿意足，增光非淺，連小弟也永世感激了。」沈不華聞說學校游藝會，這倒至有興趣，為之一笑。說道：「這或者沒有甚麼不可以？但只一節，你可知道？她們這羣小姐們，厮混熟了，假面具一經揭穿，甚麼話，無不可說，甚麼事，無不可做。然而，一朝碰到生人約請了，她們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松香臭架子，搭的是足的，似乎又是凜凜然，神聖不可侵犯。萬幸的，乃是碰到她們的高興，雖不一拍即合，却也沒有甚麼，熟人一說，即無不可，如不幸，而碰到她們不高興的頭上，那就說甚麼也不是甚麼，無法挽救了。錢秀美的演戲，我是知道的。她幹不幹先不說，假定她幹了，那惟一的先決條件，便是非北國飯店大廳，不能出台。能夠在北國飯店開會，自然這一節可以通過，再談其他。不能在北國飯店開會，而是假座影院戲館，通常的會所，那不如打銷此舉，不去碰她的釘子。這不曉得你聽說過沒有？」劉震亞原出於隨口一說，何嘗有甚麼學校游藝會？

聽那沈丕華鄭重叮嚀，娓娓言來，像煞有介事，竟自信以爲實，他好不暗笑。當下不管有何苛苦條件，全無問題，沒口子的，連聲只顧答應了。說道：「那是當然！北國飯店是惟一的高尙華貴場所，最適於小姐玩票演戲，較諸一班下等戲園子，吵鬧雜亂，超出不下萬萬倍，我們自然是不演戲則已，一演戲，非北國飯店，不足與言。這一節，我担保沒有問題，必然盡力而爲，使小姐五內服貼，稱心滿意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這惟一的先決的問題，既然不成問題，那麼其他的問題，自也迎刃而解，沒有甚麼可以討論。譬如後台前台，場面等等的開銷，花錢無論多少，總比這個輕而易舉，好辦多多。配角等等的需要，完全服從小姐之命令，聽從她的選擇，料你們沒有不可以答應的罷？」劉震亞給他設想週到全無問題的一說：心下暗笑，這倒像煞有介事，彷彿要弄假成真了。便笑道：「那是自然！他們學校，既然請得起錢三小姐的客串表演，當然利用她的芳名號召，只要小姐樂意，一現色相，其他無論任何條件，無不可以應命。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如果你沈老爺不棄，見義勇爲，肯其代替我們，面謁錢三小姐，奉邀小姐，那就尤其感激了！」沈丕華見說，他只是沉吟至再。說道：「我

不是說過麼？這裏面因爲有昨夜之大家不快，所以我在精神上受的打擊，異常的重大！我認爲她們姊妹們，一位一位全是一朵一朵的玫瑰花，是帶着刺兒的，中看不中吃，太教人失望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話言重了！我們又不是懷有甚麼野心的不良份子，管她玫瑰花不玫瑰花，以及帶刺不帶刺？我們是邀她出台，義務的表演一齣舊戲。事關扶助教育，社會善舉，小姐樂爲帮忙，馨香拜禱；小姐不樂爲帮忙，聽從尊便，我們也不敢勉強。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；這雖非買賣一類，成與不成，我們初非志在必得，無非一種希望罷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好，你容我幾天功夫。待我得着機會，看見她們，她若是喜歡的時候，我給你們碰碰釘子看。成不成，是在兩可，我可不一定担保必然，要看小姐的高興罷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如果可以的話，由他們學校出名，具柬奉祈代邀她到一家茶點社，西餐館，大家三頭對案，互相談談，開誠佈公，交換一切意見，那麼尤其漂亮之至！」沈丕華和他談得久了，又是錢秀美之事，不覺已有倦意。因道：「你說的都好！你的意思，不拘那一天，我替你達到，也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燃着一支香烟，起來去地板上，一三三四，練習着他的跳舞步伐，學而時

習之，寫意極了。劉震亞初次接洽，即已獲得如此成果，口中不言，腹中頗覺躊躇滿志。心想莫若將差就錯，即以學校籌款開會，奉邀錢秀美義務表演舊戲，無中生有，以爲進身之階梯了。這時，不便過事急迫，日子是長的，放它兩三天再講。他便站起身來，湊趣笑道：「丕華，我們的事談完了。我來替你們七小姐，教教你的跳舞。來，一二三四！」沈丕華和他練過，幾個圈圈，那白雪老七未見回轉，樓上鳳第老八的娘姨却跑來了。她手裏拿着一隻小巧平扁的芝蔴皮票夾笑嘻嘻的，進來便道：「劉老爺，劉老爺，看看這個，是不是你丟的皮夾子？我們先生出去，轉了一個彎兒，給你原物找回來了。你將甚麼謝謝我們老八呢？」劉震亞意想不到。見那娘姨來的突兀，說的奇特，吃了一驚道：「阿姨，你說甚麼呢？」那娘姨高高的，皮夾子往上一舉。笑道：「劉老爺，讓你看呢！這是不是你丟的皮夾子？我們先生出去一晃兒，找了回來的。你自己打開看看，應有的東西，少了甚麼沒有？」劉震亞這於是又知道了，還是那椿皮夾子案。他頗爲驚奇，那怎麼能夠失而復得？看那皮夾子和自家的雖然式樣一般，絲毫無二，不過自家丟的皮夾，業已半舊，這個却是一隻嶄嶄新的，他就明

白了道：「啊！你們小姐這會功夫，出去一蹣，已經回來了。」接來那皮夾，模了一摸，其中鼓鼓囊囊，並且裝着物件，他更奇怪了。打開一瞧，觸目驚心，失聲道：「咦！」原來皮夾雖小，其中滿滿膛膛塞起來一下子鈔票，十元一張的，約有五十多張，劉震亞何來此巨數鈔票？他怎不觸目驚心？連那沈丕華見他身上皮夾，能有許多鈔票，他也看得呆了。那娘娘道：「怎麼？不對麼？裏面的東西不對了？」劉震亞不是糊塗人，立時心下明白，甚麼不懂，他手捧皮夾，不動聲色的一笑道：「對了！對了！老八不在樓上？我去見她，我去見她。」娘娘應聲說在，房間沒有客人。劉震亞顧不及沈丕華，飛步跑出房間，上樓便走。那鳳第老八穿一件夾大衣，還未脫下來，一個人坐着吸香烟。劉震亞急步走入，她就笑道：「劉老爺，看見了麼？好不好？」劉震亞皮夾子摔去桌上，說道：「你還問我好不好？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」鳳第老八笑道：「甚麼意思？無非讓你看一看，我的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罷了！我坐汽車出去，繞一個圈子的功夫，東西是不是給你找回來了呢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以爲你在隨口說笑話，沒有和你認真，順口搭言罷了。誰知你真的說的出，做的出？我這裏面，原

來也沒有這些東西是不是？」鳳第老八不容他再說，起來一揚手，掩起他的嘴唇來，令他能再響。說道：「傻子！誰和你認這個真呢？那是我怕這空皮夾子給你，迷信的人是一個忌諱，不大好看，送你壓皮夾子的。這也算得一回事麼？你不要，放下不必拿，從此你也不必前來理我了。」說至末了，鳳第老八眼光潏然欲泣，釋手扭轉身去，當真的不等他理不理，她先不來理他了。劉震亞這一派做作，全然出於故意；見鳳第老八悽然不歡，他暗暗可笑，天下誰人不愛財？況是自己這一流荷花大少？五百來元爲數不少，莫非真能不動於衷？無非裝模作樣的表白，表白人格尙存罷了。有此波折，足見人格猶未破產，他就不爲己甚，管它要得要不得？笑着挨近身去，輕言悄語，哄着她道：「老八，老八，小姐脾氣，你又來了！這是你的一番好心好意，我劉震亞焉不深爲體會，萬萬不能教你見怪，以我爲見好不收，那就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了！你仔細想想，你的一言一行，我何朝何日，不曾向你表示奉爲藍本，遵爲模範？而今你有此善意，純粹出於自動，又非我對你的法外要求，我豈肯辜負此心。不能被動的，敬領盛情？方才之說，那是我取笑出之，並不是我的內心真意。若問

我的內心真意，你來看一看，事實的表現，足勝雄辯，我對物敬領，感荷盛情，那就完了。

「鳳第老八讓這一片好言好語，說來又自轉悲爲喜，化嗔爲笑。她扭回身來，凝眸斜睨着，看了一看。劉震亞手取皮夾，正然按上身去；她便笑起來了道：「劉老爺，你剛才的，原來是一套假做作！啊啲啲！險險的，嚇壞我了！你不看你粗脖紅筋的，一副鐵面無私的臉子，包你唱那打龍袍，氣死金少山，不讓裘桂仙。你是怎麼了？我問你，你這可以每天來我這兒坐一坐罷了？」劉震亞身蒙殊寵，說不出的感激涕零！這在今天，皮夾遺失，本爲一絕大問題，不想給她這識趣的，討人歡喜，無孔不入。雖不是合浦珠還，却亦出於意料。他只有笑了又笑，涎着臉皮道：「老八你說那裏話來？我豈但從此每天必來，繡閣畫到；並且連今天，我都是打算一夜風流，春宵苦短。又道是鴻鸞禧的一句莫稽戲詞：我是不走的了！」鳳第吃劉震亞打趣，她笑不可止，抬手敲他腦骨一下道：「甚麼？這不是你的骨頭又輕起來了？說實話，不瞞你，我今天真的沒有一位客人上門，並不是我紅信人，愛得罪人，路靜人稀，也不是由於我架子大，不出去見客，實在我是略有小病，不願見人，他們打電話問我不好，也暫

時不來了。我一見你來，病就好了。今晚的客人，除去你來，是必要見的；另外如有第二個人來，也是不見。」劉震亞哈哈笑道：「那麼我更是不走了！」鳳第老八和他打打鬧鬧，厮纏在一起。似怨如慕，只叫得聲：「冤家，你快害死我了！」房間裏寂靜一剎那，那娘娘又上樓來，站在房間外道：「劉老爺，沈老爺樓下請。」劉震亞答應就去。鳳第老八道：「怎麼沈老爺不請上樓來坐呢？我的屋子，完全收拾好了。又不是外人，大家自己朋友。」娘娘道：「不，沈老爺說有要緊的話，和劉老爺說；有要緊的事，和劉老爺辦。是要請劉老爺下樓，方才說的好說，辦的好辦。」鳳第老八笑道：「這就不知道了。沈老爺有甚麼體己話，要和劉老爺說；有甚麼秘密事，要和劉老爺辦？這是他們自己弟兄的關係，讓他們自己接洽，我可管不着了。」劉震亞不知是何機要大事，秘密言詞？急忙如命下樓，進來白雪老七大房間一看，白雪老七未悉何往，沈不華一個人坐在大沙發裏，拿着香烟，呆著眼睛，若有所思。他手裏香烟，冒出去的一縷青烟，直溜溜的，飛上屋頂，幻成一個一個，連串兒的小圈圈，好看極了。劉震亞進來笑道：「不華，你嚇我一跳，你有何等大事，甚麼言語？非令我下樓屈就

，不肯移尊賜教？原來你是一個人，坐上七小姐的冰桶，管上冷板凳的滋味，不甘寂寞，拉我來做一個陪綁的，是不是呢？」沈丕華淡淡如水，拋去香烟，微一招呼。笑道：「你不要笑話了！來，這兒坐，我和你當真是的，有事相商，有話奉談。」劉震亞坐下道：「你們的老七呢？她自有客人來，出去這半天了。一直的，就沒有回來？」沈丕華親手爲劉震亞斟上一杯茶，又要爲他擦火柴，燃起香烟。說道：「不要提她了。你走後，不大功夫，她就回來了。我們跳舞，跳過兩張唱片，我想找你下來，商量商量正經事，所以派出娘姨，打發她也走了。你和老八的交涉，可曾辦理完竣？」劉震亞當不起沈丕華前倨後恭，又是斟茶，又是燃香烟，慌忙稱謝實受。吃着烟茶道：「我們的老八，也不要提她了。她是小姐性子，少奶奶脾氣，一不小心，她就要胡鬧。今天又是隨心所欲，任興胡來，沒有談論的價值，不理她了。」沈丕華無暇管他和鳳第老八的一套公案，他這時另有會心，別有作用。烟茶張羅既畢，自己一笑微然，徐徐說道：「季東，今晚我們意外相逢，誠然幸會。我現在，要斟問你的，就是你除掉向我打聽打聽那錢三小姐秀美，和希望她爲游藝會表演一齣舊戲之外，另外有沒有

第二件事情，找我商議呢？」劉震亞覺得此一問，實然費解。不免笑道：「你怎麼叫我下樓來，又客氣起來了？我的事情，就是一件，沒有第二樁。如果有第二件的話，也早一起對你言明，何必吞吐不說？我這個人，心口如一，不會客氣！」沈丕華微點其頭，極爲首肯。又自笑道：「如此最好！我這裏再有意見，和你一爲商榷。假定我爲你將錢三小姐之事，勿論成否，儘速取得她的回音，或使她有一機會，和你們學校游藝會當局，彼此相見一談。這在你，是不是內心希望着，早日實現？」劉震亞見這第二問題，更是費解了。不過窺他之意，好像比較自己還要積極，熱心任事，一變適間的厭倦消極的意態了。便笑道：「那個自然了！我們也願意成與不成，早得回音，俾作準備。能夠邀出三小姐來，彼此談上一談，那越發的榮幸之至了。」沈丕華端起一杯茶，一飲而盡。悠悠自得，身心好似萬般愉快道：「好了！這事我下決心，盡力而爲，必有報命。說不定這一刻功夫，高興了。馬上打電話給她們家庭，問她一問。也許電話上，三言兩語，即作定規，亦在未可知之數哪！」劉震亞深驚他的積極，剛才他還在虛空渺茫，不負責任！這一會兒，忽又主張立刻解決了。也便笑道：「全

杖不華你的尊力維持了！我們別無可說，惟有感謝隆情盛意，愧無以報了！」沈丕華鎮靜萬分，不爲所動。只笑道：「那麼，季東你也知道，我爲你們特別努力，態度積極的原因不？」劉震亞聽不懂沈丕華話中之意，僅僅笑道：「想必是熱心教育，急公好義之故罷了，這難道不是淺而易見，明明白白的原因麼？」沈丕華笑着，一搖頭道：「不，絕對的不！不是那冠冕堂皇的原因，其中另有一段人所不知的，難言之隱！」劉震亞詫異道：「你有何難言之隱？何不直爽的說來？」沈丕華一笑痴然道：「不好意思啓齒罷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那是甚麼話呢？你我有何不可啓齒？無論甚麼，彼此也可以講在當面了」。沈丕華笑了一笑道：「提起來，這話長了。你看我今天，又爲老七購買衣料，又從老七習學跳舞，我究竟是否一個名實相符，身上懷有多金的闊公子？你看的出來，看不出來？」劉震亞一聞此言，心中不覺，動了一動。但以實際而言，却又不大相信起來道：「丕華，這就可笑了！你昨夜北國飯店！今晚五鳳樓，沒有錢，如何能夠自由出入？你說笑話了！」沈丕華面色肅然道：「不，你這話，又是一個不！你不要看我，昨夜北國飯店，今晚五鳳樓，舉止豪華，旁若無人！實在

說來，我也是一個外強中乾，徒有其表的，空心大少罷了！你不曉得我骨子裏情由，一定斥爲虛空客套，不以爲意！你一曉得我骨子裏的情由，你便知道此言不謬，據爲信史了」。劉震亞道：「你骨子裏，尙有甚麼情由？你這一位十二金釵之數的大少之一，若是不幸，而爲空心大少！我們這些未入流的候補大少，那更不足與言，難乎其爲大少爺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且說來，我在那一點上，能夠名實相符，給人看得起來，不愧其爲大少」？劉震亞吸完一支香烟，拋去烟尾，爲之好笑道：「你說的，若在別人，或可相信，惟獨在我面前，趁早不必聖人門前，大賣其三字經。你說別的，那不新鮮；真贓實犯，現在我的手裏，抓住你的把柄了。我問你：你自己說的，今晚爲老七買的衣料，上上下下，破費你的，便有二百來元。這筆錢，不是你所有。莫不成有人惠眼出在別位身上？」沈丕華決無慌忙，付之一笑道：「你問的對！不過你尙在門外徘徊，究屬不會升堂入室罷了！你問我爲老七剪的衣料，不錯，價在二百來元，那是對的。可是你再聽聽下文，我們公館在瑞蚨祥有賬，隨你千八百元，記在賬上，三節算賬，賬房開支，與我可云毫無關係。我今天出來，早知介福將在遷移，

乃是故意的，引着老七去瑞蚨祥。你是一個局外之人，門外大漢，怎知其中妙用呢？」劉震亞聽此一說，容或有之，然而他轉念一想，又不對了。說道：「衣料之事，假定爲對，懸案不提便了，你隨身的小汽車，現在門外停放，不是假的。那一個月，也要現錢打發了。你說你是一個空心大老宦，名不符實，其誰能信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問這個不難！汽車現在門外，車夫足可爲憑，聽君問訊。他們汽車行是那兒的？包一天多少錢？定有現成章程，隨便打探，並不是我個人專有。不要看汽車走在街上，烏烟瘴氣，令人側目；說穿了，又是一文不值！」劉震亞見沈丕華直率而言，並不隱瞞！回想起自己來，與有同感，不禁發生無限的感喟道：「這就罷了！你不說，我怎能信？連我自己，時常汽車出入，並且躬親視事，代理執行汽車司機職務，好像是一個汽車主人；其實無非我未領有汽車司機執照，只於和汽車行厮熟，開起來玩玩，自己過一過癮，就是了。但是，話又說回來了。若說我二人的環境，不管如何，你終較我，差強一着。如果你說起來，硬說你我相同，或你不如我，那就是言過其實，誅心之論。我一個月，能得幾何？你一個月的耗費，何止五六百呢？」沈丕華道：「甚

麼？」劉震亞道：「你一個月，家庭月費，不是六百，必在五百上下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不是？你纏的越來越錯，錯到底了！我到想花它三百五百一個月，誰有那些冤孽錢，養我這一個散財童子？我一個月賬房先生，月費項下充其量，支出一百七八十元。已經就是可觀，再多老太爺便要發話，禁止我的一切自由了。」劉震亞憬然道：「這區區數目，焉够你一月花用？誠如你之所言，多寡懸殊，相差豈不甚遠？」沈丕華長笑一聲道：「那就是各有三千年道行，看一看本人的戲法，會變不會變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怎樣的會變戲法，究不能無中生有，以及以少生多不是？你又有何道行，爲此無米之炊？我只不懂。」沈丕華掄指而言道：「比方東挪西借，挖肉補瘡，這都在我的道行範圍之內，不一而足。臨時通融，相機處理，其妙可謂無窮無盡，至高至玄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都在人情範圍之內，不是外道天魔，不足與言道行。你這直是虧空主義，窟窿掏來掏去，愈掏愈大，不可收拾。難免捉襟見肘之一日，又該以何妙策，應付將來呢？」沈丕華洋洋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！最後的最後，不可收拾，我家自能有人出來，負責整此殘局，初無足慮。我在殘局收拾的前後，早有舊例可

援，老太爺一封書信，打發我去上海，青島，天津，隨便那一個碼頭，依靠我的舅父，姊丈，一干人等，均可照拂我的衣食住三大要素。我換一個新的環境，久別重逢，興趣濃厚，也是生活上的一種需要。我怕的又是何來？」劉震亞無從駁難，只可唯唯笑道：「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增我見識不淺！誠可謂爲荒唐大觀，少爺的忠實供狀。我愧弗如，僅有拜倒服輸，嘆爲觀止了。」沈不華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便是我今日之言，忽作消極，不外乎昔日銀行擠兌，原因在於週轉不靈，所以有此長談，一傾肺腑。我剛看見了，你皮夾子內，密密層層，幾百元總是有。我的意思，今晚臨時之計，暫爲通融一百。一俟月底，家中賬房月費支下，如數奉趙，儘先償還，不得有誤。至於錢三小姐之事，我是一力担承，今晚電話通了，包你明日，立可見她，商談唱戲條件，你請放寬懷好了。」沈不華說着，躬身讓座，又爲他斟過一杯茶來，那意思，誠懇之至，恭順之極。劉震亞和他談了這久，他索性一口言明，直陳不諱；並許以明日可見錢秀美，儼然用爲交換條件。這在劉震亞，實屬未可卽決，不由發生詳斟細酌。一百元爲數固不甚大，若不借給，錢秀美之路，通與不通，卽爲疑問。

反之。准如所請，一百元丟開，錢秀美和自己藉端而生友誼，後福便自無窮。聽他之語氣，對於錢秀美似已感到厭倦，甘願自暴自棄。如是丟出一百元，不無可靠，希望正多。鈔票五百來元，不是一時可能花光，又不是自己所有。得請女人，施諸女人，正可謂用之得當！想得定了，劉震亞便笑了道：「丕華，不必說了。你我自家弟兄，通財之好，應盡責任，說甚麼如數奉趙，儘先償還？緩急相通，雙方便利，也就罷了，請你打電話，和錢三小姐辦理交涉，約定時間地點，務必請她早到。我這裏爲你預備，身上現成，一百元足數，交你收下，就完了。」沈丕華得到劉震亞的快諾，欣然自得快活不置。忙起身謝道：「費心極了！我這裏打電話，給錢三小姐。這房間有的耳機插銷，足不出戶，立刻辦到了。」劉震亞也站起身來道：「你打電話罷！鑿子裏打電話，給大公館小姐，也可謂別開生面，前所未有。你不可不要答應錯了，實話實說。人家問你那兒？你說是五鳳樓小班，那就糟了！」沈丕華哈哈笑了。他湊去插銷旁，裝上耳機，叫出一個號碼。這號碼一過耳，劉震亞默默的，便牢記下了。聽着沈丕華斷續笑道：「你是錢宅？我是車輦胡同沈宅，請三小姐說話。你是三小姐？今晚

沒有出門？要睡覺了？是的，我是沈丕華。明天下午兩點鐘，請你到公園福林茶社，有要緊的事，並且向你道歉，對不起，請你務必早到。下午四點鐘下課？四點半也行，一樣！你也有事和我談？那更好了！不見不散，死約會！再見，晚安！」沈丕華拔去耳機，心滿意足，轉面對劉震亞笑道：「季東，聽見了？有甚麼話，明天見了，再談不遲。今天若是說了，她有願意不願意，反爲不妥。這結果，就算不錯了！」劉震亞至此，目的達到，只羞着今明之隔，錢秀美一經紹介便是自家的朋友了。他除掉欽佩福林茶社茶房之說爲實，尙復何言？手裏點出一百元來，笑道：「丕華，謝謝你了！你收下這一百元，暫爲零用，不成敬意了。」沈丕華老着臉皮，一笑接去，收了起來。又說着笑話道：「我們自家朋友，不可語諸外人。這若給外人看來，不明白真象，還不定疑惑，是甚麼酬勞呢？」劉震亞也笑了。欲知明日之約，收獲若何？請閱下回。

第四回

到處必留情貪而無饜
有錢須買醉樂以忘憂

當夜，沈丕華履行「要得會，跟着師傅睡。」的格言，自然歇在五鳳樓白雪老七的房間，並未他去。劉震亞和鳳第老八原有約定，所以他在樓下玩得夠了，自也上樓安寢。第二天劉震亞請客，白雪老七，鳳第老八，沈丕華三人都在陝西巷恩成居，吃飽了炒牛肉絲，炒蝦仁，炒鱸魚絲一類菜飯。白雪鳳第聯袂回去五鳳樓，劉震亞沈丕華便到公園，赴那錢三小姐之約。兩人走在公園長廊上，沈丕華看一看腕上手表，和劉震亞相視一笑。說道：「我們沉不住氣，太幼稚了！現在，不過才三點半，離我們約定的四點半鐘，還有一個鐘頭。這一個很長的時間，讓我們兩個男性，銷磨在福林茶社，那就無聊極了！」劉震亞昨日舊地，今日重來！精神凜凜，力事振奮。說道：「這沒有關係呀！我們約的小姐，是要提前到場，方爲盡到主人的義務。小姐來了，我們若不在此恭候，豈不對不起客人？而要惹她誤會了！」沈丕華一笑未已，那福林茶社的第一號，茶房大張穿了雪白的套衫，笑嘻嘻的，從大廳階上，迎了

「來，說道：「沈大爺，劉大爺，二位大爺，走在一塊兒了。難得，難得！裏邊坐，外邊坐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外邊坐罷！來人找，外邊看着也方便。爲甚麼悶在裏邊呢？」大張拖開籐椅，讓他們佔了一個心明眼亮的好座位。他翻起桌上的兩隻茶杯，笑問道：「二位龍井？香片？還有幾位來？」沈丕華問道：「季東，你吃龍井香片？」劉震亞道：「不拘，龍井罷！」沈丕華坐下籐椅，把手一拍籐椅扶手，笑道：「龍井！回頭錢三小姐要來，問她要甚麼？再預備好了。」大張聞之愕然道：「錢三小姐來了半天咧！你們二位和她約定的麼？」沈丕華劉震亞聽了，也非意料，他們問道：「錢三小姐甚麼時候來了？現在那兒？」大張笑道：「錢三小姐在大廳裏邊坐呢！你們二位剛才若進大廳，也就看見她了。」沈丕華訝然道：「啊！她到早了。」說着，坐而復起，直趨而上石階，闖進大廳裏來，劉震亞急忙追隨在側，他嘴裏兀自取笑道：「哈！甚麼話呢！這都是沈大少的面子問題了！」他兩個闖進大廳來，那大廳內幾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子，在座上聚精會神的，擺着兩盤圍棋。大廳靜悄悄的，地上落一根繡花針，或者都聽得見聲響。錢秀美是坐在幾個老頭子的附近，手捧一杯香茶，嘴唇呷

着茶杯邊，目光呆定，似乎是在那兒想心思。沈丕華闖進來，那大張跟着在後，業已代他喊着聲道：「三小姐，沈劉二位先生來了！」錢秀美約定原是沈丕華一個人，却不想那大張招呼前來，其中還有一位劉先生。她未見他們，便先吃了一驚，急忙放杯看去，只見沈丕華當先，含笑招呼道：「錢三小姐，你來的真早！」那另一個西裝少年，追隨於後，也是歡容滿面，笑靨迎人，手摘下頭戴的一頂呢帽，連連頷首不止。這個人看來，眼熟的很！原來正是昨天路上相逢，汽車追逐一路，尾隨至此，厮纏不休的，那個冤家！討厭鬼！錢秀美看了，烘的兩朵紅雲，便是夾耳根子，湧了上來。她的一雙蛾眉，禁不住皺了一皺。清清淡淡，坐着一點頭。勉強一笑道：「早麼？我因為晚半天，兩堂幾何三角，頭疼極了。聽過一堂，不能再聽，所以跑出來，到這兒，疏散一下腦筋。你來了好極！這兒坐！」沈丕華不必費事，自有大張拖開兩把椅子，請着他們去坐，劉震亞心目中的妙人。今番一室相對，一座為鄰，他的精神抖擻，說不出的高興！先不肯坐，只問道：「丕華，這位就是錢三小姐了？」沈丕華應聲說是！一面又對錢秀美和靄笑道：「三小姐，我為你介紹一位朋友。這位是劉震亞先

生，他是欽佩三小姐的人，你們認識認識。」錢秀美雖然不直劉震亞所爲，但在這種場合之下，社交公開，似又說不上不算。只可淡淡一笑道：「別說了！甚麼欽佩不欽佩的？笑死人了！」劉震亞自然交際場上名片爲先，忙取一張名片，遞了上去。笑着報名鞠躬道：「劉震亞，劉震亞！」錢秀美任他放去桌上，惟有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出來的倉卒，名片沒有帶，謝謝！」劉震亞連連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我久仰三小姐，今日一見，三生有幸。前天晚上，剛剛在北國飯店，看過三小姐的戲來，不會忘了！」錢秀美嗤溜一笑道：「哦！你也去了？那不是戲，無非陪湊趣兒，說不上好來！」劉震亞既恭且敬，拘謹萬分，不住笑道：「那是羣衆的推戴，社會的公認，空前絕後第一傑作，三小姐不必客氣了！」錢秀美若再隨他去說，肉都麻了！她只笑道：「丕華，你和劉先生來這兒，可是另有公幹麼？」沈丕華看這光景。劉震亞大鼓如簧之舌，其狀反爲不美！因笑道：「沒有甚麼公幹，無非出來閑玩罷了！」錢秀美洋洋而笑道：「你可知道？我應你之約前來，乃是有事情的呢！」沈丕華恍然道：「這就是了！」說話時節，他的眼光，掃了劉震亞一下。劉震亞却是視作漠然，不爲所

動。一味的要坐下，不肯稍稍移轉。並且招呼大張道：「大張，不要拿那龍井茶來了。快來三杯檸檬茶來，快快的！」大張慌忙答應去了。沈丕華見劉震亞如此不識其趣，至爲無味。便笑道：「三小姐，我也有話和你說呢！我們去那邊屏風下的茶座上，談談再回來。和劉先生告一個便。」錢秀美但願得有此一舉，所以她頭一個，先站起來了道：「對了！我們那邊談談回來。也好。」劉震亞唯唯否否，不敢贊一詞。看着他們躲去那邊遠遠，幸而沒有出去這大廳，這也不無差強人意之處，難爲沈丕華，用心良苦。沈丕華和錢秀美走過這邊來，錢秀美不待他發言，她先疾首蹙額，一百二十個不願意道：「丕華，你這就是不對了！我是應你一人之約的。你爲何事前，並不徵求我的同意，同着這一個朋友前來？」沈丕華早提防着，有這一問。便不慌忙道：「三小姐，你不要誤會了！我和他，是在路上碰到的。他因久慕你的大名，知你在此，約定四時半前來，此刻爲時尚早，前來無非一瞻你的廬山真面。並且他說的，有事奉求三小姐的惠助。誰知你偏在乎這些，這一來，我也不敢實說了！」錢秀美道：「他有甚麼求我惠助之事？我不信！這個人，討厭的很！」沈丕華道：「那麼就不必談了！」

「錢秀美道：『我朋友是多的，可是沒見過他這樣兒的！他不像一個上等人！』沈丕華喝了一聲道：『那還了得！你小看人了！』錢秀美轉笑道：『他是玉皇大帝的兒子，王母娘娘的後代？這就不小看人了？』沈丕華道：『話，不是這樣說法！他是本地有名的富戶，雖然花錢有限，萬千產業，不能到他手中支配；然而他的父親，他的老丈人，都是數一數二的大財主。家財之殷實，手筆之寬闊，全市之中，無與倫比了。』錢秀美笑道：『你又騙人了！他父親是銀行的經理，他丈人是金店的掌櫃，也不致於數一數二，莫與比擬。到底他們是幹甚麼的？可不可以令我我知道？痛快些！』沈丕華笑道：『當然痛快了！他父親是九家大當舖的東家，一處關起門來做生意，三四百萬股本的銀號經理，兩家金店的掌櫃，這個可以了罷？』

「錢秀美似信不信，只有姑妄聽之道：『他的老泰山呢？』沈丕華道：『他的老泰山，更了不得！你可知道中歐銀行的華賬房經理？那就是他的老丈人了。』錢秀美道：『莫不成是那文亦多？』沈丕華笑道：『你知道就好！中歐銀行華賬房經理不是文亦多，還有那一個？』

錢秀美哦的聲道：『不錯！中歐銀行的文二爺，他的姑爺，聽說是一個姓劉的。不過，是不

是這位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姓氏對了，那還有錯？天下冒充別人，都不算事，惟有姑爺，那萬萬不是冒充的。倘若給人搨穿，那是怎生得了？」錢秀美道：「那文亦多的女兒，我是見過，穿章打扮，固然華貴難容，不可一世；無如生就的一臉大麻子，頗不美觀，無人不說是可惜，認爲是一種缺憾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果然，和劉先生未免不大班配。劉先生翩翩美少年，却原來他的太太，乃是一個大麻子。」錢秀美淡而不厭的，又是一笑。○說道：「管他呢！他的太太如何，他的家世如何，非是我等宜於過問。我們知道了，這就完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誠然！你不說，我不知道。你一說，他太太是一個大麻蛋，我又多一個和他打趣的材料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你可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呀！」沈丕華道：「那是自然！」錢秀美和他談了半晌，皆是劉震亞之事，去題已遠，便轉了一個話風道：「丕華，你約我來就是對我說的，爲我介紹劉震亞麼？」沈丕華道：「不，當然有事奉求，那是第二。第一件先要問你，你有何事情，約我面講，這是先要說的。」錢秀美嫣然一笑道：「你要先問我的，可就提起來話長，一言難盡了！」沈丕華覺出今天，錢秀美之舉止，大有異點。

她有昨晚約定，那樣容易易，一拍即合，又有今日相見，談談笑笑，老早到場。似非往常的行徑，極有研究之餘地。因笑道：「三小姐請說，在可能範圍之內，無論多少話，我都可以靜聽，無論多少事，我都可以効力。我這裏先爲聲明，請你放心好了。」錢秀美喜出望外，笑了一臉道：「丕華，這是真的麼？」沈丕華道：「當然！只要你不是強人所難，我一概可以應命。除非你令我再北國飯店，受那洋罪，我可不敢領教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誰也不會讓你去，是你自己要去，不要怨人！提起來，這禮拜六夜裏，還有一處中外來賓，乾乾淨淨，完全是跳舞會，更不是你能去的了。」沈丕華道：「在那兒？」錢秀美道：「東交民巷大使館！」沈丕華吸口涼氣道：「你們這些位小姐，專門以與西洋人往還爲能事，這就不是我能過問的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是不能去的，無非跟你提一提。並且這其間，尚有一種用意。」沈丕華道：「甚麼用意呢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無非和我要求你的，互相關連，各有關聯罷了！」沈丕華道：「有甚麼關聯？我與西洋人，素無往來，何用我去出馬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用不着你來出馬，不過求你幫一幫忙。」沈丕華道：「我的忙由何幫起

呢？」錢秀美赧然一笑道：「借你一點東西用用罷了！」沈不華心弦一動道：「三小姐借甚麼東西？只要我有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不是問你個人借，乃是向你家中借用，還要你去轉求一下。」沈不華道：「到底是甚麼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幾件女人用的裝飾品，你是沒有的，所以必須問你家中小姐太太們輾轉借來用用。」沈不華這方弄得明白了道：「我當是何要件，原來是幾件女人的裝飾品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你不要看不起女人的裝飾品，我需要的，是鑽石，翡翠，一類高貴的寶物。平平常常，「沙發」，「若賓」等等的賤品，那就不是我所需要的了。」沈不華道：「這些東西，你莫非沒的可戴？我似乎也曾看見，你戴過一兩件來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我有的太平常了！一克拉來的鑽石，白金托子，那如何說得上是戒指？翡翠髮夾，有的不是菠菜綠，那值甚麼錢？我們姊妹三人，誰也沒有貴重的飾品，有的價值，也不出二三百元。在北國飯店，固然可以模糊戴得；一到大使館，與西洋貴族婦女相週旋，那豈止減色人前，而且於國家體面，也有若干不良的影響。」沈不華笑道：「啊！你這是預備借幾件名貴飾品，出席大使館跳舞會，眩耀人前，爲國增光的？是不是呢？」錢秀美道：

「對了！」沈不華尋思起來，頓有礙難之色道：「這難了！三二百元的東西，你看不到眼裏；你需要的，價值在多少錢以上？請你給我一個範圍？」錢秀美道：「幾萬，幾千，這都沒有一定的範圍，要看你的力量如何了。」沈不華悚然道：「這不是我的力量能夠辦到的了。」

「錢秀美幾番宛轉，好容易談至正文，却給他一語回絕，不禁大失所望道：「怎麼？」沈不華笑道：「這話，不能瞞你。我家雖然富有，無論如何，在近幾年，始見風光，不能不說是一個暴發戶，日常來往，銀行，錢號，不脫現錢交易。公債股票，積存不少。若說是爲婦女置辦頭上手上的貴重裝飾品，一時猶未十分講求，幾千幾萬價值的東西，並未一見。你今所說，在有錢人家，原是尋常，誰家沒有鑽石翡翠？惟獨我家，景况不同，環境差異，不是可以同日而語了。」錢秀美聞聽，斯言容或有之，但亦未免不大相信，卽笑道：「這就罷了！我不是強人所難，非此不可。你說的，如是實情，今日之事，作爲罷論便了。」沈不華拒人太甚，給錢秀美言來，中心鬱鬱，轉覺難以爲情。便笑道：「我希望你，不要由此誤會。這實是力之弗及，無一虛語。我的家庭，就是暴發戶，夙無恆產。倘然容許我些須時日，代爲

轉借，親親友友，或可得到一兩件，亦未可知。不過以我家庭而言，幾萬幾千的女人裝飾品，我是萬萬的沒有，不能不絕望了。」錢秀美見這口風，又有鬆動，便笑道：「這不是相隔尚有數日之遙了麼？并不是今天說了，明天就要。三四天的空頭，其中尚是有的。」沈丕華道：「你讓我活動活動，再聽回話。」錢秀美道：「你去誰家商借呢？」沈丕華道：「這是要在官宦世家，或殷實富戶內尋找了。譬如今天來的，這位劉震亞先生，他個人手中，雖不見得萬兒八千的富裕，可是他的家庭，這些寶貴物品，那是有的。他的麻子太太一娶過來，單以娘家陪送現款而言？何止幾萬，太太手中，還短的了這些裝飾品？鑽石翡翠，那是家常便飯了！」錢秀美給她繞來繞去，又繞回劉震亞的身上，立刻心上乍信乍疑的道：「真的麼？那自然好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且待今天你去後，我自己對他實說，看他作何答覆？據我想，你不是等閒之家，他非平凡之輩，斷無不成之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他不是說的，有求於我麼？」沈丕華道：「自然！如今爽性說明白了，那更好了！」錢秀美道：「他求我甚麼？」沈丕華乘機，將劉震亞說的，游藝會擬請錢秀美客串舊劇的話，說給她聽了

道：「沒有甚麼新鮮的！還是要勞累你，請你熱心幫忙，粉墨登場，一現色相。」錢秀美皺眉笑道：「約我唱戲的，可多了！我一律拒絕，十人沒有九人，不吃我釘子的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我們願意劉震亞就作這十個人中的第一個，獨受殊寵，得蒙你的惠然見允了。」錢秀美道：「我出席游藝會彩唱的條件，你都和他說過沒有？」沈丕華道：「不管甚麼苛件，一概應允，決無問題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另外還有一個特別條件，就是一切的定規，須在禮拜六大使館跳舞會以後，才能談的到。」沈丕華道：「早，晚乃是沒有談及的。大約連這游藝會，皆以三小姐的成否，作為開始籌備的依歸。三小姐若不允許游藝會就不辦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那是甚麼意思呢？這游藝會，又不是為我而開辦。我不幹，還有別人去幹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這意思就是說：時間的規定，也是聽候你的吩咐了。」錢秀美盈盈起立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隨便禮拜六後，任可一天皆可。」沈丕華道：「你們要不要直接談談呢？」錢秀美道：「我們直接談呢，脫不開，也是這套話。總而言之，我答應他，這就完了。現在我要聽的，乃是他的回話了。他能夠答應我，當時雙方決定，自是更好。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現在要

出去麼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是的，我要走了。」沈丕華道：「如此你請便！明天或者今晚，請你聽我的回信便了。」錢秀美點點頭兒道：「明天見。」說完了，挺身邁步，把個劉震亞正眼不看，一個人逕自走了。劉震亞這時，獨在那邊，一兜一搭，和那茶房談的又熱鬧起來。那茶房大姆指一伸，得意笑道：「怎麼樣？先生，不冤你罷！這一條明路，指示你的，不算白費。」師傅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。」現在事情就算成了。沈大少的面子不小，竟然親身駕臨，幫忙你們過了竇。這以後，是好是歹，全要看你劉先生的運用手腕，好自爲之了。」劉震亞哈哈笑道：「你不用說了！這是你的頭功，記在我的功勞簿上，將來論功行賞！也就是了。」正在談笑，那茶房又一抬頭！忽然笑道：「啲！錢小姐怎麼走了？」劉震亞吃驚再看，只見沈丕華一個人，笑微微的，走了回來。那錢秀美的一個藍布袍，黑絲絨短外衣的後影，正然出去福林茶社大廳，冉冉而沒。劉震亞頓感失望道：「丕華，錢小姐怎麼走了？」沈丕華笑道：「你且不要忙，容我坐下說，一言難盡！」說着坐下，大張獻上三杯檸檬茶來。他也驚奇道：「三小姐呢？等了半天，沒有說幾句話，怎麼走了？」沈丕華揮手令去，教

他不要管了。那茶房和大張二人，各都退去。沈不華這才拱手當胸，對於劉震亞連稱恭喜道：「恭喜劉先生，賀喜劉先生，你的要求，全無問題，錢小姐一概答應。」劉震亞還禮不迭，只是難以釋然道：「她答應了，爲何反而站起來，走她的路了呢？」沈不華笑道：「那不要緊！她今日雖去，明日仍來。我們隨時打一電話，怕她不來？」劉震亞悵然如痴道：「這種不痛不癢的態度，着實令我們失望！」沈不華笑道：「你不要慌，她絕對不是讓你失望。並且她對於你，印象殊佳，無不良好。另外又有事情，轉請你出力幫忙呢？」劉震亞道：「她要我幫甚麼忙？」沈不華笑道：「你只說，你能不能答應好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這難道令我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麼？」沈不華笑道：「雖不如是，却亦希望你是有求必應，心誠則靈。」劉震亞道：「她究竟要我幹甚麼？」沈不華笑道：「借你幾件東西用用罷了！」劉震亞又問借甚麼東西？沈不華告以禮拜六大使館之會，錢三小姐預定出席，擬假鑽石翡翠飾品數件應用，以增國光的話，一齊說了。劉震亞聽說至此，不禁遲疑起來。自己的請求，原爲信口鬼話；不想錢秀美倒提出交換的條件來。便問道：「這跳舞會是甚麼性質？任何人物，是不

是皆可出席參加？」沈丕華搖著頭道：「這個，可不知道。以意度之，當爲貴族化的一種私人集會，以資聯歡。若是不然，錢三小姐何須借到飾物，始得出席參加呢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好！你等我回家，商議一商議，再聽回話。我的太太雖有飾品，非在我手，不是一句話能夠答應。必須由我詳爲轉告，盡力要求，答應不答應，猶未可必。看她的運氣罷了！」沈丕華笑道：「怪不得了！錢小姐知道你，她說你的太太，是一個麻子。由此看來，你還要怕她幾分。常言道：「十麻九俏。」大概你的太太，俏的可以。」劉震亞面紅過耳，哈哈笑道：「她也知道了？我這個人，是有了太太的，不值錢了！」沈丕華道：「你我還不是一樣？沒有資格了。」相與撫掌而笑。劉震亞經過今天之一幕，表面容顏如常，私下頗不謂然。以爲沈丕華居間，做的甚麼鬼怪。所以他在第二天一早，一個人專誠前來曼美女子中學校，遞進名片。言明拜望錢秀美小姐，傳達聽差，送進名片，不久又走出來。手裏拈着一個花紙小方勝，笑道：「錢小姐上着課，沒有功夫會客。現在寫出一張紙來；命我送給劉先生一看就明白了。」劉震亞見錢秀美雖不出見，却有文字的表明，倒也差強人意。連忙謝謝收下，出

來打開方勝，作一閱讀。那上面潦草不堪，幾行鋼筆字，寫的乃是：

劉先生：您來，適我上課，不能招待，真對不起！現在和您約定，在下午四點鐘，西單牌樓亞北樓上雅座一談，好不好？如果您不能去，請來一電話。

美上

劉震亞看罷，喜心翻倒，不可一世！誰不知道西單牌樓亞北號樓上雅座，是一班愛海男女，欸欸言情的絕妙所在？如今竟然輕輕易易，錢秀美約會上自己，前往一談，這機會真是妙極了！劉震亞想得高興，無可形容。站立曼美女子中學校外，不知所措，甚麼打算沒有了。洋車夫看他是一個傻大爺，痴立在此不動，便有幾個上來，問他要車不要？劉震亞眼睛一翻道：「怎麼不要車呢？西單牌樓亞北食堂，快快的！」洋車夫要他二毛錢，劉震亞概不還價，一跳上去，飛馳而來。亞北食堂到了，劉震亞上樓，無休息喘蘇之餘暇，抓下雅座外電話耳機，想要叫那曼美女子中學電話，告訴錢秀美一聲，自己業經到場，專誠恭候，敬請玉趾光臨。不料電話耳機抓下來，那曼美女子中學校電話，號碼是多少，那裏曉得？連忙一片聲喊道：「夥計，夥計！快拿電話簿子來，我等着打電話，查一查號碼，快拿來，快拿來！」那夥

計招待劉震亞上得樓來，見他直勾勾的瞪着兩隻眼睛，先奔了電話去，搶也似的，抓下耳機。這在他們眼裏，司空見慣，倒也無足爲奇。所以早有一個夥計，拿着手巾把，跟在他的身後過來。手巾把一下抖開，熱氣騰騰，遞了過來。笑道：「劉先生，老沒有來啦！您的習慣，進門先擦手，給您打手巾把來了。」劉震亞接過手巾把，再三催道：「我叫你們快拿電話簿子來，等着用哪！」夥計答應去了。劉震亞一手把着電點耳機。一手拿手巾把，往臉上才去一揩，那耳機內粗聲老氣的，已然問出來道：「要那兒？」劉震亞看那夥計的電話簿子猶未取來，不由急得跳道：「夥計，你們的電話簿子，拿到那裏去了？」夥計應道：「您別忙呀！給您往樓下拿去了。」劉震亞大喊道：「快來，快來！」話說未了，耳機內忽又接言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電話局！要那兒？快說呀！」劉震亞火急之間，忽得一避重就輕的變通方策。急笑道：「謝謝你！我問你，勞你大駕，你給我接上曼美女子中學的電話成不成？」那耳機內大大咧咧的，問道：「多少號？那一局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不知道呢！費心替我接上，就得了！你們是瞞不了的，省我一點事。」耳機內沉聲靜氣道：「不知道！掛上，查一查

號碼再叫！」劉震亞道：「謝謝！我的電話簿子，不在手下。一時沒有找出來。謝謝你，替我接上得了！」耳機內乾乾脆脆的，答道：「沒有電話簿子，叫五百號，問一問再叫！」劉震亞道：「對！叫五百號，問一問多少號，再叫也好。」耳機內又問道：「那一局？」劉震亞想了一想道：「南局罷！」耳機內片刻沉寂，旋又啾啾的微响，業已爲他叫起南局五百號來了。一會，耳機內道：「喂！五百號呀！」劉震亞問道：「曼美女中多少號電話呀？」耳機內道：「三四二九一。」劉震亞掛上耳機，摘下再照這三四二九一的號碼一叫，那邊有一個南方口音的女人問道：「喂！我們是桂蘭班，你們是那兒？」劉震亞知是叫錯，罵聲晦氣，耳機又掛上了。還好，有他這和電話局搗鬼的時間，夥計的電話簿子不但拿上來，並且聽說他要的曼美女子中學校，早已自動的，爲他翻尋出來，遞了上去。笑道：「劉先生，電話簿子上，曼美女中的電話，一共三個呀！可不知劉先生要的是那一個？劉震亞一看，果然曼美女子中學校下，一排三個電話號碼，頭一個不是三四二九一，乃是三四二九七，這又知道這數目的尾字，一和七的聲音相借，所以接線生接錯，一曼美女子中學校，一誤而爲桂蘭班了。於是爽然

又摘下耳機，叫道：「南局三四二九七！」這回接來的問道：「我們是曼美中學，你那兒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是亞北食堂，找一找錢秀美說話。」那邊哼了一聲道：「掛上再叫，這兒是校長室，不管找學生。」劉震亞碰了一個釘子，掛耳機又摘下，依照那第二號碼，再叫出去。那邊却是答道：「我們是曼美中學的教務處，你那兒？」劉震亞一聽是教務處，這一回學得乖了，問也不問的，先掛上耳機不響了。再摘耳機，叫到那第三號碼時，那邊却又毫無反應，無非噁噁的亂響。久之才答道：「有人叫，等一等！」劉震亞叫了兩三回，俱是「有人叫，等一等！」氣得掛上電話罵道：「今天倒霉！叫了三個號碼，最後一個對了，偏又老人叫，這倒巧了！」夥計笑道：「女學校的電話都忙，不是容易叫的。她們一個電話，往往說上半個多鐘頭沒有完。這個是要耐着性子叫的，劉先生不如請坐，我們替劉先生叫，幾時叫通了，劉先生再來說話，省得瞎費事了！」劉震亞只得如此，進入雅座內，要了一杯熱牛乳吃，耐心靜候。那夥計叫了又叫，足足叫過半個來鐘頭，始擦着一頭急汗，向內招呼道：「劉先生，叫通了！」劉震亞出來，接了耳機一問，那邊答道：「曼美女子中學傳達處。」

「劉震亞問道：『錢秀美可不可以請過來說話？我是亞北食堂。』那邊笑道：『等着罷，我去請錢小姐來！』劉震亞這一等，又是十來分鐘。方聽那邊嬌聲嫩語，一個女人喉嚨問道：『喂！你是那兒？找誰呀！』劉震亞告以姓氏地址，那邊格格的笑了一陣。又問道：『嘿！你猜的着猜不着？我是誰呢！』劉震亞奇怪道：『你不是錢三小姐麼？』那邊笑不可止道：『你找錢三小姐呀？錢三小姐來了，我就是偏跟你們開一玩笑，不讓她和你說上話兒。你信不信？』劉震亞大疑道：『你到底是誰？』那邊尚未回答，忽又傳出幾聲女人嗤嗤的嬌笑。接着又是一個女人的喉嚨，急急的問道：『你是誰呀？這邊竟是同學們搗亂鬼，把着電話耳機，不容人說得話，討厭死了。』劉震亞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那邊反問道：『你找的是誰？』劉震亞道：『我找錢三小姐。』那邊笑道：『我就是呀，有甚麼話，你說罷！』劉震亞笑道：『我這才明白，剛剛說話的，原來不是三小姐；現在才是三小姐來了。我這是從貴學校找你來的，你不是約會我，在亞北面談麼？現在我來了。專專的，敬候你的大駕光臨呢。』錢秀美在那邊，略略的，遲了一遲。她始笑道：『喲，你是那位劉先生，我想起來了。這個不對罷？劉

先生把時間記錯了！」劉震亞不懂道：「甚麼時間呀？三小姐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劉先生，你看，錯了！我給你的那張字帖，上面約定的，原有一定時間。你莫非沒有看清楚？」劉震亞摸了一摸身邊，那字帖幸而好好的保留，不曾拋掉。連忙摸出來打開道：「這難道是給我搞錯了？讓我看一看。」說罷，看到那字帖上，寫的明明白白，時間乃是下午四點鐘，並不是即刻前來，誰說不是錯了？那邊的錢秀美兀自笑道：「怎麼樣？錯了罷？」劉震亞慚愧不勝，無以自解道：「三小姐說的對，可不是錯了？我記得的，那是上午；如今看明白的，又是下午了。這不怪別的，只怪我一時的慌疏，記不對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雖說不要緊，連連的無端打攪，平白誤會，究竟是對不住的很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你現在不是就在那目的地，打出電話來嗎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慚愧的很！我若不是記錯約會的時間，怎麼能一個先跑了來？對不起你極了！」錢秀美默然片響，乃又笑道：「你找我的意思，可是沈先生說的事情，有了成效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自然咧！如果沒有成效，焉敢驚動三小姐的大駕，前來攪擾你的清興？告訴你，它的成效，已經有了。」錢秀美

道：「謝謝你，成效有了，那就好極了！如此，我們約會的時間，不如將差就錯，索性提前一些，改爲今天的正午十二點鐘。因爲劉先生去了，不便再行走開；我在午飯時候，工夫是有一點點的，談談話不相干。彼此可以兩便，免去再等下午。劉先生的意思，不知道以爲怎樣？」劉震亞大爲歡慰，說道：「三小姐說的是極！就請三小姐來，午飯在這兒，一同吃了西餐去，那是再好沒有。」錢秀美笑了兩聲道：「謝謝！不要客氣了！」一語未罷，那邊於錢秀美之外，陡又夾雜起來，別的女人喉嚨。攪混着笑道：「去呀！午飯也一塊兒吃了！好親蜜呀！我們也要去，我們也要去！沈先生，沈先生！」劉震亞聽見如此亂法，不由笑道：「錯了！我是劉先生，不是沈先生的，這個錯了！」這話剛一說出來，那邊憂然而斷，大約是掛上電話耳機，再說甚麼，聽它不見了。劉震亞這電話打得好不容易！掛上耳機，重新鑽入雅座，坐定了一想，這件事情好好的，差一差給自家弄壞！錢秀美原來約定下午四點鐘，自己不到正午十二點鐘，這便電話速駕，未免令人見笑，幾輩子沒有結交女朋友，性急至此！萬幸錢秀美屈從己意，將差就錯，卽於十二點擺駕前來。此番可要聚精會神，小心從事

，不要又稿出笑話來，接二連三，予小姐以不良的印象，這就不妙了！劉震亞知所警惕，不敢慌張，力事鎮靜。坐定不動，只在雅座內，一個人轉念頭。眼瞧着手表上的指針，快到十二點鐘了。樓上電鈴響處，夥計招呼，有座上來。隔房一間雅座內，走進人去。高跟鞋清脆響着幾響，是一個女客到了。聽得那夥計笑問道：「小姐。一位不是？用甚麼？」又聽那小姐應道：「兩位，等一個人。隔壁的雅座有人麼？」夥計答道：「有人了！」那小姐道：「來一杯咖啡吃一吃罷！」夥計答應走出去了。劉震亞聽了一個清楚，初是未介意。以爲無非通常等人的女客罷了。又過一刻，雅座上鐘鳴十二下，電鈴又響，夥計喊將上來道：「劉先生有沒有？」劉震亞未及搭言，雅座外夥計早代應道：「劉先生有，來了半天啦！」劉震亞知是錢秀美小姐到了。忙起身掀帘，探頭一望。只見錢秀美小姐身穿一件水獺領的禮服呢面皮大衣，款動兩隻高跟皮鞋，匆匆上樓，走了過來。劉震亞於是領首者再，出來掀帘笑道：「三小姐來了！請進來，請進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不晚罷？我這是剛下了課來，第末一堂，教員早退半個鐘頭，披上大衣，就來了。」劉震亞陪笑道：「不晚，不晚！正是時候！謝謝

三小姐的賞光，榮幸極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是我約的呀！甚麼賞光不賞光的？學校內功課又忙，談話也不方便，倒不如這兒好！」劉震亞應道：「是要在這兒，才好說話。三小姐的想想，甚對，甚對！」錢秀美抿唇一笑，側身走進雅座來。看了一看道：「沒有沈先生來呀？」劉震亞見她進來之後，先問沈不華，好不好笑。只應道：「是的，沈先生沒有來！」錢秀美定定神經，坐下一笑道：「我還以為也有他呢！他原來是沒有來的，這就是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三小姐不要提他了。他在家裏，現在或者還沒有起床。不會來的，他不來了。」錢秀美笑了一笑，脫下大衣來，衣領搭在椅背上，露出內襯的一件陰丹士林布藍色旗袍套，樸素淡雅，望之若仙。她笑道：「今天想不到，天氣忽然冷起來了。要它一點熱的東西吃罷，涼的是不行了！」劉震亞坐下笑道：「天可不是忽然冷了？三小姐涼的不行，那麼隨便點點菜，讓他們開上飯來，一邊用飯，一邊談話，那也很好！」錢秀美道：「你要了甚麼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甚麼沒有要，不過只是面前擺着的，一杯熱牛奶，是我在此等三小姐來，隨便胡亂用的罷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對不起，受等，受等！」劉震亞面上一紅道：「這話錯了！是

我自己不小心所致，何敢埋怨別人呢？不對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我的同學，在電話旁，不住的胡言亂語，冒我的名兒接電話，討厭的要命，所以電話上講話，學校內接談，都不如出來說一說的痛快！若是不然，有甚麼話，不見面，電話上也可以談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說的，怪不得！電話那邊，先是接的人不對；後來又在旁邊，吵着鬧玩，她也要來。我就知道，是三小姐的同學，在那邊作怪！」錢秀美笑得花枝亂顫，說道：「讓她們討厭也不成呀！她們一不留神，我溜了出來，立刻不知去向。除非他們真到這兒，找我們來！」說至此際，我們二字分量重了！錢秀美用力收斂笑容，還是一臉的要笑，他爽的不在乎樂了。劉震亞今天又非昨日，和錢秀美對坐之外，並無第二人，本屬不必顧忌。所以他看見錢秀美言笑隨便，愈是恰如所懷，不勝大願。恨不得藉着一個起頭，開誠佈公，與她直捷了當，低訴心曲，真陳心上之事，方為爽快！因笑道：「三小姐的處境，很不容易，我是知道的，並且非常感激！至於我這邊今天的情形，似乎倒是出乎意料之外。而為從前乍一看見三小姐芳儀之時，夢想不到的事情，竟爾一朝實現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我知道了。你說的是我對沈先生的

法外要求，他告訴你，你現在辦出相當的成效來了。這話，是也不是。」劉震亞胡調之言，見錢秀美提到正文上來，却是無從答覆。笑道：「三小姐說的，固然是對；然而這個，尙非今天能夠談到。我們今天談到的，乃是在此以外的，另一件事。」錢秀美懷疑道：「那麼你說的效果，又是指着甚麼而言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說的，乃是那家學校籌款游藝大會之事。他們主辦者，聞說三小姐惠允幫助，客串一齣舊戲，欣喜之極，不可名狀。現在特爲命我代表，送過現款一百元來，交付三小姐，作爲開銷當月底包配角一部分的費用，所謂定洋。其他臨時的需用，那是當時的開銷了。此無非表示事底定局，萬無反悔。不然，沒收定洋，以爲懲罰，兼作信用的代價。這就是所說的成效了。」劉震亞言畢，手下當真掏出一摺拾元鈔票，放在桌上了。錢秀美却幾致笑出隔夜飯來道：「這就是成效？你，誤會了！」劉震亞自以爲很對，不意又有錯誤。便笑道：「三小姐請說，我怎麼誤會了？」錢秀美從容笑道：「劉先生，這個請你不要掛懷，我們是一言爲定，信用的問題，誰也不能無故反悔，焉用所謂定洋呢？只要在那禮拜六跳舞大會以後，任何的一天，定好時日，賜知我一下，我必提前到

場，特別的，貢獻一齣拿手好戲，若說戲場後台，班底等等開銷，俱應由游藝會主辦人，自家負責，當面開銷，應有的文章，用不着我們代替他們創作。這筆款項，固然無多；事實上，我們未便接受，越俎代庖。還是請劉先生分文不動，原物拿回，讓他們好生保留着便了。

「劉震亞吃了一個沒意思，興味闌珊，心頭一冷。只有笑道：「這也很好！我遵命轉達，令他們收回成命就是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這另外一件事不成問題了！我們主要的事情，怎麼樣了？」劉震亞問道：「甚麼事情？」錢秀美道：「沈先生轉告你的！」劉震亞道：「是那借用東西的事情麼？」錢秀美看他慌不忙，一問一答，頗為不耐。睜着兩眼道：「是呀！」劉震亞陪笑道：「那件事，這兩天，太不湊巧了！」錢秀美神經震盪起來，粉面上，微微透出一層紅暈道：「怎麼樣？不成了麼？」劉震亞忙自笑道：「不然，這話是說：這兩天不大湊巧，我的內人，前天回娘家住去了。」錢秀美笑了道：「你是問你太太去借的呀？」劉震亞道：「要借，自然向她去借了。我家的東西，多在老太太手裏，動它不得。內人的手裏，雖然並不甚多；但一件一件，俱是希世珍品。因為我老泰山那邊，晚年無子，暮境淒涼

，僅有她那一個麻皮女兒，送終養老。故她一嫁到我這邊來，所有女家古董珍玩，帶過來的，數目不多，全是內中的絕代精品。珍貴飾品，翡翠，鑽石，珍珠，倒有幾件。實際上除掉親友盛大宴會，偶爾一戴，普通時日用它不着。放起來，收藏嚴密，隨時提防，反成一箱子無用之物了。」錢秀美聽的入神道：「這些珍品之中，最貴重的，是那幾件呢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貴重一點的，那是翡翠了！我內人的一對翡翠髮卡，那是舊式東西改造的，真正的淺柔綠，世間罕有，戴上頭去，眩人心目，無有見之不誇贊者。這兩件東西，至少值價十幾萬。她還有翡翠雞心，寶石戒指，珍珠脖圈，比較這髮卡，便差的遠甚，不足一提。鑽石的東西，她也極有分量沉重的飾品。頭髮上戴的，衣服上綴的，手臂上套的，耳朵上墜的，等類之物，不一而足。尤其名貴的，那就是她用作髮飾的，一隻大大的鑽石蝴蝶。這是她父親的朋友，從猶太古玩商手，在英國購來，惟一寶物。這蝴蝶，無論卡上頭髮，別在胸前，真個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引的人們眼花繚亂。你若看見，定然知道這東西之珍奇可愛了。」錢秀美聽到完了，轉而笑道：「鑽石的東西，太平常了，沒甚麼了不得！翡翠的東西，最好最

好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當然！我這次預備問她借出那髮卡來，再有幾件手串，戒指，一齊拿來。翡翠，鑽石，珍珠，各有一二件，場面上交代下去，也就罷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時間上，來得及麼？」劉震亞道：「當然來得及！來不及，我也不說了。我今天這兒完了，跟着就去她娘家，找她一件一件，剝下來幾件，那就成了！」錢秀美霍地一笑，挺身離座而起道：「這樣我不在此耽擱你的時間，我先走了。」劉震亞見她忽要走路。禁不住張皇起來，不知所措道：「你怎麼談得怪好，忽要走了。」錢秀美整整大衣，披上身去道：「不，我們事情也多了，不敢耽擱。話說完了，我該走了。」劉震亞望望桌面上，錢秀美眼前空空，一無所有，安肯放她走路？只有笑道：「這是不行的，我和錢小姐顧了說話，顧不了用東西。錢小姐甚麼沒有要，現在要走，這是萬萬不可！」錢秀美彎起手腕來，看一看腕上一只小巧玲瓏的手表，意志更加決定道：「這時候不晚，我回家吃東西，還來得及。我今天不多坐，因為下午的功課吃重。明天晌午再來，未為不可。」劉震亞站立當地，無所措手足道：「三小姐真的要走，我的失望，着實難以形容。這教我應該如何才是呢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劉先

生有何失望之處呢？你說的那件事情，我早就答應你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們談一談別的，在這兒吃了飯走，好像也沒多大耽誤！」錢秀美搖了一搖頭道：「我們有話，明天再談，也未嘗不可。今天我決定現在走了。」劉震亞心頗不願，然而初次相見，過拂其意，轉爲不美。只得依了道：「錢三小姐進門以來，一口水不曾喝，這真所謂茶水不擾了。我這做主人的，心中難過，不可言宣，三小姐達人，或者體會得來！」錢秀美側身而行，往外走着，一邊笑道：「這不難辦呀！我明天來這兒吃飯便了！」劉震亞悵惘不堪，送她一出雅座，猶未還出話來，那隔門雅座的門帘一掀，一個胖胖肥肥的大腦袋，捲着一頭盪髮，伸了出來道：「錢秀美，你不要走呀！這兒吃了飯去，我等你多時了！」劉震亞給這大腦袋來得突然，不由鬧了一怔！那錢秀美也吃了一驚！定睛去看這胖胖大腦袋的主人，說也慚愧！却是那同學武大蘭。錢秀美咦了聲道：「大蘭，你怎麼在這裏？」武大蘭掀起門帘，她一聳身軀，跳出雅座來。只見她滿面脂粉，香氣襲人，拍手打掌，一路狂笑道：「甚麼？我怎麼在這裏？你怎麼在這裏呢？這裏是公開的，任人可來，你來了，便不准我追蹤前來？我來了，怎麼樣呢？」

「錢秀美笑道：『你來了，我不管，我要走了。』」武大蘭撇着一張血瓢大嘴，十分不樂意的道：『你瞧你就是這樣兒不是？我來了，你倒要走了！』」錢秀美道：『我不走，待要怎的？我的大姐二姐在家裏等着我吃飯呢？』」武大蘭低了一低頭，忽然又笑道：『你要走也不難，只消依我一件大事。』」錢秀美道：『甚麼大事呢？你說！』」武大蘭囁囁細語着道：『你帶我找了那沈先生來！』」錢秀美不禁笑起來道：『這就是強我所難了！你在學校，搶着接我的電話，我告訴你不是沈先生，你不相信，如今趕到亞北來，證明我所言不虛，你又要我找那沈先生來了。沈先生是一個沒有准稿子的荒唐鬼，你讓我去那裏爲你找他？』」武大蘭道：『你不會替我託託你的朋友？』」錢秀美爽然道：『這就是了。我忘了，現在爲你介紹，也不遲？』」說罷，即向劉震亞簡單介紹道：『劉先生，這是我們同學音樂家兼歌唱家，武大蘭小姐，你們認識認識。』」一語未畢，武大蘭早已面含羞意，赧赧然的，鞠下一個躬去。一面用一塊小花手帕，掩了口唇，微微笑道：『劉先生，不要聽她的。誰是音樂家歌唱家？不過徒負虛名，一無所長罷了！』」劉震亞看到這女人，黑凜凜的，一個胖大身軀，真好似水滸傳上的黑

旋風李達一般，和那天在北國飯店，舞台上又近一步咫尺之隔，面容逼真，焉不認得她是武大蘭？業經觸目驚心，打了一個寒戰！聽錢秀美小姐說：「在電話裏鬧鬼的同學，便是此公，並爲自己介紹，忙不迭的誠惶誠恐，還了她一個鞠躬。」笑道：「原來是武小姐。我聽見隔壁有人，原來是武小姐，來了半天咧！」武大蘭面有愧色，宛轉而笑道：「來了可是半天，飯還沒有吃，我竟偷聽劉先生和錢小姐的賊話了。」劉震亞無何可說，自有笑了。錢秀美笑道：「巧咧！你們是一對兒，天造地設，完全沒有吃飯。那麼何妨在此，一同吃了飯去？」武大蘭道：「你呢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我回家和大姐二姐還有事咧！」劉震亞見勢不佳，錢秀美派出這一位代表，尙不及家中麻臉婆子。讓我陪她一餐，着實心有未甘。於是笑道：「對不起！我回家替錢小姐辦事不多坐了。」錢秀美道：「你怎麼走呢？」武大蘭也笑道：「劉先生不要誤會，我和錢小姐說着玩，我願意一個人陪着劉先生吃飯，我決定不走了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是呀！」劉震亞道：「錢小姐，你不願意我回家先辦你的事麼？」錢秀美笑道：「一頓飯的功夫，不會耽誤你辦事罷？告訴你：武小姐是沈先生的好朋友，她有許多關於

沈先生之事，問你打聽，你要忠實的告訴她！」說完了。二目一轉，劉震亞，武大蘭身邊，各都照顧一下。翩然疾行，大衣往身上一裹，幾步直趨，下樓去了。劉震亞目送着錢秀美下樓，聽得她兩隻高跟皮鞋，一直響了出去，他才黯然銷魂的，回過頭來。那武大蘭噙着一張胖面孔，却已歪身侍立，親手挑起她的雅座門帘，陪笑招待道：「劉先生，她走了，也好！我們這兒坐坐，談談沈先生。」劉震亞初不意武大蘭居然在錢秀美口中，乃是沈不華的一個好朋友。這在自己簡直視為奇談，罰誓也不相信。因問道：「武小姐和沈先生非常熟識了？」武大蘭挑着雅座門帘，嫣然一笑道：「自然咧，沈先生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。現在請劉先生進來坐，聽我們慢慢的談，細細的講。」劉震亞一聽如此。好奇心勃發，頗思求其究竟。心想，這樣的女人，又是沈不華的好朋友，和她談談，料無嫌疑可負，況且是錢秀美讓自己陪她的？打聽打聽，並無影響。差足爲他日打趣沈不華的資料。因也答應了道：「好！我願意聽聽武小姐的高論。但是，請武小姐不要客氣。」武大蘭揚着手笑道：「是我客氣，還是你客氣呀！你瞧瞧，你再也不進來我的手也酸了！」劉震亞一笑的，踏入她佔據的這間雅座來。

武大蘭隨後放帘進來，二人分開上下的坐了。劉震亞問道：「先要飯來罷？」武大蘭道：「是呀！是要一邊吃，一邊談的，才好說話。」說着，夥計進來，呈上當日午餐菜目。武大蘭無的更換，請劉震亞過一過目，他換了一兩樣，夥計問問不要酒，退出去了。隨後小吃麵包等等，擺了上來，每人面前，斟了一杯白開水。武大蘭舉杯，和他碰了一碰，先囑啣喝了一大口白開水。笑道：「劉先生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不說瞎話，我這多日子，忙極了！」劉震亞笑應道：「是，武小姐是一個忙人！」武大蘭道：「不，我的功課，家事，一概不忙；朋友交際，也無所謂。我忙的，不過是調查沈先生罷了！」劉震亞撕着麵包，抹了黃油果醬吃。又呷着一杯白開水，聞言問道：「武小姐調查沈先生的甚麼？這個人，我都知道。」武大蘭正色言道：「這好極了，我第一要調查的，就是沈先生有沒有結婚？劉先生，這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劉震亞劈空而來，給她問及沈不華的結婚的問題，不由稍一遲緩，這時，一道小吃，草草吃完，換上一道湯來。武大蘭的是一道牛尾湯；劉震亞的是一道鷄湯。劉震亞搭訕着，呷了兩匙子湯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武小姐這一種發問，實在使我莫名其妙了！」武大蘭瞪

目直視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劉震亞故意笑道：「武小姐請想，沈不華是武小姐的要好朋友，他結婚不結婚，武小姐能不知道？焉用武小姐向我打聽？這就奇了！」武大蘭笑道：「劉先生你想，他不對我實說，我如何能夠問到他這一層？他既不說，我只得自己調查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那麼武小姐以爲他，是不是結了婚的？」武大蘭嘻嘻憨笑道：「當然他是沒有結婚的了！」劉震亞又笑道：「但願得如此了！」武大蘭道：「何以見得？莫非他結婚不結婚，你並不知道？」劉震亞看她憨態可掬，脖筋紅漲，非常動容。猛一冷眼，又見她手上鑽石戒指，耳上艾葉綠墜，寶氣四射，俱是珍品。這在自己，正用得着。他的心上，不無所動。便轉了一個惡念，笑道：「武小姐不要往下問了。我這個人，心口如一，不會說謊。倘然武小姐的台愛，願我作你的惟一忠實的朋友，我的話可以謂爲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絕對的沒有問題，盡其所知的，報告你聽，便了。」武大蘭喜不自盡的道：「劉先生真是一位實在人！你的不棄，願意作我的一個忠實的朋友；我又怎肯不敬爲接受，你的盛情？劉先生，你的美意，我完全接受了！從現在起，你就是我的惟一忠實的朋友。除去沈不華先生，沒有第二

人。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。」劉震亞見這個醜怪女人，這等有趣，索性一針見血，暢所欲言道：「武小姐，說一句笑話，假若我這一個忠實的朋友，實言相告，不稍藏私；明日如果忽有小事，亟於煩勞，必得惠助而後可，武小姐是否可以一為盡力，樂於帮忙呢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劉先生，朋友有互助之義務，何況是忠誠的朋友？必要的時候，肝腦塗地，在所不辭呀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就好了！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要太過意了。千萬千萬，想開些個，看破些個，那樣才好。」武大蘭道：「一定，一定！」劉震亞道：「這樣說罷。我看武小姐是一位極其誠懇的朋友，我也不敢妄造黑白，公然隱飾。你看那沈先生像一個沒有結婚的男子麼？」武大蘭大驚道：「聽你之言，莫不成，他是一個結過婚的男子了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怎麼不是？他是一個早就結過婚的了！或者，小孩子都有了！」武大蘭怪眼圓睜，不稍瞬息，喉嚨裏忽魯忽魯，也發出幾聲，痰喘聲響。她急急的問道：「劉先生，這是真的？」劉震亞坦白無私的笑道：「怎麼不是真的？他父親是一個大軍官，家鄉風俗，不到成年結婚的，那有的是。他的太太年歲，或者比他，還要大呢！」武大蘭聽得周身冰涼，心寒血冷！只見

她瞠目結舌，呆然者久。忽嘴唇一撇，哇哇的，痛哭失聲。揮拳攘臂，虛空作勢。破口大罵道：「騙子，騙子，姓沈的騙子，你把我騙了！看我是好惹的？是不好惹的。也不和你甘休的呀！」劉震亞給武大蘭大鬧之下，他也呆了。說道：「武小姐，你怎麼說呢？不要忙，慢慢的告訴我聽。如有用我之處，仍然可以帮忙。他用甚麼手段把你騙了？我聽一聽，可以麼？」武大蘭哭着道：「咳！那還用提麼？不用說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他騙了你，怎麼可以不說了？一個女人給男人騙了，不是輕易等閒，必須問他鬧出甚所以然，方爲正理！」武大蘭拭着眼淚道：「說甚麼呢？劉先生是一位大好人，我今天才知道。也許除去劉先生，天下沒有一個好人。劉先生若不率直的告訴我，我這一場迷夢，永遠不會睡醒。老老實實給他騙了又騙，無明白之一日了。」劉震亞心想，竟有此等之事？又好奇的，問道：「究竟他怎樣騙了武小姐，我們極願一爲明白。武小姐但請明言，不必避諱。我們都是新時代的人物，沒有甚麼隱瞞的可言。甚麼話，又不能說出口來？」武大蘭唏噓不已，委曲之至道：「我們先說他，騙我的地方罷。他可惡透了！他欺騙我，那地方，不是一個平常的地方，尤其不是

這裏，可以比擬。」劉震亞觸類旁通，聞一可以知十。接言說道：「自然！這裏耳目衆多，風聲不密，如何可以作得欺騙女人的所在？以我之意料，那欺騙女人的所在，定是在那旅館公寓。其他地方，一概不足與言，未便應用。」武大蘭抽抽搭搭，嗚咽着道：「他欺騙我的地方，自然不是平常的地方，但也不是旅館公寓一類所在，却是一個更特別的地方呢！」劉震亞咄咄稱怪道：「不是旅館公寓，更有甚麼特別地方？」武大蘭道：「是在北國飯店，一天的晚上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北國飯店最妙了！它裏面，比較旅館公寓；尤要進而更事便當，幹甚麼不可以？你們二位那晚上，是在幾樓？多少錢？」武大蘭道：「不在幾樓，是在樓下大餐廳。」劉震亞詫異道：「大餐廳，衆目之下，能夠幹些甚麼勾當呢？」武大蘭並不慌忙，坦然而笑的，笑道：「沒有幹甚麼，是他在那大廳，看我吃了一客大菜，他陪了我一盤水菓。我們談談說說，異常的親蜜！」劉震亞一聽，稀鬆平常，一至於此。噫的一聲，險些笑出眼淚來。說道：「武小姐和沈先生的交際，未免過於簡單！大餐廳內，非是旅館公寓，豈是朋友談心的所在？尤不是欺騙女人的場合。說起來，真還不如這裏雅座，清靜幽密。這

就出於我的想象以外了。」武大蘭癩癩的道：「你說我們應該到甚麼地方去，才可以談得心腹之言呢？」劉震亞呷罷一道湯，第二道菜也上來了。他刀叉齊舉，胡亂吃着。隨口笑道：「那要看你們的友誼，稿到甚麼程度了。這本是隨遇而安，不能拘於一格的呀！」武大蘭湯既未呷，菜也放下不吃。只管眼淚婆娑，呆呆的道：「這話，沒有討論的價值；本來屬於過去的了。現在沈先生是結過婚的了，我們尚有甚麼交誼可談？稿到甚麼程度，也稿不出新鮮花樣來。不必說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，或者倒是一句實話！」武大蘭怔着，她的眼淚，一對一對的，又似斷線珍珠一般的，掉了下來，流滿一臉。那情形，是內心創傷，至於極處。良久，又開言有語，叫着聲劉先生。說道：「劉先生，我問一問你。已經結過婚的男人，萬一有一個女人，和他戀愛了，這個女人，是不是受着他的欺騙，將來要失敗？以至於做了他的一個二房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那倒又不見得！一個女人，和一個有婦之夫戀愛了；終比一個男人，和一個有夫之婦戀愛了，容易解決。這問題顯而易見，不難一索而得。我以為。」武大蘭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劉震亞正在哺啜，忙着吃罷一道菜，又換上一道菜來吃着。一

面搭訕笑道：「這裏可就說不得了！假使這個男人，如果並非志在欺騙，真是喜歡這個女人呢？那麼他和這個女人，進到相當的程度，自然而然的，會去向他的夫人，提出離婚要求的。請想他離婚了，是不是和未婚的男人具有同等的資格？那麼又是不是夙願得償，自自由由的，去和這個女人進行結婚呢？」武大蘭聽到這一種說法，不亞似絕路逢生，死中得救！她的怪肉橫生的面孔上，餘淚未乾，也自泛出一層傻笑來。說道：「劉先生，對了！我現在，得蒙劉先生指示，已然有了一種新覺悟。便是沈先生的家庭守舊，頑固不化，不允許沈先生離婚之時，我的辦法，也有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甚麼辦法呢？」武大蘭凜凜然，正色不苟道：「甚麼辦法？他若真個有意離婚，不管他辦的到，辦不到；究竟他的志向，已是值得嘉許了。他，既有此志，我又何可無此決心？所以我以爲他如果萬一離婚而不可得；那我甯可犧牲我寶貴的前途，傾心願意，嫁給沈先生作一個二房，以成其志，以謝朋友。你覺得我這主張對不對？」劉震亞聽罷此說，却是極代沈不華覺得欣幸！何福修得，有這一位絕代佳人，向他表示誠意。因又笑了道：「武小姐的主張，自無不對之理。不過，這種犧牲的精神，

也就過於偉大了！」武大蘭搖着一顆大好頭顱，悠悠的，嘆出一口氣來道：「這有甚麼辦法呢？事情已經做到今日之地步，不犧牲，也是不成呀！」劉震亞湯菜一齊吃完了，咖啡上來，稍稍點綴。站起身軀，高高舉起半玻璃杯開水來，歡容滿面，笑態可掬，衝着武大蘭一樂道：「武小姐，佩服你的偉大，贊成你的勇氣！我這一杯白開水，聊代香檳，敬祝你們的婚姻美滿，早日達到目的。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，請你乾了你的杯子。」武大蘭見劉震亞如此討好，她痛定思痛，事過境遷，也不得不強為歡笑，有所表示。即陪他站了起來，當真的，也舉起玻璃杯子，對他碰了碰杯子，一飲而盡。說道：「謝謝劉先生，這個全看我們好自為之罷了！我的犧牲雖然不可謂為不大。但是一方面呢？仍然全看我們的朋友怎樣的贊助，從中帮忙。做我們朋友的不要忘了朋友的責任才好！」劉震亞吃完這杯白開水，放下玻璃杯，驀地一轉身，收整收整身邊，彎腰朝她鞠了一個半截子躬，笑了一笑道：「謝謝武小姐賞的一餐！我是不和武小姐客氣的。吃完了！我也該走了。」武大蘭放杯愕然道：「劉先生不要忙呀！我不瞞劉先生，賬房有款子，存起來多時了，這是不須客氣的。你忙着何來呢？」劉

震亞笑道：「不，我要出去，爲那錢三小姐辦一點事情去，恐怕就誤了。」武大蘭抿唇一笑說道：「當然，錢三小姐的面子，比我又大多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。我是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。既然答應了，不能不爲人家去辦。此乃不得已而爲之罷了。」武大蘭笑着，把頭一歪。說道：「你不是跟我也說，假如你告訴我沈先生的實情，你也要有事相求，需我惠助麼？你怎麼不說了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那要待明天了。」武大蘭道：「明天我們還見得着麼？」劉震亞道：「當然見得着！」武大蘭道：「在那兒見呢？」劉震亞想了一下道：「我們臨時打電話約定罷。武小姐在學校裏，候我的電話好了。」武大蘭兩粒門牙，輕輕一咬下嘴唇，臉上忽一發紅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劉先生，你要明白，我的心事。你來不來，那是第二；第一，你可要陪了那沈先生來。你要求我甚麼，我皆可允許；我的這個要求，你可不要把它看得輕了。你記得？這是我的要求！」劉震亞看武大蘭諄諄囑咐，其志可嘉，其情亦復可憫。乃笑道：「好了！我記住了。明天，我不來則已；來了，就要陪了那沈先生來。不是我誇口，我尚有這一點兒小面子。」武大蘭滿面春風，一團和氣的笑道：「真的麼？」

劉震亞笑道：「真的呀！我這個人，向不扯謊。說到了，便要做到了。」武大蘭再欲說時。劉震亞幾步匆匆，業已走出雅座外去了。武大蘭隨後追將出來道：「劉先生，我們明天見呀！我在學校，恭候你的電話了。」劉震亞躡出雅座來，便逃也似的，奔下樓梯。頭兒不回，一溜烟跑出亞北食堂，這心上方才舒泰些個。喘過一口氣來。暗暗叫聲：我的天！這頓飯，吃得食而不知其味，真冤枉！起初猶有幾分好奇心；後來真象大白，不禁令人絕倒！這真是留給自己和沈不華他日談天的一個笑柄了！這半天強忍住一肚皮笑，肚皮都給自家繃得生疼！至此，站立亞北門外，顧忌全無，險些縱聲大笑。等了一等，電車開來，劉震亞搭乘電車一路馳回家來。那劉家的麻皮少奶奶，那裏是返回娘家？她一個人悶坐香閨，手捧一本評戲詞曲，嘴裏唱着幾聲：「來了佳人馬氏寡婦！聽前店聲音響亮，何人說話？又是馬來，又是書！」完全是白玉霜的腔調，悠揚宛轉，發自鼻音；在那兒自樂其樂；自得其趣。劉震亞進得屋來，隨身將帽子大衣服，氣哼哼的，往床裏頭一扔。他跟着伸了一個懶腰捱上床去，腦袋往床裏一扎，來了一個「徐庶進曹營，一語不發。」縮在那裏，不聲不響了。麻皮少奶奶唱

着評戲馬寡婦開店，正在得趣，忽見劉震亞一頭鑽了進來，她吃了一驚，心中却是一喜！趕緊叫着丫頭老媽子，連連笑道：「小喜！王媽！你們跑到那裏去了？少爺回來了，你們都不知道？快給少爺打臉水，擰手巾把兒！讓我問問少爺，吃了飯沒有？給他預備甚麼？分派下廚房，伺候了。」丫頭老媽子一聽說少爺回來，這真不亞如太陽從西邊出來，又好像窮漢子，拾着甚麼無價之寶。她們一窩風的跑來，笑道：「喲，少爺今天居然回來了。出去一摸兒，快一個禮拜了。這是那一陣香風兒，又把他老人家吹得心回意轉，吹回家裏來了？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你們不要管他，他既回來，那就好說。你們等我細細的問他，不用管了。」丫頭老媽子伺候好了臉水，擰起一個手巾把兒，不敢直接遞上劉震亞，仍要交付麻皮少奶奶，請她親自執行職務。麻皮少奶奶有這打手巾把的功夫，她手忙腳亂，早已重施脂粉，再理青絲，草草的化了一回粧。收拾得紅紅白白，香風四溢。然後她親手拿起一個手巾把兒，幾個俏步兒，盈盈行至劉震亞脚下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。笑道：「震亞，震亞！你這是從那裏來？怎麼進門，氣囊囊的，概不理人？誰得罪你了？你起來，先擦一擦臉。你瞧瞧大風刮的

這一臉土！」說罷，劉震亞那邊，默無聲響，不見感應。麻皮少奶奶笑着，一個勁的，推着劉震亞道：「喂！你這是怎麼了？同誰嘔了氣來？值不得一言不發，片語皆無，變成啞叭了！你擦臉不擦？」問了好幾聲，劉震亞始在喉嚨裏，含混哼道：「我不擦臉，你別鬧，別鬧！」麻皮少奶奶笑了道：「你不擦臉，那麼吃飯不吃飯？要甚麼，吩咐廚房，預備下去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你不用管我，我心裏頭煩，任是山珍海味，水陸雜陳，我也是吃不下去。」麻皮少奶奶的聲道：「這話是怎麼說啦？你心裏頭煩，我們一個來禮拜不見了，不是我們討你的厭，招你的煩呀！你這是從那裏招了一頭煩來，跑回家裏，讓我們堵心來了。你就是告訴我，也可以替你分一分憂不是？給我們這禿頭文章，誰也不是聖人，如何能夠讀得下去？」劉震亞道：「你不用管我，不干你事！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呀！怎麼不干我們的事呢？我們天下人，管天下的事；況且是夫婦之間，痛癢相關呢？你發愁着急，我也不能幸災樂禍。你歡喜樂笑，我也不能喪氣垂頭呀！」劉震亞道：「你問我明白了，你也是一個愛莫能助。你不如不問，容我歇上一歇，養養精神，我就走了。」麻皮少奶奶一聽，劉震亞回來，不外乎歇

乏休息，少時仍要出去。他就慌了。說道：「你怎麼還要走呢？你已經一個多禮拜，沒有在家住了。你今天回來，忍心又要一走，那就不對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你不能幫我的忙，我可不是出去，自己想辦法去了。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震亞你說我幫了你的忙，你今天能夠在家裏住下嗎？」劉震亞道：「當然可以了！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那麼就好！你且說來，你讓我幫你甚麼忙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又輸了！」麻皮少奶奶冷笑道：「如何？我早猜到，又是錢字上的事情了！你說輸了多少？」劉震亞道：「兩千元！」麻皮少奶奶吃驚道：「你在那兒耍的，一輸就是兩千？你又玩膩麻雀，耍起牌九來了？」劉震亞道：「小總會！」麻皮少奶奶吐舌道：「這可不得了！若是親戚朋友家，那還可以。小總會是甚麼地方是犯私的，是腥賭的，你如何可以鬥得過他們？一羣地痞流氓，外帶賭棍！你上當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我現在知道是腥賭，是上當，業已晚了。只好謹記在心，下不爲例，長長知識，不登他們的門便了。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這就算結了？白白的給他們壞小子，騙去兩千元，這不是軟炸醬了麼？我們如果認頭了，花了這項冤枉的大頭錢，教外人也笑話我們不光棍，白在外頭混了。」

我們就是不花這筆冤錢，不買這本賬，看他們能怎麼樣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原來也是不甘其心，無奈他們倚仗外國人的勢力，逼我寫下兩千元欠字，我不給這筆錢！那就是賴賬，在外國人眼皮子底下，這是行不通的。」麻皮少奶奶冷然一笑道：「他們拿外國人嚇人，我是最怕的。打一電話給我父親，中歐銀行華賬房認識外國人不少，幾句話把他們就治了。看他們還敢要錢不要錢？」劉震亞見麻皮少奶奶不依不饒，一似煞有介事，他來得更妙，一古碌身爬起來，從床頭抓過大衣服帽子，一語不發。轉身便走，麻皮少奶奶慌得扯住了道：「震亞，你！你！」劉震亞道：「震亞，我怎麼？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你怎麼又要走呢？」劉震亞道：「你不以還人家的欠債爲然，我此路不通，只有出去，另請朋友們幫忙了。」麻皮少奶奶和他推推搡搡的，偎依着他，去床頭又坐了。把一張香氣撲鼻的麻面皮，差不多要挨到他的臉上去。說道：「你瞧，人家一句耍話，你又賭氣要走了。你眼睜睜的，是給一羣賭棍們騙了，還不容許別人代你說幾句橫話出出氣。這筆錢，我並不是不肯代你去花，不過花着肚子疼，老覺得冤枉罷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我並不是除掉你這一條路，沒有別的路可走呀！

你不肯的話，我再出去求朋友。我能夠跌一個筋斗在家裏，自然不願意跌一個筋斗在外頭，給人家看笑話了。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讓你一個筋斗，跌在我的面前就是了。」

劉震亞笑了道：「你只是天橋的把式，淨說不練，也是不行呀！」麻皮少奶奶推着劉震亞，仍去床裏躺了。說道：「你就在這兒躺着，聽我的信兒罷，我手裏要兩千可沒有，必須出去，轉一個灣兒，才能如數携來。你等我一會兒，錢就來了。」劉震亞心知麻皮少奶奶此乃故技重施，出去轉上一遭，娘家兜一個圈子，錢就來了。故意取笑道：「你是一個女人，怎麼出去一轉，錢就來了？我是堂堂男子漢，出去轉幾轉，錢怎麼不找我來呢？」麻皮少奶奶敲他身上一敲，笑道：「你瞧，我材料雖然不濟，可是出去，包你放心，決不能爲了幾個錢，丟了你的臉，擦了你的臉！我的錢無一不是爸爸一滴血，一滴汗掙來的，你怕的甚麼？不能讓你當了這樣大，活王八！麻皮少奶奶說到活王八，她特意伸一隻手，中指上昂，其餘四指，去劉震亞面前，上上下下的，一路亂動。嘻嘻嘻的笑個不了。」劉震亞讓她取笑的骨節酸疼，肉麻不勝。埋首強笑道：「得了！你要去，就快快的去罷！別囉嗦了！我也可以借這

機會，睡上一覺，養養精神。」麻皮少奶奶起來，周身草草收拾，披上一件海龍領，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，兩隻手光光的，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每一回來，就是養精神來了。你躺着，只管睡你的。餓了，有現成的蓮子粥，問小喜熱來吃。我回來也快，一個多鐘頭便了。」劉震亞埋首被推，偷眼看着麻皮少奶奶的一雙手，光溜溜的十個手指，暗暗歡喜！聽了這片囑咐言詞，故作不聞，鼻孔裏忽嚕忽嚕，假裝着發出斷續的鼾聲，彷彿是睡的熟了。耳聽得麻皮少奶奶一雙高跟鞋，格格的，走出院外了，他才輕舒一口氣，坐起身來。又遠聞幾下喇叭聲響，是麻皮少奶奶的包月洋車，走開門外去了。劉震亞意態怡然，坐在床頭，自己發一長笑。笑聲未已，陡聽屋裏嗤溜溜的，有人應聲，也發了一個冷笑。劉震亞突如其來，這一笑，嚇了一跳！急忙定睛，順着聲音去一看，却是那小丫頭小喜，單人危坐在床旁一隻椅子上，手捧着一隻圓圓的挑花綉子，在那兒心不在焉的，挑花作活，解着悶兒。劉震亞看罷，一笑爽然道：「小喜呀！你這個東西！鬼鬼祟祟的，幹麼在這兒，拾我的笑兒？吓了我一跳！」小喜手裏穿針引線，工作粟六，眼皮不抬；那眼珠兒，却從眼角，不住的一擦一擦，偷

窺他的神態。她笑道：「你問我呀？好啦！我這兒，還要問你咧。你幹麼在這兒，一個人發笑呢？你不笑我就敢笑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好呀！你這孩子，今天跟我頂起嘴來了！這是我的屋子，我愛笑不笑，你管的着麼？」小喜笑道：「我管不着你的笑，你也管不着我的笑。我若非有人託咐我，教我守在這兒；要了命，我也不在這兒，討人嫌。我是一個官身子，概不由己的呀！」劉震亞道：「啲！不是你自己來的，難道誰拿紅白帖子，請了尊駕來的麼！你們有你們的下房，守在這兒，你又算是老幾？快快的去罷！」小喜道：「你敢轟我！我是少奶奶派了我，守在這兒的。」劉震亞奇怪起來道：「少奶奶派你在這兒幹麼？我又不是一舉一動，處處要人伺候，離了人不行的，你在這兒沒有事做，快快的去罷！」小喜道：「不是說你離了人不行；乃是少奶奶怕！」劉震亞道：「少奶奶怕甚麼？」小喜道：「怕你溜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溜就是了。」小喜道：「你說的話那還能夠憑信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怎麼不能憑信？我不但不溜，並且要一個人痛飲一醉，在這兒嗑幾盅酒！」說到這裏，劉震亞挨近身去，遞上手來，輕輕的，把小喜的腰，只一攏。小喜放下挑花綳子，雙手一

推，面有愠色道：「別鬧，別鬧！你又拿我們尋開心了。我們這還不夠給你開心的？少奶奶瞧見知道了，這又是一頓臭罵！」劉震亞說道：「小喜，我不是尋你的開心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可能答應我麼？」小喜掙脫身，翩然起立，雙手整着衣襟道：「有話請說，有屁請放。」劉震亞道：「少奶奶交代過了，說有甚麼蓮子粥？」小喜道：「有呀！給你熱去！」劉震亞道：「不，我偏不吃蓮子粥，我不喜歡太甜了。」小喜道：「你不喜歡甜的，你喜歡什麼的？」劉震亞道：「甜的，不如辣一點的好！」小喜身軀一扭道：「你又胡說的。」劉震亞道：「真的。我想吃幾杯酒。酒不就是辣的麼？」小喜笑道：「你吃醉了，又要鬧醉貓！你說白的黃的？預備幾樣酒菜？我替你吩咐下去便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不知道我輸急了？在家裏，有現成的錢，一頓蒸盞，解一解愁煩，我要盞就是白的，黃的不過癮，把老頭子留的竹葉青，勞駕偷半瓶出來，回來重重有賞？」小喜笑道：「你讓我去當賊，替你偷老頭子的酒？真是罷了！」劉震亞一聽這個賊字，不曉緣何，臉上一陣發紅，說道：「去罷！偷酒的賊，就是犯事，也是風雅的賊，沒有罪名的，你快拿來。」小喜撇着嘴，說道：「那可不敢一

定！我要去上房轉轉，伺一個機會，才好行事呢，那酒罈子是在儘頭小套間內的藏着的，老爺子把它看成無價之寶，寸步不離。」劉震亞暗喜道：「是要慢慢的，才好行事，你今天去兩個鐘頭，我也等你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不打算出去了，少奶奶回來，我們兩個人吃酒，豈不更有意思？」小喜道：「若是不幸，給人發覺了呢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有我做主，我替你担負這個竊盜的責任！」小喜撇唇咧嘴，輕蔑的一笑，罵他聲德行，說道：「瞧你的像兒！」隨着她脚步輕移，款款走出室外去了。劉震亞打發她去了，立刻一挺身，站了起來，抖搜抖搜全副精神，先賊眉鼠眼的望了望那床橫頭，一架穩如泰山，坐鎮臥室的烏鋼保險櫃，只見它像一籌黑大漢，巍巍然，坐在那兒，紋絲不動，他便是一喜！隨後，邁步走去床橫頭，伸手一拉保險的櫃門，不見鬆動，便知道是白天鎖上的，出乎意外，稍爲失望！接着又手忙腳亂，去少奶奶衣櫥小抽屜，五桶櫃，紫檀梳頭匣子，沒一處落空，一一搜尋到了。却都是不見那保險櫃的大鑰匙，眼見得是少奶奶隨身佩帶着出去了，保險櫃內之物，不用打算染指，只好耐心等待，以待夜來了。劉震亞夢想之物，不能立時到手，痴立悵然，說不出的失望！這

其間猛可的身後有人，又是嘆嘯一樂，嚇了他又一跳！欲知來者何人？請閱下回。

第五回

快樂在家庭夫因妻貴
風騷揚社會父以女名

劉震亞吃驚回頭，一看那嘆嘖一樂的人却是那麻皮少奶奶，不曉甚麼時候，溜了進來。她站在身後，滿面都是笑容，往下脫着大衣，倒不見得有何不寫意。看罷，陡又驚奇起來道：「少奶奶，你去的快，回來的怎麼越發快起來了？你瞧你，偷偷摸摸，嚇了我一跳！」麻皮少奶奶脫下她的大衣，老媽子接去掛了。她搓搓着兩隻手，微然一笑道：「你瞧我說的是一個多鐘頭，一個多鐘頭回來，你又嫌我快了，你不是說得好好，要躺在床上，養養你的精神麼？爲何你一個人，背着臉兒，站在那兒發怔？」劉震亞看看手表，果然斯言不虛，離自己回家，過去一個多鐘頭了，因爲自己翻東翻西，只顧搜尋保險櫃的大鑰匙，所以不覺過了如許時候，只得笑了道：「你走後，我躺着，是睡不妥實起來，又怪悶的慌，一個人在屋中散散步，又站在這裏轉轉念頭心不在焉，你就來了，可不是嚇人一跳！」麻皮少奶奶坐在床沿，顫微微的，喘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這倒難爲你了，一個人孤苦零丁，多虧你熬，讓你也嚐嚐

這滋味，小喜呢？我讓她陪着你的呀，她怎麼跑開？是偷懶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不是她偷懶，是我想吃幾杯老頭子的竹葉青了，讓她去偷老頭子的酒呢！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你真可以！這樣一個小孩子，你便教她去做賊，這以後我的屋子裏，也要多多注意了，萬一她偷慣了，偷得手滑，那可不是耍！」劉震亞心中有病，面皮爲之一紅。幸虧麻皮少奶奶手裏整理她一隻大皮夾子低着頭兒，未曾注意，這也就過去了。劉震亞搭訕笑道：「這是鬧着玩，不必說了，我先問你，你去的快，回來的快，咱們的事兒，怎麼樣了？」麻皮少奶奶不慌不忙的，整理着她的一隻大大皮夾子，她摸出幾件東西，先舉起一件紙條子，揚了一揚道：「你自己瞧，不用問我，你一看，就知道你這位太太是活菩薩，有求必應了！」劉震亞扯過她的臂膀，在她的手裏，看了一眼，那紙條子原來是一張中國銀行的支票，簽字圖章，俱皆完備，金額乃是二千五百元正。喜得他跳了起來道：「你辦到了！並且辦的溢出額數，多出五百元來！」麻皮少奶奶隨手交他，又取起另一件加大的封套子，笑道：「這還不要緊，今天我是一帆風順，無往不利了，你看看，這是甚麼？」劉震亞一看這封套上面，空無所有，僅僅大書着

三個字，「委任狀」，他接來抽出其中瓢子，一看是畢業文憑似的，一張洋宣紙印就填寫蓋印的委任狀，上寫「茲委任劉震亞爲本局科員此狀」，底下是「民政局局長錢其妙」，民政局的局印，局長的小圖章，無不印色鮮紅，嶄嶄新，光景是填發下來，時間不久。劉震亞道：「這是幹甚麼？這是幹甚麼？」麻皮少奶奶笑哈哈的，遞上一張笑臉兒來，親切切的道：「我的丈夫，恭喜，賀喜，你要做官了，這是我給你運動成功的，你不喜歡麼？」劉震亞莫名其妙道：「你爲何忽然要我做起官來？這在事前，怎麼一點不知道！」麻皮少奶奶陪着一張笑臉道：「你聽我說，我因爲你老大的男人，天天打油飛，閒起來不是事，所以早就和娘家母親父親說了，大家都想爲你找一個相當職業，大好光陰，不可長此荒了下去，不過提起職業來，這不是容易辦的，銀行的職務，薪水少，花紅多，責任重，不是你能做的。政界的官員，薪水大，地位高，想你沒有甚麼不願意，所以我們決定請你做官，請求父母爲你開始活動政界的職業去了，真是無巧不巧，今天我回娘家，正好你的委任狀下來，送到娘家，我爲你帶來了，你別瞧不起這科員的官兒不大，民政局的薪水却是不少，一個月二百四十元的一

等科員，每天去上三個來鐘頭，吃吃茶，吸吸煙，看看報，那可了事，真和白送你一月二百多差不多，你大概不至有何異議，明兒一早，前去謝委到差罷！」劉震亞一聽如此，心中說不上是願意，還是不願意，他瞧着一張委任狀，幾致啼笑皆非。說道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？諸婆老丈人費心。我是不稱其職的！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你是他的一位嬌客，這又何必客氣呢？用不着呀！」劉震亞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，說道：「我那兒能夠做官呢？科員雖小，也要懂得一些公文程式才行。像我太外行了，又道是杆麵杖吹火一竅不通呀！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我不是說過了？除去吃茶吸煙看報，每天畫上一個到，沒有你的公事，絕對不是故意的拿你開玩笑。」劉震亞道：「話雖如此，老百姓一滴血，一滴汗，繳捐納稅來的錢，白白的給我受用，豈不令我寢食不安？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你若講起這個來，那就難乎其為官僚了。天下只拿錢不辦事的大官僚，不知要有多少？何況你這芝麻大的官兒，未入流的小官僚？這也無法去認真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一做官，你不就是官太太了麼？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那沒有毛病呀！你若是做上知縣？我不是還為你掌印了麼？」劉震亞想着可樂，手捧

委任狀，哈哈的大笑起來，丫頭小喜舉着一隻小茶壺，俯伶伶的幾步，正走進來，說道：「少奶奶回來了，少爺酒未入肚，莫非就醉了？笑甚麼？」麻皮少奶奶坐在床沿，見小喜進來，她把手對她只一招，笑道：「小喜，小喜，你過來，快領咱們少爺，道一道喜，討個幾個賞錢，少爺他從國天起，便是官兒老爺！」小喜道：「少奶奶，真的麼？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怎麼不是真的？少爺正裏的委任狀，還沒有放下呢。他快樂壞了，你不相信麼？」小喜見不是說笑話，她的小茶壺放下，俯身鞠了一笑。對着劉震亞道：「那屋，少爺您大喜了，怪不得你笑個不下。我給您在這兒，道喜咧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不用道喜了！這都是少奶奶的功勞，她的力量了。我這話活得太太的光了，沒有太太，那兒來的官兒做呢？誰又瞧得起我？」小喜笑嘻嘻的，伸長着一隻手道：「我不管這都是誰的力量，我只知道，道喜的人，必要討賞，您賞來呀！」劉震亞道：「你替我取來的酒呢？取來沒有？」小喜笑着茶壺道：「你沒有看見？我知道你是雷聲大，雨點小，臭虫的屁股，沒有多大亮了。這一茶壺，一斤多，足夠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好！真有你的！可惜你家少爺今天輸光了，不名

一文，改日領到薪水，再補送你的賞錢。今天記上這一筆賬便了。」小喜的一張小嘴，撅了起來，鼓起多高，她怨容滿面道：「瞧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這個人，過河拆橋，老給人開這不兌現的支票，道喜錢不要了，賣酒的錢呢？你不是說的，回來重重有賞麼？」麻皮少奶奶看不過去，她順手去大皮夾裏又一摸，摸出一張鈔票來，笑着拿鈔票一招說道：「嘿！小喜得了，你夠厲害了，瞧你不依不饒。這個勁兒，少爺沒有，少奶奶這兒還有，給你這個，快去廚房，要幾樣酒菜來。」劉震亞嘻皮笑臉的，搭着順流而下，說道：「對呀！少爺沒有，還有少奶奶。你快快收下。去廚房要酒菜來。就說你家少爺少奶奶多日不見，今天要吃一吃團圓酒。」麻皮少奶奶看到劉震亞興致勃發，她也洋洋得意起來。說道：「禁止團圓酒呢？並且還是一杯喜酒咧！小喜快去。」小喜去麻皮少奶奶的鈔票，她請了一個安，謝了一謝。又向劉震亞似是而非身子往下一蹲，彷彿是稟請安，半截子又停止了。她噤的一樂道：「瞧你這像兒！今天晚上，又要鬧醉貓了！」說罷，扭轉身軀，真好似風擺荷葉一般，跑着出去了，劉震亞望着她的去影，慢慢點了幾下頭，自己一笑道：「這孩子！越來越人大心

大了！你瞧這股子勁兒，這兩步走兒，簡直的活要命！這也就是我這正人君子罷了！換一個不老實的、饒的了她？」話言未了，麻皮少奶奶忽然笑道：「你喜歡這孩子麼？這孩子，就是這樣沒上沒下，沒大沒小的，也是我們太放縱她了，你喜歡她，我寵愛她，於是把她慣壞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又何害之有？要的是這樣的，上和下睦，夫唱婦隨，才像得是一個快樂的家庭，無處不是充滿着洋洋的喜氣，倘若一家子無上無下，無大無小，一齊鼓着嘴唇，一面孔的喪氣，那還算得甚麼家庭？一點兒快樂也沒有了！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震亞，你現在也覺得一個人，應當享一享家庭之樂了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怎麼不覺得呢？尤其是今天，我更覺得這是一種迫切的需要，一個人不能沒有家庭，尤不能沒有家庭之樂。」麻皮少奶奶笑得合不上口，眼皮裏，只笑出兩汪子眼淚來。說道：「感謝老天，我的丈夫，今天居然回心轉意了！那麼你從今天起，是不是還捨得離開這個快樂家庭，而要出去，另尋安慰，另覓你的樂土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是的！我明天一早，仍是免不了出去的。家庭雖好，也不能一天到晚的，縮在裏面，別的事就不做了。」麻皮少奶奶大驚道：「你爲何又要走呢？」劉震

亞道：「我是要走的呀！那民政局的委任，難道不去謝委了？」麻皮少奶奶聽得心地寬鬆，破顏一笑。說道：「我的丈夫，你又尋我的開心了，我以為你出去，又不回來了，誰問你這謝委的事情呢！你以後每天並且要上衙門，只要你晚上回來就好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晚上怎麼不回來呢？除非我是一個無家無業的流浪者。」麻皮少奶奶念念叨叨，說道：「我知道，我老了。」劉震亞望望少奶奶的一張麻臉，不禁好笑道：「你怎見得老了？不老呀！」麻皮少奶奶低頭笑道：「我自己每天照鏡子，沒有不知道的。我人雖不老，額前若非留着劉海髮，老遠的，就看出皺紋累累，成了一個小老太婆了。我自己，難道沒有一些自知之明？這臉麻子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有甚麼？女人的美，不在面貌；是要心裏忠厚，才說得上是美來。如果以貌取人，豈不失之子羽？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你這樣說罷了！常言道：「醜妻家中寶，俊人惹煩惱。酒席筵前還是俊的好！」誰不知道好的好看呢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那不過是指着一般好色之徒而言，天下男人，不是一樣的。」麻皮少奶奶紅着麻臉，撇撇着嘴唇，不甚相信的，望着劉震亞一笑。丫頭小喜捧着一隻油盤，內放冷熱幾樣酒菜，走了進

來。劉震亞是和麻皮少奶奶在床沿排排坐的，看見她來，忙不迭起身走開。小喜望了他們，陰陽怪氣，微微一笑。然後她忙手忙腳，擺上菜蔬，放開酒杯筷箸，匿着一肚皮笑，說了聲：

「少爺少奶奶請吃團圓酒。」轉身走出去了。麻皮少奶奶眼裏，看着明白。那劉震亞一雙眼睛，滴溜滴溜，不離小喜身邊，只在她頭上脚下亂轉。她笑了一笑道：「震亞，你的心意，我明白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你明白甚麼？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我明白，丫頭小喜，彎彎的眉，大大的眼，雪白的臉蛋沒有麻子，真是一個美人胎子！你喜歡她，那不妨事，有我一句話，做一個主，還愁她不是你的人？請你放心好了。」劉震亞罵代她斟上一杯竹葉青，又爲自己也滿了。說道：「甚麼話呢？剛剛我無非拿她取個笑罷了。難道不成我這人能夠如此沒有出息？轉起自家丫頭的念頭來？豈有此理！你沒有嗑酒，便說起醉話來了。」麻皮少奶奶謝謝他的斟酒，又正色言道：「震亞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不是自甘落伍，放棄我的權利的。我也有我的辦法。要辦，自然辦出一個章程來。」劉震亞舉杯相讓，與她各呷一杯，漫不經心的，夾了一筷拌乾絲吃，隨口笑道：「你還有你的章程？願聞願聞！」麻皮少奶奶呷了

一杯酒，那張麻面皮，一顆一顆的麻子上，俱都泛出一層紅光。她笑道：「我這可是醉了人，沒有醉了心。嘴上說的，無一不是肺腑之言，聽不聽在你。我願意成全小喜這孩子，讓她永遠隨侍我們左右，那有多好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是笑話了，我若真心愛她，早就要她了。你自己的說話，不爲你自己留一留身分。你真有此心，將你自己，置之何地？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你想不開！小喜不管如何，終是一朵家花，比較你出了家門，隨地隨時，採取的那些路旁野花，不可同日而語了。與其你出去，自由行動，胡亂攀折那些野草閒花，何如家裏開一開心，培植這一棵隨心草？況且我又不是慣於吃醋爭風的無恥女子，並不是沒有大量之才！莫非能和自己貼身的一個丫頭，講甚麼長？論甚麼短？」劉震亞笑着，斟滿兩杯酒，舉杯相勸道：「不要說了，你這是無稽之談，不足取信。我也是酒後之言，不可爲憑。我們這是「今宵只可講風月。」少發牢騷。」麻皮少奶奶啣着一杯酒道：「這正是風月之談；何言牢騷呢？你若說我是無稽之談，那麼我連以後的打算，整個的都有了，並且不自今天始了。假設你喜歡小喜的話，我便爲你奔走疏通，老太爺老太太方面一聽我說，決無問題，我敢

担保。我個人的出路，而且早已就有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你個人的出路又是甚麼？我們姑妄言之。」麻皮少奶奶笑道：「我情願和小喜同居平等地位，概不與她爭論大小。每月三十天，你在她屋子裏住十五天，在我屋裏住十五天，我們這叫做平分春色，各無爭執，待遇平等。試想我這種打算，可以說得是仁至義盡，無所謂上下之別了。我完全沒有所謂主僕的觀念，待她如同親姊妹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真是在此痴人說夢了！你肯其如此犧牲地位，成全一個小丫頭，爲着何來呢？」麻皮少奶奶舉起酒杯來，未從說話，那眼淚不亞如斷了線的珍珠，洋洋灑灑的流了下來。一滴一滴，從臉上流下來，有幾滴落在那酒杯裏，和一杯竹葉青，攪混在一起了。她儘管落淚，那面皮上，兀自撲堆着勉强的笑容。連聲叫着我的丈夫，說道：「並不是我在這裏妄做主張，痴人說夢；實在我這個做妻的，過於對不起你這做丈夫的了！憑我這一副醜容顏，不用攬鏡自鏡，豈能沒有自知之明？配上你這樣少年風流，郎君俊俏，你即不嫌棄我，我也應當自慚形穢，退避三舍。無如我們的婚姻，由於父母做主，媒妁之言，彼此家庭身分的關係，無論那一方面，萬萬不容有何後悔，中途變更意志。惟其如此

我除掉公開表示，許可你自由納小，任意買妾之外，絕對沒有維持我們夫妻白頭到老，有始有終的方法，沒有可以令你享受家庭之樂的生活，你只好永遠流浪在外，不知所之，做一個，無家無業漂蕩鬼了？震亞，我這是籌思已久，非復一日了。你要體諒我的真誠，了解我的至意！我這輩子，做了你的妻。名義已成，無多奢望，我只希望你能夠知道我，曉得我，把你將來對於小喜的愛，無多有少，分給我十分之幾，從此不再四出游蕩，使我稍盡爲妻之義務，不負嫁你一場，我雖然死了，也可無憾於九泉。來生來世，我變它一個貓狗之類的小生物，也是要報答你的恩情於萬一了。」麻皮少奶奶揮淚陳詞，說到完了，舉着酒杯，又是一陣子慘笑。劉震亞的不肖，到了若何程度，聽罷此一篇血淚之言，也不禁天良發現，惶愧萬分。他笑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！你的心事，我不用你說，一概盡知。夫妻之間，難言之處，甚多，焉得而一時說盡？我自今日始，每夜歸家，不再漂流於外，做那無主的孤魂。可也就罷了。今天你的隆情厚意，不言而喻。我們只要有此心意，那就是你的賢德過人之處。我劉震亞無可答謝，心領便了。」麻皮少奶奶搖頭道：「不然，我的意思，極其簡單。我話說出來

了，只要你答應。你答應了，我們彼此，乾了這隻杯子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的好意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們何用一再提及？這杯酒，我們豈止乾了，並且還要吃它一個酒杯。我們今天，正是不能談既往，重新做人，好比又是一個洞房花燭夜。你看我以後對你如何？一句話，說到這裏，完了！」麻皮少奶奶道：「你口不應心，不要騙我了！這是真情實話？」劉震亞捨也似的和她換過一杯酒來，啣啣的先嗑了。說道：「這杯酒，是一個對證。你不相信，莫不成讓我指天畫地，盟他一個血淋淋的重誓，你才相信麼？」麻皮少奶奶慌得舉起一手來，遮住劉震亞的嘴唇，不令他再出聲了。說道：「我的心肺，我的寶貝！你可不要盟誓，我心疼！」劉震亞口不能言，眼睛睜得滿大。掙了許久，掙出一句話來道：「你相信不相信？」麻皮少奶奶怕他再要盟誓，急的連聲叫道：「我的活祖宗，我的活祖宗！我怎麼不相信呢？我相信了！」劉震亞瞪着眼睛道：「小喜的這件事情，你還說不說？」麻皮少奶奶沒口子答應道：「我的親人，我的一顆血淋淋的心，快要割給你了。你不以為然，我的心思，算是白費，還說甚麼？我遵你之命，不說就是了」。劉震亞道：「桌上的這杯換下來的酒呢？」麻皮少奶

奶又道：「我嗑！我嗑！只要你不盟誓，你讓我死，我都願意，何況一杯水酒？我陪你嗑多少杯都成。」說罷，果然手到杯乾，一杯酒，囁嚅的都嗑了。劉震亞應酬場中的能手，今天安心要灌麻皮少奶奶一個大醉，這有何難？趕緊又斟上第二杯來道：「沒有多少杯，這壺酒，充其量，每人六七杯就完了。我們再乾了這一杯。」麻皮少奶奶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笑道：「我這個人都是你的，幾杯酒不相干。只要你永遠的愛我！我今天拚着醉死，也還值得。」劉震亞陪她一杯，又斟上來。兩個人酒到杯乾，酒菜未動幾箸，麻皮少奶奶的酒已足量，醅酊大醉。半爬伏在桌上，呢呢喃喃，言語不清。含混的，只是憨笑道：「不成了！不成了！我坐不住了！不陪你了！」說着，身軀一歪，躺去床上，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了。劉震亞不能夠麻皮少奶奶早早醉倒，拔去一根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。他看了大喜！連忙叫着小喜進來，說道：「快快的替少奶奶蓋上被子！少奶奶醉了，不要凍壞了她！」小喜半天沒有過來，她的眼皮，忽然紅腫起來，不亞如兩隻大大的桃子。氣囊囊的，去給麻皮少奶奶蓋好被子。過來眼皮一睜劉震亞道：「少爺，你的酒，還嗑不嗑呢？吃飯麼？」劉震亞嘻嘻笑道：

「飯，自然要吃；酒呢？也不能不嗑一嗑。可惜你家少奶奶沒有多大量，未從吃上幾杯，她先醉了。這樣兒的寡酒吃起它來，有何風味呢？」小喜站着道：「那麼你把話說一定了！你到嗑酒不嗑酒了？給我痛快的回答。」劉震亞涎着臉皮，洋洋而笑道：「不然的話，小喜，我恕個罪說，少奶奶醉了，你陪着我，做少奶奶的一個全權代表，跟我合吃幾杯酒。那麼我這酒，可不致於吃的沒有味了。」小喜恨容滿面，悻悻然道：「我沒有那大的造化？你拿我比做誰來？你要我陪酒做你的小婆子，我還不定願意不願意呢？應你怪不錯的，別這兒一個人臭美了！」小喜說畢，扭身往外，倉皇的就躲起來了。劉震亞打趣她急了，曉得她是懷有心病的，剛才的話，她一定聽見了。趕緊喊道：「小喜你回來，酒不吃，拿飯來。我吃完，也要安歇睡覺了。」小喜並未答應，料她躲得遠了。劉震亞寡酒吃得乏味，急待飯來。坐了一坐却見一個嚙嘴的老媽子，老態龍鍾，足有六十以上的年紀，她托着一大油盤菜飯，咳嗽嗆嗆，晃了進來。笑道：「少爺吃飯了！送來了，開飯咧！」劉震亞未見小喜再來露面，先見這老媽子開上飯來，他的氣大了。說道：「你怎麼來了？誰叫你來的？快去快去！」老

媽子擺上幾碟幾碗的菜飯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小喜叫了我來的呀！她病了，不舒服了！不願意再來了！我替她開一開飯，這也無何要緊呀！」劉震亞道：「胡說！她剛出去的，沒有幾分鐘，如何就病了？我不信你們的，胡說，胡說！」老媽子笑道：「可說的是呢！我也不知道，這孩子怎麼一股子勁兒？忽然就病了！病來如山倒，大概是暴病。我們幹麼胡說呢？」劉震亞不願同她去叨囉，僅僅哼了一聲。那老媽子，臊眉搭眼，開了飯，她走出去了。聽她在外，哼唧唧，一邊走着，一邊自言自語，長長太息道：「甚麼老了，猶有包涵，惟獨人老了，可就不值錢了！喜歡年輕輕的，一根水葱似的，站在眼前，那是好看呀！咱們不才也從那時候過來的，不是生來就是這宗模樣！可惜，老了！」劉震亞掃着一耳朵，暗自好笑！飯吃完了，老媽又來，收拾出去，天漸晚了，劉震亞酒足飯飽，縮在麻皮少奶奶腳下一躺，那裏又睡的熟？那麻皮少奶奶不只面貌醜陋；睡的熟了，而且不斷的，從鼻孔裏，發出沉重的鼾聲。劉震亞不堪其擾，臥而復起。坐定沉思，鐘敲十一下，知道天已夜了。偷偷摸摸伸手去麻皮少奶奶身邊一探。那麻皮少奶奶睡夢中，忽發幾聲嬌笑。叉手舞腳，和他一路虛空支撐

作式。嘴裏含糊笑道：「震亞，震亞，老實點！別鬧，別鬧，你再鬧，我可惱了！」劉震亞吃了一驚，停手再聽，麻皮少奶奶呼嚕呼嚕，又發起一陣鼾聲，原來是她在那裏說夢話，撒嚙症，並不是睡醒了。劉震亞放心大胆，寬衣解帶，一路搜尋到底。慚愧那隻保險櫃的大鑰匙，居然從麻皮少奶奶的腰下，搜尋出來了。劉震亞如虎生翼，如魚得水，焉能怠慢？急起身下床，提着鑰匙，逕去保險櫃前，抬手一開。果然水到渠成，旗開得勝。那隻保險櫃，得心應手，豁然的開啓了。劉震亞拉開櫃門，手去裏面，探囊取物一般，不費吹灰之力，那一個珍珠寶石的小錦匣子，輕而又輕的，便給他取到手裏了。這時光，不暇打開細看，急忙回手關上保險櫃門，依然如舊的用鑰匙鎖牢了。錦匣放去桌上，先將那大鑰匙放回在麻皮少奶奶的身上。隨後穿上大衣，取幾張報紙，包起那錦匣來，向腰邊一夾。收起委任狀支票，戴上帽子，三五步，跑出房來，呼喚聽差開啓後門，嗚飛冥冥，一溜烟的，逃出來了。半夜裏，小胡同裏有的是歇乏的洋車夫，劉震亞招呼一輛來，坐上奔進東交民巷，獨往大利飯店三樓，開了一間一元五角的起碼房間。茶房伺候茶水，填寫旅客登記表完了。劉震亞一人在電燈

下，打開那錦匣，作一檢視。只見那錦匣內，又是小小的幾隻藍絨盒子。再打開那小盒子，一個一個，看個分明。果不期然，麻皮少奶奶的珍貴精品，雖未完全到手，却已得之大半。翡翠髮卡，價值十幾萬元物，不在這錦匣內，算作例外。其翡翠雞心，寶石戒指，珍珠脖圈，不但在此一匣之內；連那一隻大大的鑽石蝴蝶，父親從英國猶太人手裏購來的惟一寶物，也一包在內了。劉震亞看了一個神眩目奪，心爲之動。他忽然發一奇想：這些東西，翡翠雞心，寶石戒指，珍珠脖圈，爲價不出一兩萬，尙自可說；惟有這一隻鑽石大蝴蝶。它是猶太之寶，平平白白，借給錢秀美，孤注一擲，知她還是不還，未免過於冒險。如此寶物，一言出借，豈不過重然諾，容有未妥？不如自己明天出去，廊房頭二條，轉上一個遭兒，尋一家收買金珠寶玉石器的商店，將它拍賣幾萬，消遣幾天。有這三件翡翠寶石珍珠，足以打發錢秀美了。她本來不大喜歡鑽石東西的，自己又何必以此獻上呢？劉震亞有此一想，他把玩着那隻鑽石蝴蝶，愈發的愛不釋手，心迷意亂起來了。一霎時，又想到麻皮少奶奶一副痴情的憨態，從可笑之中，漸而發生一種可憐的思想。手拿着那隻鑽石蝴蝶，可就有些捨它不得了。

最後，劉震亞決定變更計劃了。與其一賣，收不回來，何如留它一個活路，送去當舖，典押幾千？必要之時，仍可從容贖回，較之一賣永不復還，活動多多了，劉震亞心亂如麻，這個那個，想個不了。一個人在燈下，搗鬼半夜。躺去床上，頭枕小錦匣子，翻來覆去，不能睡熟。耗到天亮了心血來潮，好容易睡熟了，又給那茶房敲門驚醒。聽他問道：「先生，這房子續不續今天？現在十二點了！」劉震亞方知一覺功夫，天色正午了。連忙交代說，續下今天去，一面火急起身，草草梳洗了。走出交民巷外，一家大當舖內站了。手捧鑽石蝴蝶的絨盒子，獻了上去。那當舖的高櫃台內，一位粗聲老氣的掌櫃，未看其中物事，先自問道：「這是甚麼？洋金水鑽的首飾不值錢，我們可是一概不收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你看看好了。」那掌櫃打開一看，綠眼精光，吃了一驚，慌忙拭拭眼睛，定睛看看櫃外的劉震亞，含笑問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你貴姓？」劉震亞答以姓劉，那掌櫃笑着，掀開欄櫃一頭的一塊橫板。躬身邀道：「劉先生這是要商量商量，方好寫價。請進來，吃杯茶，吸吸烟捲。歇會兒，請我們當家的出來，你們談罷。」劉震亞不能不進去，即彎腰走進去道：「你們要這東西麼？」那

掌櫃笑道：「鑽石的大件首飾，真正的好東西，焉有不要之理？請坐，徒弟倒茶，點烟！」立刻便見一個小徒弟倒茶點上烟來，劉震亞坐下未久，則見一個大胖子，穿起一身寶藍緞子的長袍，青緞子大馬褂，和黑緞子全盛號的大毛窩。頭上罩着一件帶着三塊瓦式的風領小帽，大搖大擺的，走了進來。一面口吐人言，鬨聲鬨氣的道：「甚麼買賣？看看，給他寫個千兒八百的好了。何必要我看來？我這就要出門，今天三四擋子應酬咧！」那掌櫃陪笑道：「這位，這位。劉先生拿來的，一件鑽石蝴蝶，好東西。不差甚麼的看不透。當家的出來，彼此講講價錢也好。」那當家的連正眼也不看劉震亞，不管他是何許人。先取去絨盒，打開端詳，端詳，他大驚失色。舉眼再看一看劉震亞，面顰依稀，容顏彷彿，竟是一位熟人。他哈哈的笑起來道：「我當是誰，拿來的寶物，考驗我們的眼力來了。却原來是世兄。世兄這不是拿我們打哈哈，給我們一個譜兒？快快收起來，拿回去。給老當家的帶一個好兒去，就說我是他的師弟，在這兒給他請安了。」劉震亞給他不熟裝熟，弄得大為不解。及至仔細一打量這位當家的，可不是曾經屢屢光臨家下，乃是父親的一位師弟。這時候的窘態畢呈，神慌意

亂，沒有再比這個難堪的了。趕緊深施一禮，一躬到地。笑道：「原來是大叔，我不知道大叔是在這兒櫃上的，知道，也不來了。」說着，面紅耳赤，恨不得有一個地縫鑽了下去才好。那大叔倒不注意他的表情如何，一手拍拍劉震亞的肩頭，轉面對那幾位掌櫃的，笑了又笑。說道：「這位不是外人，咱們今天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。這位先生他姓劉，你們想想，咱們同行的姓劉，八九家當舖，歸他總管的，那是誰人？他跟我們是爺們，他父親是我的師兄，衆掌櫃的一聽。恍然大悟，無不欣然色笑，說道：「那麼不是外人，後邊坐坐，好生款待，不要怠慢了。」劉震亞把臉羞成一塊大紅布似的道：「諸位先生不要客氣。我坐不住，要走了。」那大叔笑道：「那麼今天的買賣做不成了？這是你父親教你來的？還是你自己要來的？不要弄錯了！」劉震亞老着面皮道：「這與我父親毫不相關，實乃我自己的事體，我父親何人，焉能當當？無非我個人的一時不便，你們不要見笑。」那大叔道：「這首飾是何人所有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內人的，她和我同時需用款項，我們不過爲的通融一時罷了！」那大叔點頭道：「你內人的，和你自己的一樣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當然！所

以你們不要誤會，這事和家嚴全無關係」。那大叔猶預道：「你用多少錢呢？」劉震亞道：「這東西值多少呢？」那大叔道：「這可沒有一定，賣對數了，幾萬不難。你們如不是需用大宗款項，依我看，不必多此一舉。賬桌！拿一百塊錢來，你拿去隨便使用了。」說罷，那賬桌上果然一五一十，點過一百元鈔票來，放在桌面。劉震亞不知其意道：「大叔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那大叔笑道：「不是我說：你父親在當行的地位，盡人皆知，無不曉得。你今天的一隻鑽石蝴蝶，在我們本當舖，既知來原，當然無論如何，不敢收受。便是你走去他家當舖，貴重之物，例須進櫃議價，當家的一出來，你的一張臉子，便是天然的照會，沒有不認得你的，要他們收受同行之物，他們也是萬萬的不敢。所以我說：你這東西，儘管拿回家去，用錢拿幾百去，憑你們一個劉字，也拿去了。倘若東家西家，東走西走，非但當不成東西，無人敢要；碰巧了，招來一場麻煩，飛災橫禍，就在目前。一個人好生生的，爲何惹出一擋子牢獄之災呢？不值得了！」劉震亞不大了然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那大叔道：「現在是甚麼年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誰有貴重的東西，敢拿出來？我們當舖，不時接到本地面通知的

被盜被竊單子。首飾一類，珠寶玉器，最多最多。並且時不常的，還有偵緝隊上的便衣人員，參加我們櫃台上的工作，或旁觀，或假作本櫃同人，以資偵探。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小夥子，一拿出來，就是價值鉅萬的鑽石飾品。給他們冷眼看見，盤問起來，再是言語支離，神色倉皇，他們焉肯放過？說不定白繩一拴，先送你去隊上區上，請你吃兩天的窩窩頭。等你家屬上呈保釋，那你的苦頭已經吃了，後悔不及。故此依我良言相勸，用錢儘管拿去。當當，不必冒這個險了。」劉震亞聽得毛骨悚然，如夢方醒。他轉而笑道：「謝謝大叔的指示，我這件珍玩，不再當了。用錢是不見得除去當當，沒有方法。我出去轉一轉，幾千取來，不是難事。我謝謝，我走了。」那大叔謹慎的交回他的減盒子，教他小心的拿了。說道：「說的正是！但得一步地，何用當當爲？不是我吃本行恨本行，除了那敗家子弟，荒唐兒郎，誰肯巴巴的拿東西送來我們門上，看臉子，陪笑話，求我們多寫幾文，受我們的重利剝削呢？至於我們在本行的同業，尤其是聖人門前賣三字經，大可不必！」劉震亞攏定盒子，鑽出櫃台來。那當家大叔以至於掌櫃的，雖是全體歡送着他，直到門外，劉震亞却是嚇出一身冷汗，

給他菲薄的，尤爲慚與羞并。他出了當舖，徬徨街市，不知所之，半天想起來，衣內尙有二千五百元的一張支票，先去取來。卽刻前往銀行，提出現款二千五百元包了一個紙包，謹慎的拿了。出了銀行一想：民政局的差使呢？沒有功夫，前去謝委，明天再說了。回轉飯店，現款古玩存去櫃上，留下的一只翡翠雞心，寶石戒指，珍珠脖圈，一齊拿了，一個電話打去愛美女子中學校，尋找錢秀美接談。那錢秀美過來一問他是劉震亞。她欣喜至於極處道：「啊！劉，你出來了。你的太太呢？她好不好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她好哇！謝謝，她問你好？」錢秀美那邊剛答應一句，「不敢當！」忽然她那邊鶯燕齊噪的，登時就亂了。一個女的插入一嘴，冒冒失失的，問道：「你是劉震亞先生麼？」劉震亞答以正是！錯愕之間，那女的又笑道：「我是武大蘭呀！正等着你的電話不來，你却打電話來找錢小姐了。我問你：你不是在亞北呢？」劉震亞於是恍然，又是這位醜小姐前來搗亂，不是她提起來，倒把她忘懷了。當時，衝口而出未加思索道：「不是，我在大利飯店咧！」武大蘭俄然遲頓一下道：「你在飯店裏，特意等著我啦麼？」話未言畢，那邊又生變化了。一個女人，搶着笑道：「劉先

生，你去罷！我們還在昨天的舊地方見罷，假如你的事情，已經爲我辦理完了。」劉震亞聽出這位，又是那錢秀美來。慌忙應道：「當然我已經辦好了！」這話未完，那邊的電話，戛然而止，驟爾中斷。劉震亞問了幾聲，不見答應，他也停止，電話不打了。想了幾想，錢秀美之意，大約仍在亞北會面，自己也該早去爲佳。卽令西崽打電話去熟汽車行，叫一輛汽車來備用。不想偏不湊巧，那熟汽車行無車應客，輾轉而求，好容易才轉到別家的一輛汽車來，却已然耗去二十多分鐘了。劉震亞急星爆流的，駕了汽車，來到亞北。那錢秀美的一副芳容，已經若隱若現在樓上玻璃窗內，含笑招呼。劉震亞跳下汽車，推門而入的當兒，那錢秀美業已裹着一件皮領大衣，翩然自樓上走下來了，劉震亞迎頭，碰見她出來，不由一怔道：「三小姐你怎麼走了？」那錢秀美道：「劉，你不是坐汽車來的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正是！因爲我身上帶着東西，所以我特意坐了汽車來，以示鄭重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噢！這好極了！請你陪一陪我，坐上汽車去，換一換地方。我們去英華齋罷！」說罷，閃身走了過去，先向外面，躲將出來。劉震亞追上兩步道：「三小姐，我們約定的，是在這裏。怎麼又換地

方？」錢秀美置之不答，推門出來馬路旁，一跳而上汽車。劉震亞只得隨她出來，他一上車，錢秀美才笑道：「我們躲一躲武大蘭罷。今天她因為筆記未抄完；不能不晚出來幾十分鐘。一會她又來了。」劉震亞始才領悟，他二人乘汽車馳來英華齋，幾步路，眨眨眼，就到了，劉震亞和錢秀美坐在雅座，彼此索要幾樣茶點。錢秀美的一件外衣脫了下去，露出她的內穿的陰丹士林藍布旗袍，短短的袖子，肥白可愛的兩彎玉臂，伸在外面。一頭曲彎起來的飛機燙髮，上綴一隻大大的蝴蝶彩結。真乃淡粧濃抹，無不相宜。劉震亞看得都怔了。錢秀美給他看了又看，說不出甚麼來，只是嘆喏一笑。劉震亞這始明白過來，搭訕笑道：「三小姐，幸不辱命，我受你之託，業經替你辦來了。」說話功夫，把幾件絨盒子取出來。靈不靈，當場試驗。盒蓋開啓，寶物出現。雞心，戒指，脖圈，三件東西，呈獻在眼前。劉震亞眼望錢秀美，微微又笑一笑道：「三小姐，你看看，這幾件東西，不值甚麼錢，中得意不？」錢秀美看到這三件東西，一目了然。綠的真綠，白的真白，紅的真紅，那還有錯？她看了一眼，其中並沒有那一對翡翠髮卡鑽石蝴蝶，不由感覺美中之不足。凝眸而問道：「你這是完全辦

到了麼？一共就是這三件東西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是！這是三件，其餘沒有拿出來的原因，便是不在我太太手下，無法立即拿出來。我太太也是借了出去，給別人壯門面去了，所以必須去原物催還，不是伸手可得。暫時就是這三件了。」錢秀美微然一笑道：「有這等的事情，你何以不等那其餘的，要了回時，再一起拿來呢？這豈非故意的，多費一番手續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不，因為那要再過幾天了！我恐怕遲誤佩戴，不得不先拿了過來，以備星期六之用。」錢秀美若無其事，將那絨盒子的蓋子，一個一個的，原封蓋上推了過來。笑了一笑道：「謝謝你，請你原物帶回，等那其餘的到手之後，再來見我。我一起收下，省得再費一番手續了。」劉震亞大爲掃興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原因？假如那其餘的，不是禮拜六前能夠還來，豈不誤了三小姐的使館跳舞會？」錢秀美搖一搖頭說道：「這個我自然有法子補救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你怎樣的補救呢？」錢秀美微笑而起，整理整理大衣，仍然穿上身去。說道：「補救的法子呢？自然極其簡單，只有臨時通知。不去出席，做一個缺席的客人，也就是了。」說時，拂袖掠髮，大有去意。劉震亞慌了道：「三小姐，請不要走！三小姐沒有補救的

方法，我這裏尚有一個補救的方法。你不能不聽一聽！」錢秀美站着道：「你快着蕙下賬去，我們走出去說，好不好？」劉震亞忙着應道：「好，好！夥計，夥計，算賬，算賬！」外面夥計答應着打了手巾把進來。那錢秀美先躲出去，只站在雅座外候了。劉震亞急忙惠賬，收起東西出來，他二人走着，錢秀美便問道：「你的補救方法是甚麼？請你現在告訴我好了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的補救方法，也是極其簡單，並不複雜。直率言之，就是我保證你在禮拜六下午六點以前，准保你能看見那其餘的兩件飾品，和這三件，一起交你，也就罷了！」錢秀美笑道：「真的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不是真的，還能騙你？我若騙你，今天何能前來？那不過也是一舉手之勞，東西若在，手一動，就拿出來了。」錢秀美道：「如此我們禮拜六見。我現在要回去了。」劉震亞看看來到英華齋外，他便笑道：「三小姐，今天對不起的很！我的汽車現成，一路送回三小姐去，再行他往。我是沒有事的，三小姐就請上車。」錢秀美笑道：「謝謝！我這兒的包月車跟來了。」劉震亞一看，那路旁，果然拖過一輛洋車來，車夫是一個梢長大漢，孔武有力，英雄之氣逼人。他惡狠狠的，看了劉震亞一眼，然後掀

起車毯伺候三小姐上車。劉震亞無可如何，只得笑道：「三小姐一定要坐包月車走，我便不客氣了，再會，再會！」錢秀美坐上車去，對他點頭一笑。甚麼話不會說，車夫抓起車把，如飛的馳開去了。劉震亞抬手拍拍身上的珠寶玉器，抬頭看看路上的馳去伊人，不覺嘆了一口氣！幸虧自己這一步，支的很遠，禮拜六下午六點以前，中間還有餘裕。但是，自己的行徑，原是可一而不可再，怎樣圓上這一場夢？這倒要煞費心思了！思來想去，回飯店休息休息，從長計議便了。那汽車夫伺候多時，一邁步便上去，飛馳疾驅，又跑回來了。三樓的茶房一見他來，當頭報告道：「劉先生，你的房間裏，有客人來了。現在等你，這半天咧。」劉震亞心說怪呀！無人知道自家在此開房間，這可奇了！急問道：「那裏來的客人？多大年歲？他找誰？」茶房笑道：「她找劉震亞先生呀！她說姓武，是一位挺胖的女子，自稱爲武小姐。並且聲明，和你約定了的，故此須要進房等候你回來。我們因她所說都對，不便替劉先生得罪朋友，所以由她在房間內等候了。」劉震亞一聽即知，聞名不必見面，又是那武大蘭來了。他想起是方才打電話，無意衝口而出，她才知道的。沒有料到她不得去亞北，逕自

跑來此處死等。因罵聲喪氣！急步跑回房間來。却見那房間內屋門半啓，窗玻璃洞開，武大蘭的大衣不但脫去，連內穿的旗袍，也脫下來了。僅穿了一件羊毛絨短小內衣，和一條羊毛絨小短褲。脚底下一雙長絲襪，跣了一雙飯店內特備的草編拖鞋。她一個人歪在床上，手裏拿着那份委任狀，衝着它不知是笑，還是在想。劉震亞都看見了，這未免不像其話，光天化日，一女性在別人房間，如斯放肆，則其浪漫可知。恨得他牙癢癢地，重重咳她一聲道：「武小姐，你這是幹甚麼呢？你不怕開着房門，有人進來不進來？你這可是故意的。不讓別人進來了！」武大蘭顫微微的，放下那份委任狀。抬起雙臂，在床上歪着身軀，懶洋洋的伸了一個懶腰。她哈哈一樂道：「好呀！你不說你這房間，離着暖氣鍋爐近，熱的讓人出不來氣；還不准人打開窗戶半掩着門，風溜一風溜？我這裏是細看你的委任狀呢！怪不得你和錢三小姐秀美，那樣要好！你原來做上她家父親的官兒了！」劉震亞不懂道：「我怎麼做上她父親的官呢？我做的是中國的官呀！」武大蘭笑道：「你好不明白，薪水是國家的薪水，官還不是她家的官，民政局的錢其妙，不是錢秀美的父親，還有那個？」劉震亞大愕道：「錢其

妙是她的父親？」武大蘭道：「你真不知道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我若知道，幹麼還來問你？我不相信，一位民政局的局長，居然有這三位千金小姐！」武大蘭仰仰着脖子，哈哈又樂起來道：「你不相信，民政局長錢其妙，是她們的父親？告訴你說：你不相信的事情，那才多着咧！錢其妙若不是她的女兒，包他沒有官兒可做。他做上民政局長之由來，完全是得諸女兒之力。他女兒不在外，交際場上，盡情活躍，何來民政局長之說？包他老老實實，永遠當他一輩白丁罷咧！」劉震亞驚訝道：「錢秀美小姐真人不露像，令人看不出來，竟然有此身手？不是你說，我真個不相信了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錢秀美是他家的三小姐，那倒沒有甚麼，我的一位同窗學友罷了！惟有他姐姐錢秀珍，錢秀文，在外活動，那才是了不得！個中尤以錢秀珍爲交際場上的一把好手。她們結識的高等人物，不在少數，和錢秀美各有千秋，雖然她們風頭不比錢秀美之足，品貌不及錢秀美之半。民政局長錢其妙的榮任，若據外間傳說，千真萬確，乃是她女兒一手包辦，在外交際而來。本來一個女兒，在社會上交際一廣，名譽所播，連帶着她的父親，也享起大名來了。若是借着女兒的力量，做一做官兒，似乎不是甚

麼難事！又道是無風草不動，甚麼叫做空穴來風，不爲無因，不能沒有絲毫的影響罷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或者也許是外間的傳聞，過甚其詞罷了！」武大蘭身軀挨在牀上，聳動一聳動。笑道：「信不信在你呀！我所知道，是這樣的，說給你聽了，是我盡到朋友的義務，並不是必須取得你的相信而後已。你不相信，我保留起這相信權來，再去欺騙別人。」劉震亞道：「我不是說你欺騙不欺騙的問題，我是恐怕社會上人云亦云，一件挺好的事體，舌頭底下壓死人，幾句話就把人糟踏了。總而言之，那民政局局長錢其妙，乃是錢秀美的尊人，那是決無疑義了。」武大蘭道：「這個我敢保證，你自家也不能不曉得。你不曉得，你這委任狀，是那裏來的呢？還不是仰仗三小姐之力，提拔而來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那可錯了！那和三小姐漠不相關。此乃我內人娘家之力，她的一手辦理。我之就職與否，猶在考慮。便是他父親那方面，亦未履行謝委的手續。一切均在未可定之天咧！」武大蘭聽罷啞然，面容頓時慘淡失色。廢然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！劉先生，你也是結過婚的人了！我武大蘭何其不幸也如是，所認識的男朋友，好不容易一位一位盡是結婚之人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結婚不結婚，和

交朋友不交朋友，我以為是毫無關係的。便是結過婚了，交過朋友了，互相走上戀愛的道路了，那都沒有甚麼關係。我昨天和武小姐說的，武小姐當然不會忘懷的？」武大蘭抬手，拍的敲她自家一個大耳光。恨恨說道：「我真是糊塗達到極點了！不是劉先生說，我怎麼又忘了呢？劉先生昨天說的明白，一個男人，如果結過婚了，當他另外和一個女人戀愛了，進行到某種程度，他自然而然，會去向他的夫人，提出離婚的。他離婚了，自然可以自由自由，去和他的意中人結婚的。這不都是劉先生說的？」劉震亞道：「誠然，這都是我說的，並且是我發自肺腑之言，可以永遠負起責任來。」武大蘭凝眸相視，忽嘻溜溜的一笑道：「劉先生肯其担負這種言責，我們何幸做到你的朋友，真是光榮的很了！以劉先生而論，雖然也是一位結婚的男人，但是抱定的宗旨呢？仍然不會教我們做你朋友的女人失望。這就是難得之至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也無何稀奇！沈先生不華，他也是一個結婚的男人，他的宗旨，是和我差不多的。你們倘若好自爲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終有一天，我會吃上你們的喜酒了。」武大蘭一聞此言，托地一跳，從牀上便跳了起來。圓睜着一雙怪眼，虎視眈眈的，冒失問

道：「劉先生，沈先生呢？他在那裏？來了沒有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說的就是，可惜！他現在沒有在這兒。」武大蘭道：「你不是答應我了？他今天可以前來，和你在一處見我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我想的很好，可惜今天始終沒有見到他來，這宗美意，未能傳達成功。說起來，抱歉的很！」武大蘭也斜二目，睨視着劉震亞，微然一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你以為我是一個糊塗人，任甚麼全不懂得？我都明白了。我若不明白，為甚麼在你一進門，不迎頭先問你一問，沈先生來了沒有？而須必待你提及沈先生以後，才問你打聽他呢？我今天未從進你這個門，早已算就了。沈先生一定是沒有來，所以我一直的，便不向你打聽他來不來。現在果然，他是不能來了，你真是，壞極了！」劉震亞吃她說來，挂不住勁了。說道：「武小姐，你言過其實了！我並不是不願意替你陪了沈先生來，實在因為不知他的去處，所以無處去尋，無處去找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你不用盡力遮蓋，這正是不出我之所料，在我個人，絲毫不以為奇的。」劉震亞道：「你何以有此未卜先知的本領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當然了！我一聽你說，你在交民巷大利飯店，開着房間，我便知沈先生的一線希望，已等於零。請想你

若是陪同別的朋友，焉能與我在飯店內相會？這不是一個現現成成的理由？一個男人，約一個女人，在飯店內相會，這是不容第三者插足的。其中奧妙，你是一個當事人，自然沒有不明白的了！」劉震亞給她誤會至此，說不出的又笑又氣，連忙正色以對道：「武小姐，這是大錯特錯，錯到底了！我並不是要武小姐到飯店來，我隨便的一告訴我，在意大利飯店，沒有在亞北，武小姐便找上我的門來了。其實，在我是有口無心一句不相干的話，值不得彼此誤會！」武大蘭撇嘴失笑道：「我的理由十足，一開口就問住你了；你難道還覷着臉不承認？你不承認不打緊；那麼我又要問你了。你若不是胸懷奧妙，一個人又不是無家可歸，忽然獨自在意大利飯店開起房間來，這是所爲何來呢？」劉震亞不留心，武大蘭有此一問，他在意大利飯店，忽然獨自開起房間來，這理由，委實是難以出口。任他怎樣口巧舌能，這時候，也不免期期艾艾，無以自解。頓了一頓，才笑道：「武小姐又錯了！在飯店開房間，北方固然不甚通行，但在南方：却甚普通，尤其逢到年節，飯店更是滿坑滿谷，充斥着客人這原因，不是別的，乃是一班公務人員，休息之暇，無處可去，多喜在各飯店，開一房間；大家聚會起着

干朋友來，吃吃嗑嗑，玩玩樂樂。日子久了，演成一種風俗習慣，就是禮拜六禮拜，飯店也是特別熱鬧，不減年節。這宗風氣，自然以上海爲尤甚，而北方天津等碼頭，近年這種風氣，也漸漸傳染上來。我們本地，是首善之區，不比通商碼頭，開房間一說，往往惹大誤會，實在沒有甚麼奇怪，一個人高起興來，隨遇而安，飯店裏住，較比在家，極爲方便。要吃要嗑，一概現成，甚麼沒有？」武大蘭聽他長篇大論，不惜層層解釋，她並不慌忙，含笑問道：「劉先生說的，我也曾聽過別人講了。上海等等大碼頭，確是如此，不足爲奇。不過要問問劉先生了，你在大利飯店開起房間來，可是預備和誰吃吃嗑嗑，玩玩樂樂呢？現在既不是年，又不是節，也不是禮拜六禮拜，你在這兒，約着誰來呢？」劉震亞冷不防她深入一層的，向自己挖起四方洞來。只得笑道：「我在這裏開着房間，朋友等等猶未到來。一會等他們來了，這裏就熱鬧起來了。所以你不要看現在，這一個小小的房間，僅有你我二人；三二小時以後，他們一位一位，光臨駕到，說不定小小的地盤，必須容下十位八位客人哪！」武大蘭聽了，倒在牀頭，穩如泰山，越發的不想動一動了。她笑道：「這敢情好極了！你既然約

會上若許的朋友，等會必有熱鬧好看，我再不厭其煩，打聽打聽，你所約請的，都是些甚麼朋友？」劉震亞見她業已被哄的相信了，乃又信口胡謔，隨心所欲。說道：「我約請的，不是外人，提起來，全是民政局的一班新同事。我未從到任，先須聯絡聯絡他們的感情。白天他們公忙，晚上彼此聯一聯歡，很是有趣！」武大蘭笑道：「這一說，你又頗有謝委就職之意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幹不幹，那是第二；第一先須聯絡聯絡這班朋友。聽聽他們的口氣，探探內中的虛實。然後咱們度德量力，自己再稱稱分量，便能決定是幹是不幹了。說一句實在話，升官發財，不是人人可得而為；事情現成的，咱們不能勝任愉快，還是一個問題。務必讓我們幹將起來是否有餘力，而無格格不入之弊，那才使得。這話你以為對不對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對的很！你這一說，我今天晚上，絕對的沒有走開的可能了！」劉震亞鬼話連篇的原因，無非志在請她自動退席，赶快走路。自己一會朋友到來，莫非她還不走？不料武大蘭談笑自若，不以為然，她並不打算走路。登時他就大驚其急，勃然變色道：「怎麼？」武大蘭滿面生春頗有得色道：「你不願意，多出一位人來，在此隨喜隨喜，熱鬧熱鬧？」

劉震亞笑道：「那倒無何不可，不過，我敢確實保證，你和他們是說不來的。」武大蘭問道：「怎麼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他們俱是官場上的人物，所談所論，不外衙門公事，官場笑柄，你是一位學生，和他們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，絕對談不到一起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我雖然不是官場中人，但我認識認識這班官僚，原無不可。至於言談方面，我個人並無成見。無非在於替你應酬應酬朋友，場面上幾句虛空客套，我尚不致於不會說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行的。」武大蘭愠然道：「怎見不行？你太小看人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並不是我看不起你。這原因，乃是個人的身分問題。我們在一處，說真的，不外花天酒地，鬼混而已。這其間，焉有女人們的地位？我們是一羣沒出息的荒唐鬼，大家湊在一起，鬼混一場罷了！」武大蘭道：「你們怎樣的鬼混呢？莫不成你們是吃嗑嫖賭，樣樣全來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對了！人若是一到官場，吃嗑嫖賭，乃是家常便飯，甚而有人要以此四字，做爲升官發財的要訣。我們是既在官場混，不能免俗，應酬一應酬，酒色財氣，概不動心，也就算得上上人物了。」武大蘭道：「你們怎樣的吃嗑呢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飯店內，幹甚

麼不現成？英法大菜，豫魯便餐，甚麼不可以來來，方便極了！」武大蘭粉面微紅，脈脈笑道：「現在吃噓完了，該說這個嫖字了！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這個很是難說，女人所忌諱的，也就是這一個字。我們事實上，儘管荒唐到相當程度，在女人面前，提起這個字來，總覺難以啓齒。」武大蘭故意狎的一張臉紅紅的，說道：「這怕甚麼？我這個女人，和其他的女人不同，不能不請你另眼看待。你在我面前，不比別人，但說無妨。」劉震亞笑道：「嫖字你還不知曉？那是八大胡同裏的姑娘，叫到這裏來，陪一陪我們吃酒，行話叫做「叫條子！」我們在飯店裏開着房間，足不出戶，便可以嫖了。請想不大功夫，這裏男女混雜，不成其事，豈能容得良家婦女插足？這是不大方便的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原來這樣的嫖法！如此我倒要見識，見識，必要看完了才走。你們可以嫖，我們便不可以嫖？」劉震亞不大了然道：「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呢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我以前，不知道男人的嫖，是怎樣嫖法？以為如何的麻煩，下三濫；現在給你說來，茅塞頓開，男人的嫖，原來沒有甚麼，如此的簡單。那麼這類嫖法，一個女人，也不是做不到了。故此我以為今天，是我一個機緣，大可長長見識。」

男人既然可以嫖，女人又有何不可？」劉震亞道：「並不是她們來，陪陪酒就完了。她們帶着琴師，也許西皮二簧，北調南腔，唱上一唱。再不然，嫖字下面的一個賭字，也不是沒有她們的份兒。她們打打牌，推推牌九，那都是她們的分內之事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還有甚麼？」劉震亞道：「沒有甚麼了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喝，咱們不是誇口，時調小曲，比她們不在以下，「桃花江」，「毛毛雨」，「妹妹我愛你」，樣樣全可上口，沒有不可以來得。你不信，我先唱兩句，給你聽聽。」武大蘭說罷，果然引吭高歌，居然「我聽得人家說，桃花江是美人窠。」唱了起來，有板有眼，若合符節。劉震亞忙不迭攔阻道：「這倒不必！我是相信你的，不必要拿出你的證據來。現在該說，賭字了。」武大蘭摸了羊毛絨衣的口袋，抽出一疊厚層層的大鈔票來，整整齊齊，字跡分明，俱是十元一張的，約有幾十張。她順手一抖，笑道：「這個夠不夠？打打小牌，差不多是你兩個月的薪水了。推牌九，不夠做莊，隨便壓一壓，這個也夠了，如果你們的耍兒太大了，需要更多的本錢，那麼這裏的現款不算，來籌碼的，完了算賬，一筆清償。支票本子在此，隨你們的便，自己去開，我來蓋上一顆圖章

，明兒一早，多少款子不成問題，一去就提出來了。」說着當真的又去口袋內一摸，摸出一本小巧的支票來。劉震亞看她不出，一個醜小姐罷咧！她偏偏手頭如此闊綽，大有一擲鉅萬，毫無吝色之意。他倒笑了道：「到不是錢不錢的問題，這人會弄位千金小姐，若與她們陌路人鬼混，未免於理不合，給人輕視。我不怕別的，怕的是那些朋友，看不起你是我的女朋友，和他們一律看待起來，豈不沾污了小姐的清白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那有何妨？又道是香遠益清，出污泥而不染。要的是這個勁兒，才看出我們的身價來。」劉震亞被她纏來纏去，不少放鬆，他着實大感厭倦，極度疲乏。說道：「你小姐的高勢，我無法干涉你的自由。只請你不要後悔，等不大功夫，他們來了，一屋子烏七八糟，不說好話，不行好事，髒了你的耳朵，髒了你的眼睛，那可不要怪我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我怕甚麼？你不要管我好了，這真是皇帝不急，急煞了太監。好心好意，代你周旋朋友，你却是不以為然。天下還有你這樣的人？」武大蘭說着，雙手玩弄着那支票本子，和一大疊鈔票，橫陳短榻，旁若無人。那樣兒，非但決無去意；而且得其所哉！劉震亞在飯店內，開着房間，初為晝夜離家，手中拿了許多

寶物，無處安置。此時，家不能回，也是無處投奔，就在飯店內暫時住了。不意突然跑來這
位討厭鬼，纏綿不去，這便惡心萬分，倒靈到底！他只可一笑道：「你一定不走，請你在這
裏候着，橫豎我是不負責任了，莫怪我的招待不周。我出去打一電話，催催客人，讓他們快
快的來。」說畢，起身欲去。那武大蘭忽將支票鈔票，往牀上一丟，挺身而起。說道：「慢
來！你停一停，再走。」劉震亞以爲又有變故，連忙問道：「甚麼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不是
別的，停會客人多了，我們不好說話了。我們該說的話，都是甚麼，想一想，現在一句不剩
，一齊說了最好。否則，過些時候，我們全是玩了，沒有甚麼可說，不大方便。」劉震亞道
：「我們應該說些甚麼呢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你想想，你要說的，你都忘了？」劉震亞笑道
：「奇怪！我要說甚麼？我怎麼不知道？」武大蘭失聲一笑道：「別裝蒜了！你昨天還說來
，今天就忘了？」劉震亞道：「奇怪！我昨天說了甚麼來？我自己想不起來一點兒！」武大
蘭笑道：「你是做官的貴人了，貴人自然多忘事！我提醒你一個醒兒，你想一想，你說要求我
惠助你一臂之力，幫你一個甚麼忙來着？你不是答應今天和我說來？」劉震亞想了起來，心

弦陡的一顫，他腿一軟，不禁不由，他便坐下來了。說道：「那是一件小事！因為我今天未曾約到沈先生來，彼此是有交換條件的，那個尙談不到。並且我自愧未能盡到責任，也是難以出口。」武大蘭正色道：「我跟你說，你不要以我見外，我也沒有拿你看做別人。你是我的朋友，真心和我要好，以後你千萬不要對我再提沈先生了。」劉震亞懷疑道：「因為甚麼？」武大蘭赧然俯首，抬手一溜一溜，理着她的衣襟，自己笑道：「因為我現在有一種新的感覺了！」劉震亞道：「甚麼新的感覺呢？」武大蘭笑道：「我感覺到你這姓劉的，比較他那姓沈的，高出萬萬倍不止了。」劉震亞問來問去，仍是着落在自家頭上，說不出的肉癢於是開誠以告道：「武小姐，我的話說出來，只恐武小姐不是輕易可以答應的，也是枉然！」武大蘭精神一振，橫打鼻梁道：「你說甚麼？甚麼我都可以答應。」劉震亞樂得說它一說，提一提那話兒了。因笑道：「我預備借武小姐幾樣珍貴的裝飾品，臨時，用上一用。」武大蘭聞言，概不思索，回手，幾下子，兩手上的鑲翠鑲珠鑲鑽的戒指，齊都脫了下來。不但此，也連那耳上艾葉綠墜，臂上翡翠鐲子，腕上金質手表，也都拿了下來，幾件東西，捧起

來一大把，雙手奉上道：「這是笑話了！我的東西，就是你的東西，你何用借爲？拿去你用了。」劉震亞想不到醜小姐心忠厚，如此慷慨，一時，他反不好意思了。瞧着她那兩手東西，未便伸手去接。只笑道：「武小姐，我只要借你幾件用完了。並非完全繳械，一概沒收的。用不着害得你雙手空空，一無所有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你來，都拿去呀！慢說這隨手佩帶幾件不相干的物品，就是這些個不夠用，你容我一容，跑回家裏一趟，我還有照這樣子的十倍二十倍的好東西好寶貝拿將出來。你信不信？」劉震亞目瞪口呆，唯唯稱是。說道：「我信！我信！這兩隻手上，現成戴的東西，已經夠用的了。它們的價值，也就很可觀咧！」武大蘭一件一件的，隨手理着，笑道：「不多！不多！這不過幾萬元的小東西罷了！這鑲翠的戒指，鑲珠的戒指，鑲鑽的戒指，三件值洋兩萬元不到。手表是亞米茄牌子的，名廠出品，幾百元的不值錢。惟有這一對翡翠艾葉耳墜，它的價值約在三萬元上下。這還不是真正的好東西，真正的好東西，我今天沒有戴出來。」劉震亞暗自咋舌，這位醜小姐？和自己家中那位醜太太一類人物。想不到醜女人偏有醜女人的生成造化！人物不濟，却是首飾值錢

！因又笑道：「這已經可以了！武小姐除此以外，值錢的飾物，當然不只一件。我在今天，那是只此已足，不事他求了。」武大蘭笑洋洋的道：「這不是冤人呀！我有一對翡翠扁豆耳墜，那在現今，要值到七八萬了。貴的我也懶得常戴它出來。普通的場所，並且也不需要。人家看了，也是木頭眼鏡看不透。或者以爲是東安市場，攤子上的，骨頭東西了。」劉震亞接口笑道：「正是！這類東西，不是模模糊糊，便可一戴的。我借你幾件東西，也過拿回家去，爲那家中婦女，人前獻貴，綑綑臨時的場面罷了！」武大蘭問道：「可是你們府上，有甚麼喜慶大事？」劉震亞信口扯謊道：「不是我家有何喜慶大事，無非親戚家的做壽之事罷了！」武大蘭道：「給誰去戴呢？是不是你的太太？」劉震亞笑道：「那倒不是。我太太娘家，有錢，她的陪送，甚麼都不缺，甚麼都有。這是我的妹妹，她個人需用的。如果用完了，立即璧還，我絕對的担保，人格爲證。」武大蘭笑道：「這要幾時需用呢？」劉震亞道：「就是明天。」武大蘭道：「這就事不宜遲了！辦壽是整天的喜慶大事，不比結婚出聘，半天可了。明天一早，你妹妹就要去了。你怎麼還不快快拿去，送給你妹妹收下呢？」劉震亞很

不容易碰到這一個縫子。故意笑道：「你讓我今晚爲她送去麼？那麼何人在此陪你？」武大蘭道：「你好不明白！我不是讓你一去不回來；你也不能一去，就不回來了。我讓你送去，赶快回來，你我仍在這裏！不見不散。我是沒有事的，在此死等便了。」劉震亞大喜道：「真的麼？」武大蘭道：「我兩隻手上的東西，完全脫下來給你了。這還有假的不成？」劉震亞毅然作色道：「好的！我走了。你的東西，交給我。我一個鐘頭前後，可以趕將回來。」說時，接過武大蘭的幾件飾品，做一處包了，收在身旁。那武大蘭也應道：「好了！我沒有不放心的，只是你要當心，不要見着你太太，一灌米湯，把我武大蘭就忘了。」劉震亞道：「甚麼話呢？我不見你，在此還約着朋友咧。我見不着她，東西交給妹妹，交代一交代，即刻跑回來了。」武大蘭眼光溶溶，起來送着劉震亞道：「你去罷！我知道，以我這種真心，料你不會不受感動的。我放心了。」劉震亞漫應着出來，回手帶上房門，不容武大蘭送出。他來在電梯旁，告訴那茶房，武小姐如打聽自己，千萬回答出去未回，不准多言少語，誤却大事。武小姐萬一離去，急速鎖上房間！不得有誤。茶房自無不允，一一的應下。劉震

亞然後搭乘電梯，好像是下樓去了；實際上，他反令電梯上昇，轉去四樓，開起另一個房間。打算縮在裏面一忍，管它甚麼武大蘭武小蘭，先睡它一個足覺，那是正經。豈知他的用心固佳，無如天老爺偏生又不令他適意而為，安心為他生出許多波折來。他前腳剛一踏進大飯店的四樓房間來，那後腳一個花枝招展，妖艷迷人的時髦女子，便跟着走了進來。格格格的，笑不絕聲道：「好呀！阿劉，你可好了！你可好了！怪不得呢？一躲兩三天不露面，不知道你是甚麼心意；却原來你在飯店裏，鬧起房間來了！你這個人？真是沒有良心呀！」劉震亞這正是他鄉遇故知？意所未料，為之一驚！忙看這女子她是何人？原來正是五鳳樓的少掌班，鳳第老八，八小姐！他冤家路窄，無可奈何，暗叫慚愧！怎麼一不留神，給她碰上，如此巧法？只可從容應變，不慌不忙，付之一笑道：「啊喲！是八小姐你來了！我正在找你，不想你恰恰來了。這到巧得很！」鳳第老八進來房間，屁股一扭，先坐在床上了。說道：「啊喲喲！我們是幹甚麼的？要找我們，還不容易？我們的方便之門，隨時開着；小身體也隨時伺候着，不敢懈怠。打一個招呼；跑幾步路，就見着我們了。這有甚麼難為的？」劉震

亞笑道：「你是來出飯店條子的麼？那麼這是敷衍過了沒有？不要爲我一人，得罪起別的客人來呀！」鳳第老八更不客氣，褪去大衣，解下旗袍，兩隻高跟鞋一甩也脫了。身子一縮，挨上床去，四平八穩的一躺。笑道：「你不用管我了！我的條子可以不應酬，我的生意上，也可以不見客。反正我今天來了，碰上你，天緣巧合，不用回去，白費奔波了。你快上來，我們就是這兒了！」劉震亞一瞧，這位八小姐也是武大蘭第二，蘑菇主義，非泡不可！欲知如何應付？請閱二集。

新書預告

李薰風著

北京明星

第二冊在排印中
第一冊實價八角

春城歌女

全書二冊現已出版
二冊實價一元八角

天津特別市第一社教區

新民教育館

閱覽組

書碼 *R-1147* 登錄號 *1158*
*29*年 *11*月 日登錄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初版發行

一集實價八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北京明星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 李薰風

出版者 華新書局

天津大胡同

印刷者 華新書局印刷部

天津大胡同二十九號

總發售處
分發行所
代售處

華新書局 天津大胡同
天津新書局 天津法租界
天津華書局 北京楊梅竹斜街
全國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北京明星

第二集

繼續出版